

李涵秋著
社會小說

魅鏡



上海國華新記書局印行

說川會社

魁

鏡

集三第

記新
行發局書華國海工

開會妙語論妻公
圓陣搬重心逢舊友



魁鏡插圖

第十二回



目
誠
密
疾
室
乾
狼
媚
堂
關
義
子
齕
產
亡

縹緲香緣

歌亦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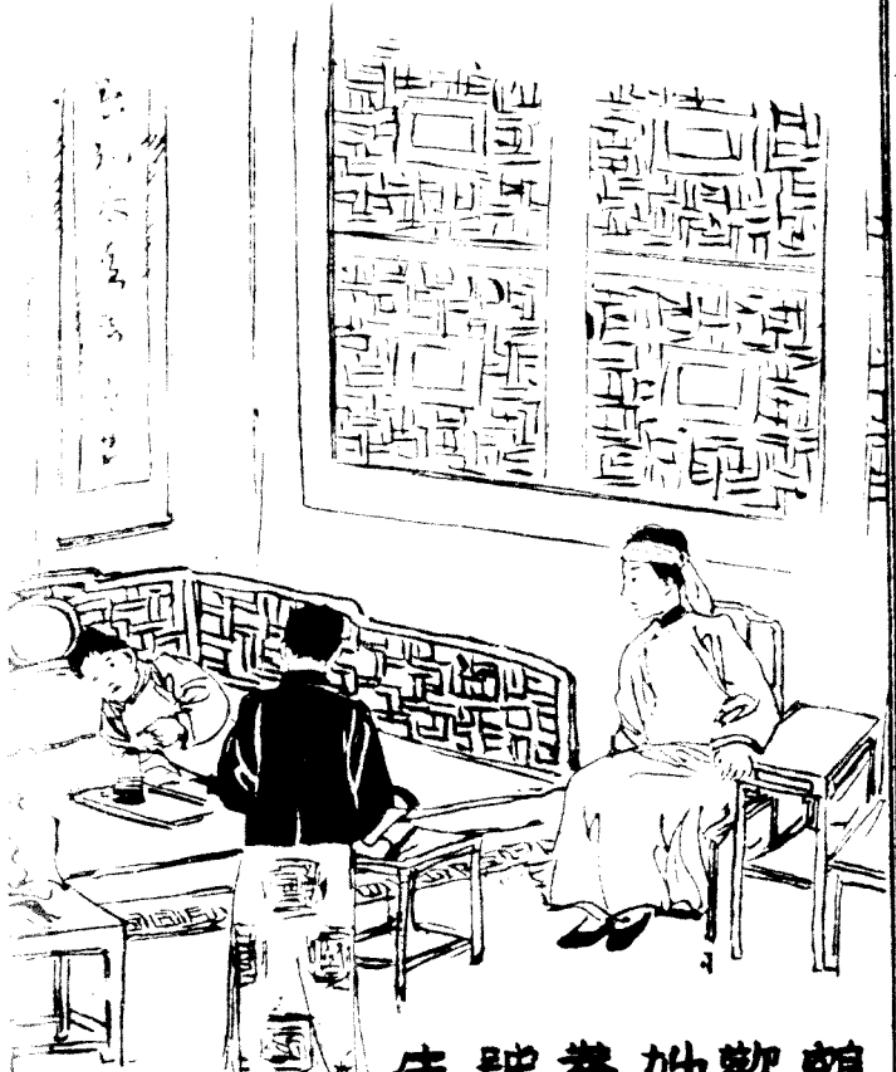
萋菲貝錦

銀青蝶



魅鏡插圖

第十四回



鶴善堂
歡聯妙舅
養光院
號曰
生徒

李涵秋著 小會社說

鏡 魁

第十一回 第三册 目回

開大會妙語論公妻
解重圍無心逢舊友

紙目疾密室媚乾娘
關亡魂庵堂認義子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繾綣香絲人歌赤鳳
萋菲貝錦我怨青蠅

第十四回 鶴善堂歡聯姊舅
養光院號召生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新記

第十一回 開大會妙語論公妻 解重圍無心逢舊友

說話前回書中正講到好端端的一個曾春宇忽然變做了一個袁傑游戲王
昧事出尋常。幸喜那個超雄女上雖失新歡仍逢舊好在他却沒有甚麼思想。
但是這件離離奇奇的事跡書中的人固已恍然大悟卽書外的人也算勘破。
迷團惟有一位先生被我這一枝筆將他瞞得實騰騰地哩這位先生是誰便
是那個賈秋嵐了賈秋嵐見超雄貪戀着曾春宇自己新從遠道回來不獨不
曾領略他一句溫存話兒便是夜色沈沈依然不見他的蹤跡這一夜翻來覆
去短嘆長吁可想他這一顆心裏不知道怎樣難受若講到舊時代的禮法還
可以問他一個違反三從的大罪干犯七出的明條無如這時候自家不幸做
了一個文明男子娶的又是個文明婦人所以這樣話也難同他誣起好容易

挨到天色大明。他便忍耐不住。兀自跳下了床。忽忽盥洗已畢。挾着一團忿氣。徑自跑入學校。思量看一看他們的光景。閨人見了他。却不消通報。他便大踏步走入超雄臥室。一看見超雄亂頭粗服擁抱香衾。尙情思懨懨的在那裏打睡。另外有一個男子坐在牀沿上。囁嚅的向他私語。因爲聽見脚步聲音。倏的一掉轉了身子。賈秋嵐不看猶可。這一看。早又納罕起來。分明這男子便是當初在江甯偷見過的那個袁傑。他怎生也會跑到這裏來。向超雄款洽。左右張望。又不見那個曾春宇的身影。口裏雖然不曾說甚。心中却兀自惶惑。暗念我這妻子夾袋裏如何有這許多人材。我方在這裏妬忌姓曾的。如今又換了一個姓袁的。真是神出鬼沒。令我無從捉摸。一言不發。站在旁邊。像個癩子一般。只是不住的怔怔發憚。袁傑見賈秋嵐業已闖入房間。就不慌不忙。將雙手拱至。舉邊笑道。賈先生。我們倒有好幾年不見了。賈秋嵐這時候不覺良心上動。

了一動。登時臉上通紅。正不知回答他甚麼言語才好。超雄笑嘻嘻的向他招手說道：「你不用睬他。他哄騙得我也太刻毒了。你可猜到他是甚麼人物？昨天你會見那個姓曾的原來就是他。這促狹鬼同我鬧頑笑裝出來騙我的。我昨天同他廝鬧了半夜。間他好端端的爲甚麼弄這易容術兒。將人瞞在鼓裏。你們都算是熟人。大家也不用客氣。等我來替你們和解和解。這一篇話才將貢秋風明白過來。不由從鼻子裏冷笑了一聲。正色向袁傑說道：「袁先生。你也太覺荒幻了。你可知這超雄業已嫁給鄙人。我們名義上是正式夫婦。你便算逢場作戲也。不該戲到鄙人妻子身上。論你的罪便是個瀆亂人家閨闥。」袁傑尙未及答言。那超雄早直嚷起來說：「你這話原也有理。但是袁先生昨夜同我講的話。他也有他的理。相持不解。也不是個辦法。好在目前時勢無論甚麼總須得開個會兒解决解决。少停等我下床。自然有我的調度。」說畢這話。當真披

了衣服。鬆鬆的掩着鉢扣。跳下床。沿其時已有僕婦們在粧台前伺候。超雄收拾完畢。又邀他們兩人向餐室裏去用早點。然後才分付校役預備桌椅。校中還有些別的女教員一齊都請得過來。衆女教員早已知道超雄同曾春宇的史。只不曉得曾春宇便是袁傑的化身。此刻聽校役們互相傳說。方才明白。內容正在背後相談笑。也有譏議超雄放蕩的。也有羨慕超雄自由的智者見智。仁見者仁。正沒有個真正是非發表出來。此時又聽得搖鈴開會。大家心裏都覺得十分好笑。沒有一個不願意出席的。都圍攏得來。好聽他們的笑話。搖鈴之後。首由超雄坐了主席。兩旁便是袁傑同賈秋嵐對坐。其餘教員雁行一般排列下去。一時肅靜無譁。超雄早將身子欠了欠。報告他開會宗旨。又指著袁傑說道。這便是鄙人幼年結識的一位袁先生。又指着賈秋嵐說道。這是鄙人現在的丈夫。諸位都是知道的。也不消鄙人重行敍述了。只是他們各有。

各的見解鄙人所以特地開此大會靜待諸位公同議決賈秋嵐此時早開口說道鮑女士在先結識袁先生原是私情後來既經嫁給鄙人袁先生便不該再來同他親熱鮑女士也不該再行同他款洽誰知他們竟不受鄙人約束閨之中出入無禁這所持的是甚麼理由袁傑也接着說道男女愛情固然要分個原薄也須得分個先後鄙人同鮑女士自幼兒就情如膠漆本有夫婦之約後來因事中梗不能實行成禮至於這中梗的原因又全是賈先生利誘勢騙硬生生將鮑女士同鄙人的愛情移到了他身上去了鄙人由南返里僅僅要求鮑女士送我一程鮑先生還百般阻撓及至鄙人登輪之後他轉同鮑女士同乘馬車做出那輕密樣兒叫鄙人看見一時暈倒在輪船上上面他要責備我污他閨我還應該責備他引誘成姦：袁傑愈說愈怒當時聲色俱厲幾乎要使出他那鐵布衫法同賈秋嵐拚個你死我活：其時在座的諸女教員聽

他們來出的話。甚是憊賴。各各含羞不語。都將頭低得下去。那十幾片腮頰兒。不由的一朵一朵紅雲。渲染得十分好看。轉是超雄嘻皮癩臉的。望着袁雄笑。道。啧啧。我知道你這幾年在日本學習的那幾樁武技。要想在這當兒賣弄了。有我在座。無論你怎樣。我可不許。你們用武。你怪當初。秋嵐欺負了你。日前你的那一番舉動。可也叫他難受。這算是一報。還了一報。彼此各自扯直撕擣。開了口。休再提起當初。待你不好。也是怪我今日待他不好。也是怪我水性楊花。東飄西蕩。種種罪孽。皆自我生。但是細想起來。這種性格。原是我們女人的本色。自從被那個多材多藝的姬老二。同那個大聖大賢的孔老二。他們再促狹。不過特地想出法子。百般的拘束我們。確逼着我們不敢錯走一步。戕賊杞柳。以爲枯檻。戕賊女性。以守禮法。同是一般不講情理的手段。如今却被我一雙明眼。觀破了。他們的圈套。又被我一雙辣手。抉破了。他們的藩籬。不是我說。

一句謾短的話。自今以後的。女孩兒。不但不該唾罵他。而且須得崇拜我。咳。夫婦。夫婦。這種名詞。我看將來必有消滅的一日。何以見得呢？男女二字是天賦的。夫婦二字是人爲的。凡事都有個進化。以我的愚見。中國字典一定不許有夫婦字樣。只許有男女字樣。誰有愛情。便同誰親密些。世界上既然沒有夫婦那做女人的。固無所謂私情。那做男子的。也省得爭許多閒氣。你們細評這共和意味。共者。共也。共則不能獨據。和者。和也。和則不至相爭。你們以爲這共和是爲國體建設的。我還以爲這共和是爲我們建設的呢。超雄說到高興去處。忽莊忽諧。忽起忽立。忽而正色。忽而沈靜。真是沒有一刻安息。直說得那個貢秋嵐目瞪口呆。便是袁傑也覺得心領神會。漸漸俯首下去。不是先前跋扈模樣。座中却有一位教歷史的教員。他的年幾已有五十以外。膝前子女很是不少。聽到此處。不由將眉頭一皺。起身說道。校長的一篇妙論。固然言之成理。但

是。若。照。校。長。這。樣。做。去。不。知。將。來。生。下。了。子。女。究。竟。誰。是。他。的。姓。氏。呢。這。不。都。成。了。雜。種。嗎。率。天。下。之。人。而。成。雜。種。者。皆。校。長。一。言。階。之。厲。也。：：超。雄。說。話。當。兒。見。沒。有。人。駁。他。正。自。得。意。如。今。不。防。竟。有。人。反。對。起。來。真。是。出。自。意。外。抬。頭。一。望。見。是。那。個。教。歷。史。的老。婦。人。他。兀。自。將。頭。搖。得。像。博。浪。鼓。兒。似。的。一。對。翡。翠。耳。環。兒。七。上。八。下。敲。得。那。嘴。巴。子。價。響。雙。手。齊。搖。冷。笑。說。道。腐。敗。腐。敗。不。通。不。通。你。這。樣。議。論。全。是。家。族。制。度。的。見。解。如。今。你。可。知。道。換。了。社。會。制。度。了。便。是。生。下。兒。女。也。不。能。私。爲。已。有。因。爲。他。們。通。是。中。國。的。國。民。既。替。國。家。製。進。國。民。就。不。應。該。再。注。重。姓。氏。請。問。這。姓。氏。的。作。用。不。過。做。人。的。符。號。罷。咧。原。沒。有。甚。麼。打。緊。警。如。自。古。以。來。三。綱。並。重。如。令。君。臣。一。綱。已。是。打。消。的。了。也。沒。有。人。說。他。不。是。將。來。這。父。子。同。夫。婦。的。兩。綱。一。定。也。要。同。歸。消。滅。可。惜。這。父。子。一。綱。還。是。因。爲。夫。婦。帶。累。着。他。沒。有。夫。婦。自。然。就。沒。有。父。子。况。

且我說的夫婦這一層。如果能實行我的辦法。將來定然有很多很多好處。不興嫁娶。則各事節省。儉德會的朋友管許贊成。無家室之累。則人人可以盡心國事。促進國事會的朋友。又管許贊成。無夫婦的名目。則早婚遲婚皆所弗計。近來主張遲娶的朋友。又管許贊成。做女人的既不倚賴丈夫。養活做男子的。也不希望妻子替他持家。春臺熙熙無拘無束。甚麼研究大同主義平等主義的朋友。亦管許無不贊成。省得近來那一班沒腳蟹兒。要求別人解放。要求別人給他自由。鬧得一塌糊塗。昏天黑地。不但我鮑超雄個人如此。我還希望我們的女同胞人人如此。所可恨的一時。還不能達到這圓滿目的。不幸我當初還嫁給秋嵐。如今又不幸遇着這袁傑。變通辦法。我也只好無黨無偏。一例看待。好好的做他們一個公妻罷了。這公妻的字樣。又不是我超雄創造出來的。外間很有些文明少年。都主張這種學說。將來一定做到這步。由地我不過首。

先承認請自隗始。不知衆位先生以爲何如？秋嵐同袁先生又以爲何如？超雄說完這說。只見在座的人。都一例的舉起右手。表示贊成模樣。賈秋嵐同袁傑也自無言可答。算是默認的了。鮑超雄這才十分快慰。登時又搖起鈴子。叮令叮令的格外響得利害。一時散會。大家各自走開以後。袁傑遂同那秋嵐和衷共濟。對着超雄真個無分彼此起來。這是他們當初一段小小趣史。在下已替他們一一補出。諸君可想。這超雄女士。自承認做了他們公妻以後。一個丰姿嬌雅。一個器宇軒昂。自然是心滿意足。即使他不安於室。別有屬意。數來數去。也斷斷數不到你這蠢如鹿豕的盧大哥。盧魁。徧生那盧魁。不度德不量力。偶然在玄妙觀裏遇見着他。他便思量擠擠眼睛。笑一笑兒。成就他弔膀子的家數。無怪要將他騙入學校授意。閹人將盧大哥高高弔起。下死勁的賞他荆條。吃了袁傑。這時候剛從他那個小學校裏下課之後。順便來訪超雄。可巧。

一眼瞧見盧魁。又不知道他爲甚麼闖到這裏來生事。當時便跑入內室。見超雄氣憤憤地同別人在那裏講論。盧魁的事袁傑便笑着詢問。超雄冷笑道。可是晦氣。麼今天下午我攏着小雲。丫頭去訪一個女友。不料又不曾遇着。經過玄妙觀。一時高興進去隨喜。隨喜不知那裏跑來這樣冒失鬼。他也不拿面鏡子去照。一照他那副尊容兀自趕着我做鬼臉。我本不去理他。他老實趕着我走。是我向他招了招手。他沒來由逕隨我到了校裏。這廝不是平白地討野火。吃我不吩咐人打他還打誰呢。這一頓說說得袁傑大笑起來。拍手笑道。世界。上竟有這種不知分量的蠢材。他竟想勾搭你上手了。論他的眼力委實不錯。只可惜他認不出你的爲人。若不是個賣秋嵐。你斷不拋棄袁傑。若不是個曾春宇也斷不拋掉了賣秋嵐。他是個甚麼人。公然想割去曾春宇的靴靿來。豈非。袁傑還待再往下說。早被超雄跳起身子用纖手握着他的嘴合合的。

笑道。你。敢。嚼。這。些。舌。頭。你。不。知。道。我。在。此。生。氣。你。還。來。加。倍。的。氣。我。可。知。你。一
點。良。心。也。沒。有。袁。傑。笑。道。不。說。不。說。但。是。我。要。替。這。人。講。個。情。兒。你。須。得。依。我。
超。雄。扭。着。頭。笑。道。奇。呀。好。端。端。你。替。他。講。情。則。甚。難。不。成。你。認。識。他。袁。傑。笑。道。
豈。但。認。識。還。是。我。在。宿。遷。縣。裏。收。的。一。個。徒。弟。將。他。們。這一。頓。打。也。轂。他。消。受。
的。了。超。雄。笑。道。哦。原。來。有。這。樣。師。傅。就。有。這。樣。徒。弟。像。他。那。種。沒。頭。沒。腦。的。
同。人。家。弔。膀。子。想。也。是。你。老。師。的。心。法。傳。授。了。若。論。你。的。教。訓。不。嚴。我。不。應。該。打。
他。還。應。該。打。你。：：當時。衆。人。聽。他。們。兩。人。所。講。的。話。都。覺。得。十。分。詫。異。一。齊。
圍。攏。着。他。們。都。趕。至。門。房。裏。去。瞧。熱。鬧。這。時。候。盧。魁。雖。然。解。放。下。來。只。是。紅。着。
臉。低。着。頭。一。言。不。發。袁。傑。向。他。笑。着。問。道。承。你。的情。來。尋。覓。師。傅。什。麼。師。傅。還。
不曾。尋。到。你。轉。調。戲。起。師。母。來。了。這。還。了。得。你。還。不。快。替。師。母。陪。罪。盧。魁。到。此。
方。才。知。道。我。一。路。同。他。弔。膀。子。的。便。是。袁。傑。的。妻。子。益。發。羞。愧。無。地。借。他。這。話。

真個爬倒在超雄裙子底下。磕冬。磕冬的磕了幾個響頭。超雄那裏有眼去看。早背轉身子。理也不理。引得一班女學生譁然大笑。袁傑笑道。不要把頭皮碰破了罷。且隨我來。我有話問你。盧魁一咕碌爬起。真個隨着袁傑進去。超雄同女學生也各自走開。袁傑將盧魁引入自家房間。笑道。你尋我有甚麼事故。你還是一個人來的。還是同着別人來的。盧魁撅着嘴說道。自從你老將那些銀子給我以後。不上半年已是用得精光。如今沒有飯吃了。北邊兵隊又多輕易。又不敢出去。大做便連打悶棍兒也撈摸不出油水。我便尋着小燕青同他商議。知道你老在這地方狠辦了些事業。所以特地來求你老賞給一件事。幹幹袁傑說道。小燕青也來了不成。盧魁又道。小燕青也來了。他送他妹子同那個袁大少到普陀山燒香。袁大少同他妹子都去了。惟有我同小燕青住在棧房裏。兩個人昏天黑地日日出門訪問。你老也訪問不着袁傑接着笑道。訪問不。

着這就幸虧你同師母弔膀子的好處了。盧魁臉上又是一紅笑道。徒弟本不曉得甚麼弔膀子。只須是那袁大少給苦頭我吃的。他說無論甚麼男女若是想弔膀子一點不難。只要望着那女人笑一笑擠一擠眼包管成功。徒弟將這句話牢牢記在心裏。一時大胆不知道他是師母。我說笑也笑了。眼也擠了。誰知沒有弔到好處。轉吃這一頓毒打。這袁大少是無辜的哄騙我。我以後不遇見他。則已。萬一再遇見他。我也要叫他吃我一頓拳頭。嘗嘗滋味兒呢。袁傑正色說道。你又怪那袁大少。則甚呢。你不知道這弔膀子也要有一番功夫。不是可以蠻做得的。必定那男子的品貌同那女子差不多兒。彼此心裏已經有了意思。然後借這眉眼通了情意。方才可以勾搭得上。像你這副面孔。又粗糙。又烏黑。左頰上還搭着一撮青茸茸的毫毛。別的女人瞧見你就要作嘔了。你同他弔膀子。他如何肯去睬你？盧魁急道。照師傅這樣講。像我盧魁這一種人。

一世都沒有親近女人的指望了不是叫我聽了灰心袁傑笑道這話也不是這樣講你既然醜得難看將來須得也尋一個醜得難看的女人你同他弔膀子他自然也肯同你弔膀子盧魁點頭笑道不錯不錯我心裏也明白了像師傅娶的這位師母就是一對兒那袁大少娶的那個燕雙雙也是一對兒即如小燕青的姘頭我也會見過的也是一對兒你們弔起膀子來自然是稱心滿意說到此又長長嘆了口氣重行說道即如我適才瞧見你們這校裏的女學生真是一個個都生得如花似玉將來少不得有一班如花似玉的男孩子同他們做那弔膀子勾當至於我盧老魁不幸那個老天爺把我生在江北又賞賜了我這副極醜的面孔自然永遠沒有這份指望再不然就除非剪了我頭上這條豚尾子去到軍營裏吃糧當兵：袁傑始則聽見說話倒還點頭讚嘆說道你這話很有些意思了及至聽到他要去當兵不由笑道這又奇了你

知道愛上那些女學生却也罷了。怎麼忽然又要當起兵來請問這當兵與女學生有何干涉我却不明白你話中的用意呢。盧魁開咧大嘴先笑了笑又用手在頭髮裏搔了半晌說道師傅你通不聽見外間的奇怪把戲兒哎喎那個省分名字我倒記他不起了不是有許多兵士跑到那個甚麼女學校裏着實開了開心可想我們這樣人只要當了兵士無論甚麼悖理的事兒都可以做。得的了我想去當兵便是這個意思袁傑笑道這件事你且休得亂講外間雖然鬧出這種笑話至於內容真假尚在未定虧你倒還留心時事隨卽拿來做。你的話柄兒了我如今且沒有工夫同你議論時局你既然苦苦的尋我到此又吃了一頓大虧少不得我就留你在蘇州盤桓暫時不必回宿遷去罷適才吃他們打的時候此刻可痛不痛了我這裏有藥粉子給點你拿回去用。水敷着免得傷痕潰爛。開來一時做不得事體盧魁忙道沒事沒事我盧魁一

生別的經驗雖然沒有若講吃人到捶打大約記得也數不得了承他們見愛一頓皮鞭子又不很重略略擦破點皮膚也不值甚麼袁傑笑道如此更好了我也不留你在此吃飯趁路上好走你依舊回你的棧房會見小燕青叫他明天同你一路來會我我還有話要同他講盧魁答應不迭真個辭了袁傑趾高氣揚的跳出校外也虧他細心暗暗將路徑記在心裏一直跑回他那個原住的棧房：再說那小燕青早經回來一眼瞧不見盧魁正在那裏着急怕他在外面生事闖禍問那茶房又說他一人悶頭悶腦獨自出去至於到此刻還不回轉棧房却不知道緣故小燕青沒精打采只得在房間裏背着手踱來踱去猛不防門帘一揭盧大哥已跳得進來小燕青轉吃了一嚇忙放下臉來問道這蘇州不比我們北邊是個繁華所在你打從午飯時候就跑出去如何延挨到這會了方才瞧見你的影子幾乎不把我急煞：盧魁喘噓噓的笑道

晦氣。麼。沒來。由。在。玄。妙。觀。裏。碰着。我們。那個。師。：：盧魁剛。說到。這句。覺得底。下。的。話。有。些。礙。口。又。不。好。意。思。告。訴。小。燕。青。喜。他。適。才。說。話。狠。是。疾。促。小。燕。青。不。曾。聽。得。清。楚。隨。即。改。了。口。風。笑。道。你。休。得。問。我。我。轉。要。問。你。今。天。你。在。外。間。可。曾。尋。覓。到。師。傅。麼。小。燕。青。嘆。氣。說。道。偌。大。一。個。蘇。州。城。知。道。他。藏。在。那。裏。我。倒。問。了。有。十。來。處。也。沒。有。得。他。老。人。家。消。息。盧。魁。哈。哈。大。笑。不。由。拍。著。大。腿。說。道。可。又。來。了。像。你。這。沒。用。的。攘。糠。俗。貨。百。世。也。尋。不。到。師。傅。老。實。告。訴。你。罷。我。一。尋。就。尋。出。他。老。人。家。來。了。小。燕。青。大。喜。問。道。真。個。尋。兒。子。師。傅。不。成。盧。魁。益。發。得。意。接。着。說。道。不。怕。你。老。弟。兒。怪。你。若。是。有。我。這。樣。精。細。這。師。傅。也。該。給。你。尋。着。我。盧。大。哥。倒。不。能。獨。占。這。功。勞。了。不。瞒。你。說。我。今。天。走。到。一。處。地。方。遠。遠。瞧。見。一。帶。樹。木。樹。木。底。下。又。是。短。短。的。一。帶。白。土。圍。牆。我。知。道。那。個。形。狀。簡。直。便。是。一。座。學。校。我。就。大。着。胆。子。走。入。大。門。吆。喝。着。說。道。呔。這。裏。有。個。袁。師。

傳。麼。我剛說到這裏。早見裏邊走出幾個漢子。向我曲背躬腰。低聲下氣。請我到門房裏坐地。哎呀。那座門房算起來。比我們宿遷學校的客堂還宏敞些。還精緻些。只見着面左首擱一架花盆。右首放一張糞桶。不講別的。單就他那所房屋而論。椽子又粗又壯。任他用一根麻繩。將人捆起。弔在上面。憑你。在底下。下手舞足。踏那樑柱子。簡直文風不動。小燕青笑道。呸。你怎麼知道的難道。你被他們弔過來的不成。盧魁臉上一紅。忙分辯道。胡說。胡說。那裏來的這種胡說。小燕青此時已瞧料九分。只不便同他駁詰。笑着說道。怪我說錯了你且再往下講罷。盧魁又道。這時候不知是誰快嘴傳到裏面。一會兒我們那位師母率領了許多女學生齊打夥兒出來瞧我。我好生得意。便拿出你們當日說的那個弔膀子的本領。不住的同他們弔起來。好兄弟。你不用瞧不起我。這副面孔像狼是醜陋似的。不知道如何看在他們眼睛裏。把我還當做寶貝看。

待。呢。正。在。熱。鬧。當。兒。我。們。那。個。袁。師。傅。忽。的。打。從。外。邊。走。進。來。穿。着。西。服。穿。着。皮。鞋。直。從。那。個。門。房。面。前。經。過。我。其。時。雖。然。綁。着。手。脚。那。嘴。是。依。舊。說。得。話。的。我。便。直。着。喉。嚨。喊。道。師。傅。師。傅。：：小。燕。青。不。由。拍。手。笑。道。我。把。你。這。慣。扯。慌。話。的。蠢。材。要。將。你。那。舌。頭。割。掉。了。呢。我。請。問。你。既。是。人。家。慇。懃。懃。邀。你。到。門。房。坐。地。你。這。手。脚。怎。來。又。綁。起。的。來。呢。我。知。道。了。定。然。你。在。外。而。又。闖。下。禍。來。恰。好。遇。見。師。傅。將。你。救。下。此。時。便。由。你。說。得。嘴。響。我。勸。你。還。是。老。實。些。罷。不。用。同。我。瞎。三。話。四。將。來。師。傅。見。了。我。的。時。候。你。那。狐。狸。尾。巴。管。許。顯。露。出。來。：：盧。魁。轉。笑。嘻。嘻。的。向。他。說。道。不。好。不。好。今。天。的。事。你。定。然。跟。在。我。後。面。瞧。見。的。不。然。你。如。何。會。這。樣。明。白。小。燕。青。笑。道。那。些。閒。事。我。且。不。管。你。你。只。說。見。了。師。傅。他。同。你。講。的。是。些。甚。麼。盧。魁。笑。道。他。老。人。家。吩。咐。我。在。蘇。州。逛。逛。將。來。一。定。有。事。給。我。去。幹。我。又。將。你。說。得。出。來。他。便。叫。我。告。訴。你。明。天。去。同。他。老。人。家。見。

一見小燕青見他真個訪問出袁傑消息十分歡喜當晚已來不及去謁見只好等。待第二天再去兩人剛自吃完了晚飯忽見外面走入一大羣人來打的抬的衣箱什物堆滿了一地。問起緣由原來燕雙雙同袁錦春們一千人已從普陀山進香回來。小燕青住的棧房是他們知道的不多。一會果然見那袁錦春已一拐一拐的走進會兒。小燕青彼此都招呼了又說燕雙雙同他母親的轎子隨後便到小燕青便撇了錦春迎至門首已一眼瞧見他妹子同着母親下轎進門。其時棧房裏已替他們另外開了房間。他母親住在一處。燕雙雙同錦春住在一處。大家盥洗已畢晚膳已陳設上來。錦春不住的嚷餓狼餐虎嚥吃了頓然後同燕雙雙坐入房裏。小燕青將錦春帶來的家人安置好了。他閒着沒事便跑入雙雙房間問他們一路上可還安好。雙雙笑道母親年紀雖大腳力很是穩健。又用手指着錦春說道惟有他單單不濟任有兩個家人扶

特他上山半白地還滑跌了幾個斛斗。我說他敬神的心不虔。他還不肯相信。呢。說畢。父笑得花枝招展。便連小燕青也笑了。錦春急道。偏是你會排擯我。一個人腿脚不大方。便那山路又十分險峻。不跌死在那裏。就算是我的造化。哎。晴。晴。下次若再來進這牢香。我可不再陪你了。雙雙笑道。阿彌陀佛。你看。他說出這樣話來。可是個人不是個人呢。雙雙又問小燕青道。你們在這蘇州也耽擱得好久了。你們尋的你那師傅。可不曾尋着。不曾。小燕青道。可巧今天才被盧魁尋着。師傅還招呼我。明天去見他。大約總還有幾天耽擱。你們若是着急。便先回家去罷。雙雙將頭一扭。笑道。忙甚麼呢。先前因為進香要緊。不曾攏這地方游玩。游玩此番回來。少不得都要在這裏各處去逛逛。俗語說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白辜負了。豈不可惜。小燕青笑道。這樣更好了。我只是怕袁大少急要回去。會他的太太錦春。將眼一瞪。說道。你說的是甚麼。我難道趕得回去。

瞧那婆娘的冷眉冷眼。老實說你妹子在這裏一世我也在這裏一世是分拆不開的了。雙雙笑道：「嘖嘖嘖，好稠的米湯兒。我却不感你這情呢！」大家談了一會各自宿歇。一宵無話。清晨起來，小燕青便借着盧魁徑自去會袁傑。袁傑見了小燕青，首先將盧魁鬧的那笑話兒告訴了他。小燕青只是笑個不住。老望着盧魁擠眉弄眼的做手勢。盧魁好生慚愧，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在那裏開着染坊。袁傑又向小燕青說道：「我聽見你同你那妹子送他們去上普陀山進香，想還有幾時就擋。」小燕青笑道：「說來也巧，妹子他們打從昨天晚上已經回來了。」袁傑笑道：「他們住在那裏呢？」小燕青道：「同徒弟們住的一處棧房。依着妹子意思，還想在這邊逛幾天兒才回宿遷。」袁傑道：「這更好了，在宿遷時候他的手段很是不錯，單就他排解袁大小夫婦那件事而論，便非尋常女子可以做到的。我倒很想見他一見，將來就煩你替我們介紹。」小燕青笑道：「師傅說。

那裏話若是師傅肯賞臉給我那妹子沒有一個不歡迎的道理。師傳幾時光降我預先囑咐他伺候師傅袁傑笑道你這話又錯了他雖然吃了這份門戶的飯我却很敬重他我去見他的用意並沒有狎邪的念頭況且我知道他同那袁大少打得火熱他這姓袁與我這姓袁的雖是同姓不宗然而五百年前畢竟是一家譜系我如何肯去奪他所好：說到此又微微嘆了口氣冷笑說道這袁大少的爲人十分尷尬種種舉動很是悖謬你那令妹同他相識未免玷辱自家身分我總還替你那令妹可惜但是如今也說不得這句話了這樣世界誰有錢誰就可以作威作福我此刻又想起一件事來：忙掉轉臉向盧魁說道我原想將你安插在我們校裏只是你性情又不大好派了你的事你也不會將他做好了的我有一趟差使要打發你替我辛苦辛苦一路上的使用由我這裏發給不知你還願意不願意盧魁聽見有銀子

給他早跳起身來說道師傅儘管吩咐徒弟是火裏火去水裏水去袁傑笑道這件事輕巧得很也沒有水火的危險你若是幹好了我隨後還有重重酬謝此時且緩着告訴你的事件等臨走那一天我還要另授你的方略；小燕青同盧魁却也不敢再問大眾又談了幾句閒話袁傑對盧魁說道他們一窩子住在那個棧房裏十分好了你這廝不尴不尬的混在裏面却不大方便我看你還是將行李搬到此處罷盧魁連連答應小燕青剛待說話裏面早有人出來請袁傑進內袁傑便向他們拱了拱手說恕我不送你們了說畢又回頭向小燕青笑道你去告訴那個袁大少他如若在這蘇州有幾天耽擱何妨請他來談談話兒小燕青也答應了兩人出校之後盧魁自是歡天喜地將行李真個搬至女學校裏住下小燕青當晚會見錦春便將袁傑要同他相見的話說了錦春死也不敢承認搖頭冷笑道他們辦學的人文明到了極頂輕易

不肯把人放在眼裏我這個怪形狀兒沒的跑得去引人家笑話雙雙用手推他笑道該死該死你這沒有長進的東西他也是個人你也是個人見見他有甚麼打緊像你這樣伸伸縮縮似的一百世也做不出大事來錦春被他幾句搶白又當着小燕青站在面前不禁羞得臉上通紅白瞪着大眼說道你這嘴說得很響呢你有這本領不會跑去會他小燕青接着笑道正是我還不曾告訴妹妹呢我那師傅很佩服妹妹的爲人本是託我介紹的他早晚一樣會走來訪你雙雙望着錦春笑道如何你一個男人家難道轉不如我錦春冷笑道我拿甚麼比你你不妨撇了我去姘你哥子的師傅也好雙雙急道這話是你說的我那件事虧負你有得你這樣奚落我：：說着眼眶子一紅幾顆珠淚便直流下來向懷裏掏出一方紅手帕兒拭了拭小燕青見他們淘氣忙拿話搭趣說道袁大少倒不用這樣講不瞞你說我們那位師母雖然年紀比我妹

妹大了兩歲。據人告訴我，生得來又標緻又圓通。我們師傅同他的恩愛彷彿，只多了一個腦袋。我不過向他說了一句：「說師傅如若到我們那裏走走，我一定分付妹子前來伺候。」他早就正言厲色的回答我說：袁大少同他五百年前原是通家。萬萬沒有這個道理。我所以勸大少不用瞎操這心。一面說一面又將盧魁在先誤同師母弔膀子被他們引入門房弔打的話一一說了。雙雙這才破涕爲笑。錦春也不開口悶悶的坐向一邊去了。再說雙雙自從到了蘇州之後，愛這蘇州景致，每天都出門游玩，或是轎子，或是馬車，是凡有名勝地方，倒有一大半經他足跡所至。過了有半個多月光景，他便同他母親商議，要在這地方住下，不再回宿遷去。他母親最是溺愛雙雙，出的主意沒有一個不肯答應的。雙雙見母親業已允許，十分歡喜，便逼着他。哥哥在外間尋覓房屋，無如小燕青又有小燕青的心事。他在宿遷原拼了一個婦人，還想急於回。

去重溫舊好。聽見他妹子這樣說法，不由怔了。怔半響，方才說道：「你這主意，怕使不得袁大少。他的家眷都在北邊，你不隨着他走，他難道老陪你在蘇州？」世不成雙雙笑道：「袁大少，他自是袁大少，我又不曾嫁了給他。他願意在這裏逛逛呢，他便住着。他若是想他的母親妻子，他拔起脚步來回他宿遷罷了。我也犯不着留他。哥哥的用心，我也猜着了，准是捨不得嫂子橫豎，我們還有好些箱籠傢具，擱在那邊呢。等這裏房屋覓好了，我們安住下來，哥子也須回去一趟，順便將嫂子接來一處住也好。」小燕青被他說着心病，不由臉上有些訕訕的，只得答應了一句：「徑自出去當晚，雙雙便將這事告訴了錦春，叫他自家斟酌，還是回去走走，然後再來。錦春聽見這話，笑道：「住在這蘇州，我第一先贊成。你瞧這裏山明水秀，便是女人家，生得都是花枝般似的。我的魂靈兒已經掉在這裏了。橫豎我們家裏的銀子，有一大半都存在上海，要用便拿來使用。」

還回去。則甚。雙雙笑道。這話也不在情理。你老貪戀在外。而不怕你那夫人。想念你錦春忙搶着說道。你提那個夜叉。麼我一百世看不見他。我才稱心呢。雙雙又道。你母親呢。難道也拋撇了麼。錦春笑道。母親他還活着他不會在家過日子。要我回去替他送終。不成。雙雙笑道。也好。也好。一發等你頑膩煩了。再說你這些蠻話。我也不願意聽你的。其實錦春雖如此說。外而像是貪戀着。雙雙似的。至於他此刻却另有他的心事。因為這好些日子以來。雙雙在外間遊玩。名勝不曾攜着。錦春同往。錦春却獨自一人帶着家人兩名。他也向那些茶樓酒館妓寓劇場。頑耍一個不了。有一天在馬路上撞着一個朋友。對朋友也。是宿遷人氏。名字叫喚徐俊珍。在宿遷城裏住的是袁錦春家裏房子。離他們公館又沒多遠。算起來也是緊鄰。他父親開設一個測字鋪兒。因兒子俊珍資質很是聰明。便將他送在一位名醫身邊學習醫道。三年以後。便自家出來懸

壺。問。世。只。是。時。運。不。濟。輕。易。也。沒。人。請。教。父。子。兩。人。着。實。窮。苦。得。很。後。來。投。奔。到。蘇。州。地。方。他。有。一。個。姑。丈。在。蘇。州。禮。和。洋。行。裏。做。着。買。辦。見。他。內。姪。到。來。倒。不。曾。虧。負。他。便。薦。舉。他。在。洋。行。裏。充。當。一。名。寫。字。胡。混。了。有。五。年。多。光。景。手。頭。便。寬。裕。了。許。多。他。也。不。問。他。父。親。死。活。終。年。也。不。寄。錢。回。去。他。姑。丈。看。不。過。常。常。責。備。他。他。益。發。同。他。姑。丈。躲。個。兩。不。照。面。他。又。有。這。副。本。領。拍。得。那。外。國。人。好。馬。庇。外。國。人。狠。是。歡。喜。他。任。是。姑。丈。不。以。他。爲。然。他。兀。自。奈。何。他。不。得。他。姑。丈。氣。衰。年。邁。因。此。一。病。身。故。身。邊。又。沒。有。兒。女。徐。俊。珍。老。實。便。承。受。了。他。這。份。財。產。交。結。了。好。些。狐。羣。狗。黨。鎮。日。價。在。外。邊。游。蕩。外。國。人。見。他。這。般。不。負。責。任。目。前。新。近。將。他。職。務。辭。掉。他。益。發。得。意。住。在。他。姑。母。家。裏。享。福。那。日。傍。晚。時。候。徐。俊。珍。向。馬。路。上。閒。逛。遠。遠。的。瞧。見。錦。春。蹣。跚。而。來。他。也。斷。料。不。到。錦。春。會。到。這。裏。心。裏。老。大。有。些。不。很。相。信。不。敢。近。前。廝。認。後。來。一。想。不。獨。那。錦。春。而。孔。

自家還依稀記得就他這兩條腿兒一高一下是天生就的他一副標職再也
不會錯的於是搶近一步笑道來的莫非袁大少嗎瞧見我們老朋友便不把
我們放在眼裏了錦春驀然聽見這話轉嚇了一跳連忙支好了腿脚定神去
瞧看一時也記不起是誰身邊那個家人有些獸頭獸腦轉望着徐俊珍笑起
來說不錯這不是那測字先生的兒子姓徐的麼徐俊珍登時臉上紅了一紅
還是那個家人積伶些忙陪笑說道我們少爺記不得這位徐大少是我們的
同鄉如今想是在這蘇州發了財了面上豐富得很袁錦春方才想起不由笑
道失照失照那時我年紀還輕先父又不許我輕易出門同人交接所以徐大
哥雖是緊鄰我們却睽違得緊徐俊珍笑道難道袁老伯已經去世了不成怪
不得大哥身上紗羅衣服全用素色呢遠遠望去越發叫人覺得雅淡得有趣
(新喪在身已著紗羅衣服於是見世風不古嗚呼豈獨錦春爲然哉)特不

知此番到這蘇州有何貴幹？：錦春連日在外間遊逛却恨沒有一個朋友。如今會見這意外同鄉心裏已是喜歡不過隨卽略略將偕同雙雙母女進香的話說了一遍徐俊珍不住的點頭讚嘆忙着上前攔阻說道大哥左右閒着沒事舍間離此不遠務請光降過去談談錦春初次涉世本來有些覲覲聽見俊珍邀他家裏去坐轉露出跼蹐不安的模樣只微微含笑又不便答應又不肯推拒俊珍已瞧出他的神情連忙改口說道舍間沒有甚麼預備未免簡陋得很新近這馬路上開了一座極宏敞的酒館是一個天津老的資本却投我們北邊口味不如就在那裏坐一坐罷；說畢更不容分說隨卽在路上招呼了幾輛人力車兒大家坐上一路風馳電掣直向那座酒館馳去剛抵了門首俊珍先行跳下忙將車錢一齊開發站在旁邊等候錦春下車錦春由兩個家人一邊一個扶着緩緩進得門來果然見那酒館非常華麗招牌上寫着洞

仙居。一個大字。一例飛樓。畫棟。電燈齊明。其時各房間裏已經擺排不開。有掌
倌過來招呼。也們走入一所潔淨房間。俊珍讓錦春在炕上坐地。自家側首相
陪。便一長一短問他近年景況。後來知道他父親死後所也家產全行歸錦春。
人掌握心中暗暗歡喜。遂又將自己這幾年的得意去處一一告訴錦春。不
無又添了許多裝點話頭。兩人談得十分入港。俊珍覺得對酌不甚高興。忙叫
人拿來請客條子。分頭向各處去請客。不多一會。紛紛齊到。大率都是三十以
內二十以外的少年。互通名姓。內中有一個是警察廳的表姪。名字叫做杜文
臺。生得白淨面皮。衣服很是華楚。又有一個是開綢莊的兒子。名字叫做劉玉
輝。一個是鐘表舖裏的管事。名字叫做晉養之。年紀最大。穿了一件兩截香雲
紗長衫。一個十八九歲。光景名字叫做伍美如。據他告訴錦春。是伍廷芳的遠
房族孫。目下尚在學校裏讀書。生得眉清目秀。單論他刷的那博士頭兒。真是。

碧清如水。蒼蠅飛上去。管許跌倒下來。這一班人都是那個徐俊珍的至好朋友。登時高談闊論。徐俊珍又告訴他們這袁大少如何闢綽在我們宿遷城裏。要算是一个首富。如今向南邊來進香。還攜帶著他的貴相知。一路同行。他那貴相知又曾在鎮江一帶地方享過盛名的。不日袁大少就要納他做新寵。娶得回去了。論袁大少這身分。真是陸地神仙。是我們望塵莫及的。徐俊珍說完了這番話。衆人益發顯出恭敬樣兒。大家把一雙手都齊齊拱至鼻邊。那答嗤讚嘆的聲音聽得叫人肉麻難受。袁錦春轉徹耳根子通紅起來。着實有些跢跢不安。衆人都見他這樣神情。又互相示意在背地裏微微含笑。不多一會。殺饌業已齊備。徐俊珍忙站起來邀他們入席。第一位尊客不消說。得自然是袁大少了。其餘衆人都各挨次坐下。徐俊珍斟了一遍酒。笑着說道。論理今日兄弟是竭誠奉請袁大少。本要講究一點禮貌。但是袁大少的爲人。是兄弟知道的。

要算一個最圓通的好朋友：說着又用手指那伍美如笑道況且我們這位老弟又是無花不樂像這樣冷清清的也覺得沒有興味兄弟不揣冒昧倒要向袁大少請個明示可否破一破例我們大家各喊幾個先生來彈唱彈唱庶幾比這寡酒喝得高興些袁大少你瞧怎麼樣呢：錦春初到蘇州明知蘇州的妓女比較北邊要高得幾倍連日雖在外邊亂竄却又因爲人地生疏不敢妄走一步此刻聽見徐俊珍這番話心裏十分愜意雖不曾公然答應然而那個頭已是點個不住兩條癟腿也就擺動起來像是得了三陰癰疾似的徐俊珍生來狡猾異常豈有猜不出他的意思道理於是不由分說要過局條來便請大家填寫衆人立刻興高采烈一會功夫寫了有十幾張條子挨到那個鐘表舖裏的管事晉養之他忽的按着紙筆將眉頭皺一皺扯過徐俊珍附着耳朵說了幾句徐俊珍含笑說道這點點竹槓子不應他的有甚麼打緊你儘管

也。叫。他。還。怕。也。打。你。的。福。擔。不。成。普。養。之。這。時。候。不。得。而。已。又。怕。坍。了。台。面。提。起。筆。來。也。就。寫。了。徐。俊。珍。復。行。向。錦。春。笑。道。這。不。消。說。得。大。少。是。一。定。去。請。你。那。貴。相。知。了。還。是。打。發。貴。管。家。去。呢。還。是。用。電。話。向。棧。房。裏。招。呼。一。聲。錦。春。連。忙。搖。手。說。道。這。可。不。必。了。他。連。日。身。子。不。好。此。時。想。已。睡。熟。我。這。地。方。又。沒。有。熟。人。就。請。老。哥。替。兄。弟。推。薦。推。薦。罷。徐。俊。珍。聽。他。這。話。不。由。怔。了。一。怔。後。來。一。個。轉。念。隨。即。笑。道。可。以。可。以。我。們。這。地。方。紅。牌。子。姑。娘。極。多。兄。弟。當。得。奉。薦。但。是。不。用。給。我。們。那。位。如。嫂。知。道。沒。的。被。他。提。着。名。字。咒。罵。錦。春。笑。道。這。是。沒。有。尙。事。徐。大。哥。儘。管。放。心。衆。人。又。聳。恿。着。說。道。舊。好。原。不。如。新。歡。袁。大。少。是。好。幾。個。妓。女。名。字。後。來。公。同。斟。酌。替。他。叫。了。兩。個。一。個。是。銀。珠。一。個。是。玉。珠。原。是。姊。妹。兩。人。年。紀。都。只。得。十。七。八。歲。周。條。出。門。之。後。不。多。一。刻。來。的。狠。是。不。少。

一時彈唱起來十分熱鬧。有坐一會便走的。有老坐着不動的。惟有晉養之叫的那局始終並不曾到急得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實在難受。幸喜袁錦春渾頭渾腦。當時已是目迷五色。並辨不出誰是誰。叫的銀珠玉珠。初時進了房。聞徐俊珍便向錦春一指。告訴他這是袁大少。叫你們的姊妹。倆瞥眼將錦春瞧得一瞧。又聽見他滿口江北口音。不覺冷笑了。一聲勉強挨坐。他背後冷冷的輕易也不同錦春打話。徐俊珍深恐事體決裂。忙裝着出席閒步。遠遠的向銀珠。瞟了一眼銀珠。他們有甚麼懂得。立卽離開錦春。跑近俊珍身邊。俊珍將他扯在一處。低低向他不知說了些甚麼。銀珠用手拍的在俊珍肩上。擊了一下。登時換了一副面孔。趕着錦春。大少長大少短。熱鬧個不住。先前有烏師提着胡琴。站在一旁。依銀珠竟思連唱。都不唱。就想要走。此刻重行命他拉起胡琴。直着嗓子唱得穿雲裂石。幾乎不怕將喉嚨喊破了。玉珠見他姐姐這個

模樣已瞧料九分也就同錦春親熱起那搶着替他豁拳替他喝酒一會子又扒來錦春身上蹂躪個不住錦春那裏經過這裏奉承渾身覺得酥麻起來望着他們姊妹倆越看越愛大家一直鬧到二更時分酒席已闌別的妓女紛紛都散惟有銀珠姊妹坐在一旁還不肯走徐俊珍不由仰着脖子向錦春笑道袁大少這時候還是回寓呢還是說到是字便將聲氣直拖下去是個等他回話的意思袁錦春笑着只不開口徐俊珍又笑道大少如若果真憐愛他們何妨再翻檯到他們寓裏走走銀珠同玉珠巴不得有這句話立刻扭股一樣似的拖着錦春要走衆人登時離了席都簇擁着他們姊妹倆一齊出了酒館徐俊珍縮了一步趕忙將酒菜的帳寫了至於那個晉養之因爲叫局不來心中很不高興又怕店門沒有人照應便向俊珍告辭俊珍也不勉強他忙撇了晉養之趕向衆人身後一路到了銀珠那個寓所不得不另有一番熱鬧我也下

必替他細表最妙。不過由徐俊珍一千人做好做歹，當夜錦春便在銀珠房裏住。了那個銀珠，既由徐俊珍授意之後，自然使展出他的手段，百般的籠絡。錦春、錦春在北邊一帶地方那裏嘗過這種風味，自是以後便金迷紙醉，舞扇歌衫，鬧得一塌糊塗，輕易也不回去。同雙雙晤面，雙雙也知道他另有眷戀，幸喜他却情懷灑脫，不甚將這些事放在心上。所以這一次會見錦春，只略略用言語諷勸叫他回家走走，免得他母親同妻子盼望無如。錦春這時候剛顛倒在情場之中，又遇見這一班詔媚之徒，做了朋友。大家正在勸他拿出銀子來，運動做官時機，還未成熟。（預伏後文）所有雙雙的話，一概聽不入耳。此時雙雙已經搬出棧房，由小燕青替他覓了一所房屋，像似住家模樣，並不曾高張轎幘，也沒有人知道他是個樂戶。這一天，雙雙梳洗已畢，正坐向粧臺旁邊，忽然不樂，打算出門去逛逛，又覺得名勝所在，業已遊覽殆遍，躊躇獨行，也沒有

甚麼意味剛是無可奈何時候忽從外面送進一封電報來說是打從宿遷發來的芳心裏兀自嚇了一跳急急將那電報拆開一看只見上面繙繹得好好的寫着萬急春兒鑒汝婦服毒身故速回料理母字雙雙不覺拍案長嘆隨卽招呼小燕青告訴他這事叫他趕快去尋覓錦春小燕青那裏還敢怠慢也知道錦春近來都住在銀珠那邊遂打發人將他喚得回來錦春還不知道有甚事故延挨了好半天功夫方才帶着兩名家人坐轎子回了雙雙寓裏雙雙氣急敗壞也不暇同他多講只將那電報稿兒遞給他瞧着錦春從頭念了一遍皺着眉頭說道這也沒有甚麼打緊我便趕回家中已是來不及了不如回他一封信便請母親替我辦一辦這事罷雙雙急道這是說的甚麼話像這樣天大的禍事你便不念夫妻之情回去哭他一場也該替你太夫人想一想少奶奶死後他母家定有一番纏綿他不料理這事又有誰替你料理好在這時候

交通很便。你回去走一趟，還許你再來這蘇州。你母親不見得便攔阻你。錦春扭頭笑道：我回去自回去了。你也該陪着我一路走雙雙道。這事萬用不着。我跟你回去，反不成個模樣。好歹你自放心。我總不隨人逃走罷了。錦春方才答應。那兩個家人知道這事，各各在背後互相私議。至於那個錦春却像沒事的一般。畢竟又跑到銀珠那裏告訴他。動身之後不久便來的話。然後才率同家人搭了火車水陸並進。一直趕回宿遷。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寫鮑超雄之爲人，也算個倜儻自喜人物。只是文明太甚，其舉動不免軼出常軌。公妻妙論今日道學家讀之，或且詫爲得未曾有其實。吾恐不十年後定有視爲數見不鮮者。莽莽前途，安知所屈。吾願吾女同胞借超雄自鑒而已。若謂作者山膏莽罵夫豈其然。

盧大爺畢竟天眞爛漫，觀其對小燕青一番言語，欲自掩其醜，適予人以瑕。

疵。讀書至此未有不失笑者。雖然以視夫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又能自圓其說者。覺吾盧大哥猶賢。

袁錦春在書中卑卑不足道。然其所處之境遇。則高出於葉文霞萬萬。誰適爲之執令。至此亦其老父所遺造孽之錢太鉅而已。人爲錦春幸。君子爲錦春惜矣。

電報數語。忽從天外飛來。其事惝恍迷離。予人莫可究詰。然讀者能於此時略一委蛇。試掩卷猜之。爲眞爲幻。爲虛爲實。否議書而與之委蛇。亦一大快事也。

小會說

魅 鏡

江都李秋涵著

第十二回 祇目疾密室媚乾娘 關亡魂庵堂認義子

且說袁錦春錦簇花團之日正童銀枝淒風苦雨之天事之不平。固往往出人意計之外。自從那袁錦春一意要隨雙雙母女往普陀山進香。他母親禹氏很不以他爲然。當時也着实攔阻了好些話。無如錦春拿定主意是再也拗他不轉。禹氏也只得白望着他收拾箱籠捆載行李罷了。至於他妻子銀枝。錦春固然不肯去同他商量。他也覺得嫁了這種夫婿。與其終日聚在一處面和意不和的常常反目不如任他出外游蕩還免得看在自家眼睛裏生氣。這是銀枝平素蘊蓄的心事。却也說不出口。說也好笑。自從錦春出門之後。禹氏不怪自己沒有管束兒子的能力。却牽怒到媳婦身上。說銀枝不能籠絡丈夫。新婚還不曾有多少日子。他竟毅然隨着一個妓女遠走高飛的去了。可想銀枝平時

看。待。他。的。兒。子。斷。然。沒。有。好。好。顏。色。給。他。所。以。他。才。氣。着。出。門。的。要。是。果。然。虔。誠。進。香。也。不。在。乎。南。海。北。海。像。我。堂。屋。裏。供。的。觀。世。音。菩。薩。我。每。日。都。對。着。他。老。人。家。磕。頭。禮。拜。他。一。般。會。保。佑。我。無。災。無。難。沒。的。白。白。去。吃。這。趟。辛。苦。一。面。冷。笑。說。着。這。話。一。面。指。着。手。裏。佛。珠。兒。真。個。走。入。佛。堂。裏。念。經。去。了。銀。枝。聽。了。這。話。心。裏。又。恨。又。氣。又。不。敢。拿。話。去。辯。白。只。是。淌。了好。些。眼。淚。坐。入。自。家。房。間。裏。納。悶。袁。半。街。家。裏。的。制。度。讀。書。諸。君。在。先。都。是。知。道。了。當。那。袁。福。在。世。時。候。使。喚。的。僕。婢。本。沒。有。多。少。後。來。袁。福。既。死。到。了。錦。春。手。裏。方。才。漸。漸。擴。張。來。起。裏。外。外。也。有。三。四。名。男。僕。五。六。名。女。僕。禹。氏。見。兒。子。已。不。在。家。見。用。着。這。許。多。的。人。不。但。耗。費。錢。財。而。且。白。讓。媳。婦。享。福。想。起。來。委。實。不。肯。甘。心。登。時。打。發。得。乾。淨。外。邊。只。留。了一。個。老。僕。守。門。內。裏。也。祇。剩。得。一。個。女。僕。伺。候。自。己。至。於。銀。枝。房。裏。本。有。兩。名。女。僕。都。在。開。除。之。列。祇。有。一。個。小。婢。原。是。童。家。賠。嫁。

過。來。的。禹。氏。不。能。擅。自。做。主。只。得。留。着。他。做。銀。枝。一。個。夥。伴。禹。氏。每。天。都。坐。在。佛。堂。裏。靜。養。沒。日。沒。夜。都。喚。銀。枝。過。來。陪。侍。不。是。敲。腿。就。是。捶。背。輕。易。也。不。放。他。回。母。家。去。走。走。童。毅。只。知。道。料。量。家。財。籌。畫。田。產。至。於。愛。女。的。消。息。他。也。從。不。過。問。可。憐。將。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兒。也。就。磨。折。得。不。成。模。樣。禹。氏。有。時。候。瞧。見。銀。枝。妝。飾。得。嬌。豔。此。他。便。放。下。一。副。冰。冷。面。孔。笑。道。春。兒。不。在。家。你。這。般。打。扮。得。起。來。給。誰。瞧。看。沒。的。做。出。這。樣。兒。去。勾。引。人。家。漢。了。銀。枝。也。不。敢。分。辯。忍。淚。吞。聲。從。第。二。天。上。便。洗。抹。脂。粉。卸。簪。環。穿。着。家。常。衣。服。走。得。近。前。禹。氏。一。眼。瞧。見。不。由。冷。笑。起。來。咂。嘴。咂。舌。的。說。道。可。又。是。誰。得。罪。我。們。少。奶。奶。子。氣。成。這。個。樣。兒。穿。的。戴。的。一。概。都。把。來。收。拾。得。干。淨。像。這。樣。素。粧。打。扮。也。不。知。死。了。你。的。丈。夫。呢。還。是。死。了。你。的。婆。婆。老。實。說。你。安。着。壞。心。眼。兒。不。嫌。忘。瞞。我。同。我。家。春。兒。還。須。圖。個。吉。利。呢。橫。豎。你。也。有。娘。和。老。子。便。算。替。他。們。戴。了。孝。也。使。

得。：：銀枝聽到這裏真是萬無可忍便款款的說道婆婆昨天不是吩咐媳婦的說打扮得過於齊整沒的被別人瞧着要議論媳婦的不是媳婦原是遵着婆婆的命令今天特地穿得素淨些不防婆婆又說出這樣話來不是叫媳婦左右爲難況且我的娘和老子白白將一個女兒嫁給人家又不會得着人家的好處婆婆何苦來提着他們咒罵叫媳婦聽了如何能不傷心呢銀枝說着也就忍不住落下淚來禹民一時被他駁得無言可答那裏能捺得住立刻拍着桌子罵說好呀你竟敢同我一句挺撞一句了人家娶媳婦是孝順婆娑我家娶媳婦是忤逆婆婆我不過說了一兩句你便帶動升子扯動斗成篇累套的排擋起我來我知道你仗着娘家有錢有勢欺我這婆婆是個寡婦沒有丈夫倚靠：：禹氏一面說一面鼻涕眼淚滾滾而下那個僕婦慌忙上前勸慰禹氏益發跳上跳下說道天呀我的甘苦是再沒有第二個人會知道的

自從他公公死後，仗着我一個人，支擇這份門戶。他又不賢惠，硬生生將他丈夫逼得出門。他不希罕他的丈夫。我還不放心？我那兒子可憐成日成夜，淪眼抹淚的想念春兒。目下春風發旺，木魁脾上我的這雙眼睛已經漸漸有些紅腫。他分明瞧見我裝着沒有事的一般，一句兒也不會聽見。他向我問過，我知道他滿心要將我這婆婆的頭按捺下去。好好我活在世上，也沒有甚麼趣味。兒有的是刀和剪子，你拿一柄來，將我殺了罷。料想你娘家銀子很多，道不得有人叫你償命。禹氏說着，就凹下裏瞧着，要尋覓剪刀交給銀枝來殺他。銀枝向後退一步，他便向前進一步，大有不能兩立的模樣。嚇得那個僕婦慌了手脚，忙抽身跑至外邊，想尋覓一個，進來替他們排解。不防剛出了二廳，見炕沿上坐有一人，僕婦忙近前說道：「好師爺，你老人家快進來走一趟，我們太太要同少奶奶拚命呢。原來這人便是黃致中，錦春雖然出門，他借着師爺。

名目不能還來走動。今日來的緣故，正想同禹氏太太借貸門房裏那個家人，很瞧他不起，也不替他通報。他仗着裏邊全是熟路，便老實坐在炕上，在那裏籌劃主意。此時聽見這話，那裏還敢怠慢，拔起步來，連躡帶跳，一直跑入上房，銀枝眼快，就外面有人進來，疾轉身子，仍回他自己的臥室，致中早搶上兩步，攔着禹氏，勸道：怎麼怎麼，太太大大發雷霆起來了，且請歇一歇，有話再緩緩商議。不遲，禹氏驚不防，黃先生走入，忙收了他那撒潑神態，略略喘息了一會，說道：先生，你們是讀書明理的人，凡事總該講個尊卑上下，不怕你先生笑話，家門不幸，娶了這樣不孝媳婦，我不過教訓了他幾句，他不但不服，還向我沖撞起來；說着，便將適才事情大致說了一遍，又重行說道：他的嘴舌很是利害，我以為五衣服太穿得素淨，我便說我做婆婆的不嫌忌諱，便是你娘和老子也要嫌忌諱呢。這一句話可算沒有得罪了他。他轉反過臉來，硬編派我。

罵了他的娘老子。要請出他的父親同我來評理。先生瞧這般潑辣的婆娘。他要是做了一個男人。定然便是個詭人索詐的瘡棍。又掉頭向那僕婦說道。蔡媽在這裏呢。看我的話可有一句冤賴。他沒有。分明冤賴。偏自撇清。一口兩舌。婦女家大率如此。寫此所以爲凡爲婆婆者。鑒不獨爲銀枝叫屈已也。那一個僕婦忙回道。像太太這樣做婆婆的人。是再忠厚沒有的了。都怪少奶奶年紀輕。不知道好歹。也是有的。黃致中只是沒口子答應的分兒。流水般的稱着。是是禹氏又接着說道。少奶奶還因爲我是大家女眷。不肯同他一般見識。不然早就尋死覓活。同他拚了命了。致中笑道。太太的寬宏大量。還有誰不知道。干不看。萬不看。還看我那學生情面。太太饒恕。少奶奶。這一次罷。禹氏冷笑道。不是因爲想念這畜生。如今將我這副眼睛都害得起來了。日間還清朗呢。一到傍晚便疼痛的了不得。先生你聽見外面有甚好醫眼的丹方。

沒有：致中此時正挾着滿肚皮的話要向禹氏啓齒。不料却碰着他們婆媳。嘔氣只得權且忍着忽然聽見禹氏問他的丹方。不覺心裏動了一動忙笑說道：有有我那內人在京都裏會遇見異人傳授無論甚麼病都能醫治。這區區眼患料想那方子都納在他荷包裏面等我回去向他問一問明天再來奉告一定不遲。禹氏笑道師母原來還有這醫病本領好極了。左右我家裏也沒有一個可以談得若是師母得閒不妨過來會一會只是簡裝師母些料想先生不見得怪我致中連連彎腰曲背說道太太言重他有這造化能伺候太太他喜歡還喜歡不來呢。斷沒有嫌着簡裝的道理說完這話隨卽狗顛屁股似的別了禹氏趕回去告訴他那妻子喜氏去了禹氏經這一場哭鬧那一雙眼睛越發像個紅桃子一般清水流倘不住再望望銀枝已在面前自己負氣坐了一會便命僕婦在佛堂裏點齊香燭香案上本來設着籤筒。平時凡遇

着疑難的事，以及身體病痛都向佛前求告。希望觀世音菩薩的靈感替他料理。所以這一次的眼患，禹氏又想到去求仙方。磕下頭去，由僕婦遞過籤筒，抱入懷裏。豁琅琅搖了好半晌，方才跳出一根籤條來。照依籤條上的數目，同壁上將那紙仙方摘下。只見上面寫着附子三錢、檳榔二錢、生薑一片、紅棗五枚。他也不問這藥對症不對症，登時命僕婦拿出去交給看門的，去向藥鋪子裏照樣買來。煎了一碗濃汁，當晚便服了下去。說也奇怪，只消一夜功夫，那眼格外疼得利害。第二天下了床，沿着他疑惑菩薩賜的藥，如何還沒有效驗？依舊又在佛前去跪着禱告，重行求了一條。再看看上面的藥，真個換了名目。是石斛二錢、羚羊角五分、黃連錢半用梨汁一大碗，送下禹氏。少不得遵照辦理。水火既濟，寒熱並行，先前雖然疼痛尙強，睜得開來。自這一次仙方服下之後，弄得一線之光都沒有了。老緊緊的閉着雙眼，倒好像外間算命瞎子要扶。

着拐杖才可行路的了。急得禹氏扶牆摸壁，短嘆長吁，肝木上昇，便趕人咒罵。銀枝昨天雖同禹氏辯了兩句，無奈他的性情却生來的柔順。第二天依舊到婆婆房裏請安，視膳見這模樣吃了一嚇，便要打發人去延請醫士。前來診視禹氏板着一副冷黃面孔，向他啐了一口，說道：菩薩的藥倒沒有用，難道外間的醫士轉強過菩薩不成？（寫愚婦之愚，真是至死不悟。）說得銀枝再也不敢開口，剛自站在一旁，忽見外邊那個家人進來通報，說門首有一個禮禮婦人口口聲聲稱他是黃師母要來求見太太。太太還是見他不見銀枝，聽了很是詫異，再看看禹氏，早一聲連聲命請他進來。家人出去不多一會，果然領進一個婦人，滿頭黃髮，臉上濃濃的抹了有幾層鉛粉，只是頸項裏黑得難看，身上穿了一件半新不舊的藍布褂子，下邊雖也穿着一條百折羅裙，不過缺了一幅，被風起捲來，連裏邊褲子上的棉花都歷歷可見。其時雖是四月天，氣他

却有些伸手縮腳凍得戰戰抖抖的叫人看着自然而然的身上趕緊惟有一層可喜却是滿臉堆着笑容走入堂屋便望着禹氏行禮伏在地下幾乎捨不得再扒起來這個婦人不消說得自然是致中的尊聞了再說黃致中自從得了禹氏許可命他妻子前來謁見他因爲有這非常際遇不便再向禹氏提起借貸的話掉轉身子跑入家裏心裏有事的人只顧低頭盤算猛不防才到門口撲的便同一個人撞個滿懷這人是誰呢便是他妻子喜氏因爲等待致中不及腋下來了一個箇箕想出去賒點米來飯煮他女兒阿梅又牽着他的袖子不住的嚷肚裏餓餓（苦楮哀情畢現紙上士人之不貞其故多由於此讀者哀其心可也）黃致中當初在袁家教讀所入束修業已有限後來沒有館地益發艱窘然而不時的還向錦春求告求告錦春念着師傳情面多少總還有些佽助不料錦春動身出門以後致中簡直沒有指望喜氏平時也還有幾

個外遇無如交結的全是些下等社會固然沒有多錢使用喜氏既是沒有裝飾格外覺得醜陋那些人便也漸漸同他疏遠起來致中有时候也去求告他外甥施朗巨耐施朗因為上次回光將事情弄得決裂心裏方且恨他舅舅舅母不濟況且自己也是個窮漢那裏還有幫助他的去處自是以後致中夫妻倆只是有一頓沒一頓的在那裏挨命這一天也是喜氏逼着致中跑向禹氏那邊碰碰機會此時撞了一撞喜氏抬頭見是致中忙用手將阿梅搡了搡說好了你爹回來了停會子纔叫你肚子裏吃得飽騰騰的於是夫妻兩人重行折回破屋對面坐下先由喜氏開口問道錢呢致中忙搖頭說道錢是沒有錢：：這句話還未說完那喜氏早對准致中臉上吐了一口又臭又黏的唾沫（嗟乎柴米夫妻苟無柴米則此又臭又黏的唾沫所以酬報也讀書至此爲之一嘆）致中笑嘻嘻的提起衣袖向臉上拭了拭款款的向喜氏說道你且

緩着生氣我底下還有話說呢喜氏摸着肚皮仰着脖子忿忿的說道你說你說，致中於是將適才同禹氏講的那番話一五一十告訴了喜氏一遍又說道你我得了這樣機會真是千載難逢的了你不曉得如今那些關老你若是當面前去求他他給你一個老不理會萬一這裏面走了他的內線無論甚麼總可以達到目的你若將那袁太太巴結好了我們一生就可以吃着不盡不比我仰着臉去求告他的好喜氏被致中這一頓話說得心裏活動起來翹起了嘴脣笑道我去是去了但是你在太太面前舉薦我替他醫那害的眼睛這事我倒不大很弄得來致中忙笑道這事一點不難平時我瞧你同隔壁馬伯伯狠是親熱這趟你便去同他商議商議叫他開幾味藥放在你荷包裏至於吃得好吃不好我們也不去管他喜氏笑道不防你這鬼靈精兒平時倒還留心我的行動呢也罷橫豎今天也沒有米下鍋揀着我這副老臉向他再借

幾十文來買點爛麵。大家度過今天再說：喜氏此時真個踅入馬伯伯廳室一面告訴他有這際遇。一面向他借錢。馬醫生先前還不肯答應。後來被喜氏纏得沒法却好早間替人診了一次病。紅紙封兒裏約莫還有七八十文。一古攏兒交給喜氏。喜氏歡天喜地拿回家裏。將肚皮胡亂混飽了。第二天清晨忙着下床收拾。吩咐致中同阿梅看守門戶。獨自一人來到袁家門首。懷着老大鬼胎深恐不許去進去。後來聽見裏邊叫請。又喜又怕。大着膽子扭扭捏捏跨入幾重房屋。走至上房見了禹氏。隨卽磕下頭去。可憐禹氏太太正在那裏裝做瞎子呢。那裏瞧得見喜氏只叫人將他扶着。不用行禮了。那個僕婦已是笑得打跌。儘管站在旁邊不去攔他。還是銀枝看不過含笑命他好生站起。喜氏一眼看見這花枝般的少婦。猜他是少奶奶了。又要向他行禮。下去銀枝定不肯。又讓他坐。喜氏方才戰兢兢的將屁股尖兒搭在椅子上。禹氏將眼擠

得一擠含笑說道這就是黃師母了。恕我眼睛瞎着不能回禮。昨天聽見黃師爺說師母醫道高明得很。我吃了菩薩兩次仙方只是沒有效驗。請師母替我瞧瞧看我這雙眼睛可有救沒有。禹氏說到此處已忘記銀枝還站在屋裏又咬牙說道不怕師母笑我這症候全因爲受了那不孝媳婦的氣苦如今害成這個樣兒他也不來理我一理等到我兒子回來時候看我有個饑了那賤婦：銀枝此時好生羞憤只低着頭不敢開口喜氏一時又摸不着頭腦轉疑惑銀枝而外另有位少奶奶了那個僕婦只是指手劃脚的望着銀枝發笑。喜氏趁勢站起身來走近禹氏旁邊用手在眼睛角上摸了摸又向兩太陽心裏使勁捏了幾下禹氏登時覺得爽快得許多那眼淚鼻涕也就流得少些心裏大喜笑着說道師母真是神仙經師母的手摸了幾下便舒服的了。不得師母府上還有甚麼人不知道可能在舍間耽擱一兩日兒喜氏沒口子。

答應道可以可以舍間有我女兒同他老子儘可照料門戶奴家此來原是他老子吩咐我伺候太太的太太這病不過是氣惱傷肝休息一兩日包管沒事我這裏還有些藥味叫婆子們煎來服了甯甯帖帖的睡一會兒明天便可以叫太太瞧得見物事禹氏聽了益發歡喜一疊連聲命那僕婦倒茶裝煙鬧得一場糊塗銀枝心裏很有些瞧不起這禹氏見他這詔媚樣兒委實叫人難受走又不好不走又不好正在爲難之際驚見外面走進一個女孩子笑嘻嘻的望着銀枝想要招呼銀枝連忙向他擺擺手意思叫他不要聲張一面就掉轉身子出來迎着向自己那一進走去一直走入臥房銀枝笑問道于飛妹妹你倒有好多日子不來了于飛此時將銀枝望了望見他淡妝素服面上憔悴得很不覺驚問道正是幾日不見姐姐怎生消瘦得許多敢是因爲想念姐夫所以才弄成這個模樣銀枝眼眶紅了一紅忍淚說道妹妹你好虧你

還拿這話來奚落我。你不知道我近來受的這苦痛正沒處向人去告訴。難得妹妹來了。正要同你講講。誰知你開口就是姐夫長姐夫短的拿我取笑。于飛笑道：這原怪我不是自從姐夫出門之後家裏只剩得你們婆媳兩人。難道還有甚麼齟齬不成？銀枝嘆道：外人不知內裏的事。都說婆媳兩人就沒有齟齬了。誰知他要從鷄蛋裏尋骨難。各處會瞧出我的不是？銀枝便將前事說了一遍。急得于飛滿臉通紅。忿忿的說道：目前的世界難道做媳婦的還應該受婆婆的壓制嗎？要是我于飛覺得說話太急了些。說到這裏正有些礙口。于飛道：要是你便怎樣呢？妹妹你們此刻做了人家一個親愛女兒。凡事總可以任性將來。一經給人家做了媳婦。你可就知道這種苦處了？于飛道：銀枝。這一說破臉上不無詛訕的勉強說道：一世不嫁人。他也奈何我不得？于飛道：銀枝。這話也難說。你便不願意嫁入人。若是願意娶你那就由

不得你不嫁人了譬如那個葉文霞同妹妹不是很要好的我不久還想替你們多一件事早早將婚事說定了于飛輕輕向地下啐了一口重行仰着脖子笑道提起文霞來我真個被他纏擾死了自從姐姐送給他一百塊錢以後他的感激固然不消說得因此他又生了一種心事要向他父親那裏碰碰機會不願老在那小學校裏求學他說照這樣做去方才不負姐姐待他一片好心誰知他說得出便做得出前天在校裏遞了退學信函他原打算尅日就道的無如他的母親因他病後捨不得他遠離膝下他也心念念繫戀着姐姐說不曾同姐姐會一會而這顆心總有些放不下只是我的耳根子再也不得清楚了不是逼着我來同姐姐商議好讓他偷偷的進來談一句體己兒便是怪我不肯替他出力有意阻攔他同姐姐會面的時機姐姐你想他同姐姐要好不同姐姐要好與我又有甚麼相干我阻攔他則甚我委實被他偏

迫。不過今天所以特來請姐姐一個明示怎生叫他。遂了這心願才好。他說的那一番話也可憐得很。他說姐姐能於讓他會面之後。他將來萬一有發達日子。少不得要謀相當的酬報。若是終身蹭蹬與世長辭。這一次也算他同姐姐最後的永訣。姐姐你就通融些罷。他還巴巴的等我回信呢。銀枝聽到此處不由將雙眉緊皺。四面望了望。便支使那個小婢說道：你去房門外面站一站。看有甚麼人行動。好快送信給我們知道。小婢答應去了。銀枝然後款款的向于飛說道：文霞。不知道我處的境遇。妹妹今天可算是知道的了。我們這樣家庭彷彿是敵國一般。四圍都栽着荆棘。上次不知怎生高興起來。拿我做了他的詩題。白白叫他同我鬧了一場。不是我清白身子。說得嘴響。早就性命都沒有了。如今社會上儘有一班輕薄子弟。他也不問青紅皂白。有影無形。誣壞人家閨閣。或是編做歌詞。或是編做小說。他只顧心裏快活。不曉得別人受他的。

影響簡直是生死關係。文霞做這詩的意思雖然與那些輕薄子弟心理不同，然而像這樣與他無益與我有損的筆墨還是藏拙的好。我希望他將來爲一個文學家或爲一個政治家兒女私情不是他這貧寒學生可以效法得的。（金玉良言子弟當奉爲圭臬）況且他做了這詩以後別人縱是體諒我同他不至有別樣的曖昧。然總保不住人的心裏不有些疑惑。他此次若再不顧輕重跑來同我相見這不是愛我反是愛我了哇。至於他這番退學論我的心却很不以爲然。既是 he 已將信函送入學校這也不必再提了。他有心往赴上海倒也是正經靠着他老人家在一處凡事總有個照應你去替我問他若是錢不敷用儘管向我這裏取付財帛是身外之物我已經將我這身子看得像死灰槁木一般何在乎這區區阿堵呢？他若是不負我等我將來死後每逢清明寒食他携同妹妹用一盃麥飯幾串紙錢悄悄的跑向我墳墓旁邊喚一聲薄

命姐姐銀枝隨時灑些清淚在黃土上面。我雖死在九泉也就生就不盡了。銀枝說着不禁簌簌的落下淚來。于飛也是聽着難受。忙含笑攔道。姐姐說那裏話像姐姐這樣享福都還想死起來。我們便不該一日活着了。銀枝拭淚笑道。這其中的情事妹妹年紀輕一時也領略不到。怪我也說得太頹喪了。我還有。一說呢。我同文霞今生是沒有再見的緣分。我已打定主意我們兩人所有未遂的心願將來都望妹妹替我們補償。妹妹你須千萬自愛。我就將你當做銀枝的替身了。說齊儘望于飛含笑于飛也猜出他語中用意不免羞得將個頭直低下去。銀枝也怕他含愧重搭訕說道上次我送給妹妹那副金鐲妹妹不是向我說的須得用兩顆大珠子嵌在上面方才好看只是日下那裏去尋這樣又圓又大的珠子呢。過後我便將自家一對珠花拆卸下來選了兩顆頂重的包在紅紙盒裏停會子給妹妹拿去罷。銀枝一面說一面便輕輕

握着于飛玉腕瞧了瞧笑道怎樣那鐲子你不曾戴敢是嫌他不甚時式嗎于飛奪手笑道不是不是是我母親替我收藏起來說平時戴著白蹭踢了東西況且也防着被我那二叔瞧見不在早上便在晚了必定要借了去換鴉片煙抽銀枝嘆道哎呀你那二叔煙癮還不曾戒掉麼他前月不是叫你來同我商議借去二十多塊洋錢又說是合膏方子又說是製戒煙丸藥怎生如今還是依舊吃着他像這樣延捱下去不是自尋死路嗎于飛長長的嘆了口氣正待再往下說不防那個小婢在外喊起來說蔡媽媽過來了太太叫請少奶奶過去呢于飛見銀枝事情匆忙便起身告別說道姐姐這番話我當轉達給文霞知道此刻姐姐不得閒功夫我也不在這裏久坐了銀枝說道這不坑死人嗎適才同妹妹談得正好心裏也覺得舒貼些不知又有甚麼事來支使我過一天妹妹偷閒再來走走我們聚得一天算是一天說着又忙走近

妝檯旁邊輕輕開了首飾匣子，取出一枚紅紙盒兒遞入于飛手裏。說這便是那兩顆大珠子。你拿去嵌鑲子罷。于飛笑道：又生受姐姐。我也不說多謝了！于飛走後，銀枝疾便隨着那個蔡媽走入婆婆內室。一眼早瞧見他婆婆身旁一邊坐着喜氏，一邊坐着那個靈徽菴裏的慧仁師太。慧仁忙站起來合掌說道：阿彌陀佛！少奶奶近來越發發福了。你們瞧少奶奶這臉上真個有紅有白。不是生在這份有錢人家，那裏會有這樣福？像禹氏接着冷笑道：吃了睡，睡了吃。不發福也要發福了。我聽見少奶奶房裏有朋友在那裏談心，本意不敢過去驚動。只是我這半眼簡直又睜不開來，沒的累着師太。在這裏老等少奶奶。我請你過來沒有別事。你到我房裏將那錢櫃子開開來，裏面有十張票子。每張一千文銅錢交給師太五張，請他替我在佛前多點些燈油。其餘的着門口老王送到黃師爺那邊並告訴黃師爺一句，他家師母是我留着在這裏做。

伴。一時不能回府。這幾句話。你可聽明白。不曾不要失魂落智的吃人家笑。話銀枝忙答應了。登時進房。取出票子。一半遞給慧仁。那一半便叫蔡媽送了。門口老王慧仁將票子接在手裏。眉花眼笑說道。我們庵裏那眼光菩薩再靈聖。不過不怕你是瞎子。只須求求菩薩。或是多點幾斤香油。或是替菩薩換換袍兒。一般可以保佑你雙眼齊明。太太這眼病不多。幾天包管會好。那時候隨太太意思。清香。清燭。請過去謝謝菩薩就完了。——凡此皆預爲下文張本。非閒筆也。——說到此。又嘆味笑了一聲。重行望着銀枝。笑道。我說出這句話。又該引得少奶奶要罵我了。太太左右。不過因爲氣惱。傷肝以至肝火上沖。這眼便腫得像紅桃子模樣。無論吃甚麼丹方。一時總難得見效。少奶奶若有這樣孝心。每天清晨將口漱一漱。隨卽捧着太太雙眼。一口一口的舐他。百十來次。舐不到三五日功夫。若不安然無事。你們儘管抉我這眼珠子去。——銀枝此

時。尙。未。及。答。言。禹。氏。放。下。一。副。臉。色。冷。笑。說。道。呵。呵。不。當。人。花。拉。的。師。太。你。不。
用。說。這。話。休。得。將。老。身。草。料。都。折。盡。了。罷。我。們。少。奶。奶。他。平。時。最。愛。潔。淨。不。過。
椅。子。上。稍。有。點。灰。塵。毛。帚。子。晦。氣。撣。個。不。了。衣。服。略。沾。了。些。油。垢。忙。脫。下。來。賞。
人。穿。了。再。也。不。靠。身。子。的。他。還。戴。着。他。公。公。的。孝。服。呢。雖。然。不。敢。去。穿。綾。羅。綢。
綢。至。于。一。搭。胭。脂。一。搭。粉。的。依。舊。打。扮。得。像。花。枝。模。樣。我。這。眼。睛。流。膿。淌。血。他。
能。看。我。婆。婆。分。上。不。時。的。過。來。問。問。我。就。感。激。不。盡。了。那。裏。還。敢。叫。他。做。這。曉。
曉。的。勾。當。師。太。不。是。將。話。都。白。說。了。麼。承。師。太。的。情。教。導。我。這。方。法。我。也。曉。得。
這。方。法。很。有。靈。驗。我。只。恨。我。沒。有。這。五。寸。來。長。的。舌。頭。不然。我。早。就。自。己。舐。了。
何。用。去。仰。面。求。人。：：他。們。雖。在。那。裏。講。話。銀。枝。一。聲。兒。只。不。開。口。慧。仁。已。瞧。
出。禹。氏。語。有。諷。刺。忙。忍。住。了。不。便。再。說。趁。勢。掐。着。佛。珠。子。顫。巍。巍。的。站。起。來。向。
他。們。婆。媳。們。告。別。禹。氏。笑。道。師。太。好。生。走。着。恕。我。不。能。遠。送。了。銀。枝。正。鑿。着。一。

肚皮悶氣也不去理會。慧仁逕自轉回他的臥室。誰知慧仁這一番無心的話，却被一個有心人聽得去了。喜氏先前見銀枝去招呼于飛，他得了這當兒，早向禹氏告苦，艱難哀求禹氏幫助禹氏念他各事，尙如人意，所以適才命銀枝取了五千文送給致中，去了一宿無話。第二天禹氏剛自下床，喜氏本睡在套房間裏的一經聽見禹氏的響動，他早跑得近前，問長問短，又替禹氏穿着衣服，端整被齊。禹氏扶牆摸壁，緩緩的走近妝台旁邊坐下，忍耐那眼睛不住的疼了一夜，此時已是腫和眼淚結了一層，又厚又黏的，庵封得一絲不漏，十分著惱。喜從這個當兒忽的覺得有人走近身邊，捧着自家腮頰，伸過一根涼浸浸的舌頭，兀自向那眼邊舐來。禹氏這一快活不由哼哼唧唧連話都說不出來，心裏纔還疑惑是銀枝，因爲聽見慧仁的話今早特地過來做這件事，良久良久方才緩緩的說道：「好兒子倒生受你了。」喜氏聽見這話，忙笑了一句：

禹氏覺得這聲氣不是銀枝忙問道你是誰呀喜氏接着說道太太不用着忙讓我好好的再舐一會此刻膿血已乾淨得多了禹氏這才知道是喜氏替他舐了眼睛忙站起身來嚷道啊呀這是打那裏說起何敢勞動師母替我出這樣力我先前還當是我那不孝的媳婦呢我說的他那裏會有這樣孝心他若有這樣孝心我的雙眼倒不至害成這步田地了禹氏只管這般說喜氏却不暇答應那舌頭發益伸出伸進的舐得很是利害禹氏好生過意不去一面給他舐一面搭訕問道師母今有多少貴庚了喜氏又下死勁的舐了幾下方才回答着說道小呢今年才得四十四說了這句又接連舐起來禹氏笑道剛好比我小得三歲我將來便認你做了妹子罷喜氏聽見這話不由從心坎裏跳了幾跳連忙笑說道太太言重了小婦人萬不敢當若是太太果然憐恤小婦人小婦人從此便喊太太一聲乾娘也好禹氏搖頭笑道

啊。唷。這個如何使得。世界上也沒有三歲便養女孩孩子的道理。喜氏急得將舌頭縮回放下正經面孔說道乾娘這話錯了太太是金玉般的人不應該同我們計較年紀大小窮人活到一百歲便是親生兒女也不該認他做娘。因爲他沒有養活兒女的錢他這做娘的身分從此消滅也沒有人替他叫冤。至於那些有錢有勢的太太莫說比他小些的便是比他長得一二十歲一般可以拜在他膝下做乾女兒。況且乾娘究竟比小婦人還長得三歲呢。這是小婦人心服情願又不是乾娘強逼我的乾娘若是不允許我我便一頭碰死在乾娘房裏說着便真個跪在地板上。碌冬碌冬碰起響頭來禹氏見他這樣做小服低又是可憐又是可愛忙一把將他扯住說我依你我依你喜氏這一快活再也形容不出兀的跳起來重行抱着乾娘頸脖舐得比前番格外起勁說也奇怪禹氏經他這一舐那眼睛便漸漸睜得開來室中陳設的什物都隱約辦得清。

楚喜氏那裏還敢怠慢。趁勢將舌尖深深的摑入眼眶子裏面所有一切的膿血和淚都一口一口嚥入肚腹。故意的咂嘴。咂舌。囁嚅有聲。禹氏哼着說道。好兒子你不嫌污穢麼。怎生不將涎臍東西吐出來。喜氏正色說道。乾娘說那裏的話。乾娘的雙眼彷彿就是一顆太陽。一顆月亮兒。平時吃的人參燕窩。凡有的精華都在太陽月亮裏發洩出來。女兒有這福分。得着乾娘的精華補養。補養。這是再好不過的了。還敢說是贓臍。把來白遭蹋了嗎。禹氏長長的嘆息說。道咳。我苦了一世。只不曾修到養一個好女孩子。我早知道你這般的賢孝。我那錦春的兒也不該去同姓童的做親。娶你做了媳婦可不是造化。好兒子。你權且歇着罷。我此時已覺得鬆爽許多了。留着功夫。明天再替我舐舐也是一樣。娘兒倆在房裏談得正好。這時候銀枝梳洗已經完畢。特地到婆婆身邊來請早安。一眼瞧見禹氏眼睛已有起色。不禁笑着問道。婆婆大安了。覺得

：：一句話未曾說完。禹氏接着冷笑道：安呢？有甚麼不安？不是我這乾女兒替我舐了一早還不是離做瞎子不遠了？：銀枝方纔恍然大悟，噗哧笑了。一聲這一笑，不打緊那喜氏頓時臉上飛紅起來。禹氏又說道：你笑甚麼？敢是笑我收了師母做乾女兒嗎？老實說，自今以後你凡事總須聽姑太太吩咐我。連年多病多痛，一切家政也操持不來。如今有了你這姑太太，我也可以少操些心兒。你休得大刺刺的也須過來同姑太太見一見禮。銀枝只是趨着也不理會。心裏只在一旁發怔。禹氏微微睜開雙眼，方才瞧見乾女兒身上衣服甚是藍縷，便一疊連聲偏着銀枝去開自己箱子，揀幾件衣服出來給他換上。銀枝不得而已，才同蔡媽將箱子搭得下來，隨手拿了幾件，攢給喜氏。禹氏還覺得不好，只說了一句道：好兒子，你權且穿着罷。等我大好了再叫成衣匠替你按着尺寸重做。說時又摸到床邊，從首飾匣子裏取出一付包金燭子一雙。

耳環一枝赤金簪子遞在喜氏手裏笑嘻嘻的說道這也是我的巧打算你不用嫌輕論理你是我的女兒出門時候也該倒賠一副妝奩如今你也嫁得許久了巴巴的再來置備這些又怕給人家笑話隨後我再貼補你們罷；喜氏此時已是歡喜得無可不可接到手裏只覺得有些抖顫含羞帶笑公然躲入套房重行梳洗妝飭出來復將禹氏請入佛堂盈盈的磕下頭去行禮之後又向銀枝對拜了幾拜銀枝只氣得兩個小腮頰兒像蝦蟆似的幸喜他天性闊大倒並不是將那衣服首飾放入眼裏不過覺得他婆婆此舉有些不倫不類又知道那喜氏實非安分婦人此後家庭更不知作何現狀惟有喜氏從此驟升青雲願盼自喜揆厥由來便是這一舐之功效甚速嗟乎讀書諸君吮癱舐痔當初總還以爲是古人的寓言未必實其有事今日照這樣看起來無怪乎社會上那一班不肖士夫只須有那三寸不爛之舌包管便一生吃著不

盡張儀。有言視吾舌尙在否。原來天地生人口齒之中。必須安着這一副舌頭。不獨爲吃飯說話。打算零外。還有這許多的作。用。你們看。奇也。不奇呢。喜氏每從清晨起來。必循例替乾娘舐那眼睛。一次不消七八日功夫。禹氏覺得眼睛裏障翳盡褪。清光大來。漸漸平復。如常。他想起喜氏。這一番功勞。從心坎裏感激萬狀。不知道怎樣酬報他。才好致中連日也。常來問候。知道起妻子業已。螟蛉在禹氏膝下。他也就趾高氣揚。揚着寶。自命做了袁太太的乾女婿了。稱氏這一天特地又備了筵席。請他們夫婦赴宴。吩咐僕婦們稱致年做姑爺稱喜氏做大小姐。喜氏輕易也不回家。便一心一意的幫助禹氏料理家政。作威作福。已忘却本來面目了。可巧那個靈徽菴裏的姑子慧仁。聽見禹氏眼患疾癥。一心想憇息他去進香。親自過來請示。此時看見喜氏換了一種氣度。不像前番會見他單寒模樣。暗中打聽得是喜氏用了手段。才同太太聯絡親密。起

來心裏十分稱異。暗想我們當姑子的奉承施主也可算無微不至。然而還不如他這般敏捷。不消幾日功夫竟將一位的有錢太太弄得伏伏貼貼。照這樣看起來我們又打從那裏去瞧人呢。慧仁自是便不敢薄待喜氏流水般的不住稱他小姐禹氏。還恐慧仁不知道他的好處。笑着說道：「師太你瞧佛菩薩真有靈驗。我一生念佛斷不應該娶着一個攬家精的媳婦。也是菩薩可憐。我鬼使神差的偏生叫我遇見這好乾女兒。這一个月以來要不是他裏裏外外照應得一絲不漏。便在我那害眼睛的當兒早該破了家了。」咳恨只恨他的乾爺去世得早。不然看見他還不曉得怎生歡喜呢。慧仁忙正色說道：「這是太太不想會見老爺罷。如果想會一會過世的老爺一點也不難。只消招呼我一句。我能够立刻將老爺請得來同太太談一談。體已兒禹氏驚問道：「我還不知道師太還有這本領能關亡魂？」這可巧極了。我那一天那一夜不想會他。那死鬼老子慧

仁笑道：若講關亡這件事，小尼却不懂得。也是太太洪福齊天，我有一個俗家姐姐，他在四十歲上就做了寡婦，閻王爺說他一生梗直，便派了他一份職務，是專在陰司裏走差，無論甚麼亡魂都能啓請。得來前月在蕪湖一家公館裏混了有好些時，太太少奶奶們都不肯放他轉回江北。他是因為想念着我，巴巴的趕到小庵裏住得還沒有幾天，可笑我那庵裏的門限兒大半要踏壞了，不是人的脚步子出入便是鬼的脚步子，出入真是沒有一點子閒空。太太不提到老爺，我一時還想不起這件事呢。橫豎太太貴眼已愈，總要到小庵去拈香的。太太說准一個日期，我就吩咐我那姐姐在庵裏伺候。太太罷，禹氏笑道：改日不如當日，我管在明天到寶庵裏去拜佛。慧仁聽了大喜，又向喜氏周旋了一番，然後才告辭回去。此處喜氏知道太太要到靈徽庵早預備好了香燭紙馬，又支使門房那個人，明早將轎子喊好，省得臨時手忙腳亂。第二天，

清早禹氏起身時候不見喜氏過來伏侍再一聽聽那一種洗衣服的聲音比甚麼還響得利害禹氏走出房門果然見喜氏正在天井裏漿洗呢不由嘆道好孩子你歇一歇罷大清早起不怕冷水冰了手快去收拾收拾我帶你一同到庵裏逛逛去喜氏只管不住的洗那衣服微微笑着答道娘換下的一條褲襪子女兒不替娘洗誰肯替娘洗呢我生性不喜歡頑耍況且家裏沒有一個人照應也防着銀錢偷漏娘高興儘管去罷停一會子我還要去剝蓮子煨得稀爛的等娘回來吃禹氏聽到這裏益發嘆了幾口氣說我苟是早遇見你這好孩子那用白操許多的心既這樣說我便依你如意沒的委曲了倒反不好禹氏說畢方才攜帶了那個蔡媽上了轎徑赴靈徽菴而去喜氏等他出了大門東張西望見屋裏已沒有一個人影子順手將那衣服推過一邊兩隻水淋淋的手使勁摔了摔早倉皇失措的跳得進房扒到一張小杌子上

輕輕打開禹氏床頭放的一隻鐵箱，撈着那一包一包的洋錢，只顧望懷裏籠。擦剛才擦了有三五包光景，已是挺胸疊肚，累墜不堪，正待跳下來，放發一處，再行偷竊。不料猛一掉頭，忽然瞧見一個人，娘娘婷婷的站在房裏，悄沒聲兒，也不開口，只是咬着手帕，儘管笑。喜氏吃這一驚，幾乎傾仆下來，凝睛一望，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銀枝。一早來替婆婆請安的見喜氏在那裏鬼張鬼智，他就立定了。看他做作，喜氏羞得連頸項都紅起來，雙手托着胸口，彎腰曲背，老着臉說道：妹妹幾時過來的？我這會子肚腹疼痛，得緊，只怪你那不長進的姑夫，好端端的又累我懷了一份胎氣。今早替娘洗衣服，想是受了一點寒涼，我急得沒法，只好在娘這箱子裏尋些痧藥，尋了半會，還尋不出銀枝冷笑道：婆婆，這箱子他是放錢的地方，如何有痧藥藏在裏面？況且姐姐既懷着孩子，這痧藥也萬吃不得。內裏有麝香的萬一將胎打墮下來，那更不好了。喜氏說：

口子的答應忙又說道妹妹請在外間坐一坐讓我方便一會想該會好起來。銀枝笑了笑便移步出了房門喜氏趕即走近套房好容易將這幾封洋鐵卸下藏在自家床鋪旁邊然後又笑嘻嘻跑得出來着實敷衍了銀枝一頓銀枝看他肚皮業已緊貼貼的不似先前膨濶模樣笑問道姐姐腹痛想已大好了怎麼連那胎氣都霎時不見不知姐姐如今懷了有幾多月份喜氏聽他問到這裏一時轉回答不出只管伸着五個指頭六七八的數個不住銀枝抿嘴笑道姐姐將來生下這孩子名字我都替他起好了不叫做財寶子便叫做阿龍姐姐通曉不得人家洋錢上新近都印着五爪盤龍麼：：喜氏分明白知道銀枝是打趣他恨得牙癟癟的又因爲自己理虧急切不敢同他辯駁只得冷笑了一聲說多謝妹妹想的這名字真好：：兩人正在那裏你一句我一句的磕牙忽的見那個蔡媽興匆匆的跑得回來銀枝忙問道哎呀你不在庵裏伺

候。太太。這一。會子。趕回來。做甚。蔡媽。笑道。太太。今天。不回來了。那個。關亡魂的。老太太。已被。南街魏公館裏。請去。替他家媳婦。向陰司裏走。差師太。便死。拉活扯的。留太太在庵裏住得一夜。先是太太不放心。家裏不肯答應。後來還是師太說。公館裏有大小小姐同少奶奶看家。還怕有甚麼强盜打劫。他不成。太太强。不過他面情。遂吩咐我。回來照應。照應門戶。明天晚間再打發轎子去接銀枝。接着。說道。強盜呢。我們住在這熱鬧城市。却也不消慮得。但是太太倒不防備。我們俗語說得好。家賊難防。狗不咬萬一。在這當兒。短少了甚麼東西。我怕太太將來還告訴人不得呢。喜氏此時被他刺着短處。萬萬忍耐不住。立刻豎起雙眉。恶狠狠的向銀枝問道。你這話說的是誰。究竟誰是強盜。誰是家賊。銀枝冷笑道。這個姐姐又何必生氣呢。婆婆原叫我們兩個人。一齊看家。姐姐有這責任。我也有這責任。這家賊不是姐姐便是我了。姐姐若是在這裏挑剔。

字眼兒不是反覺得情急理虧；喜氏見他話說得狠有斤兩，知同他計較起來，一時不見得就能駁得倒他。氣忿忿的逕轉入房間不去，理會銀枝。銀枝也就懷着滿肚皮怨憤，站起來向自家住的那一進走去。蔡媽當時聽出他們兩人的語氣，猜准其中必有緣故，遂一步一步的躡着銀枝的腳蹤，踅進房門。滿面笑容向銀枝詢問銀枝，也是因為憤不能平，不暇思索，將適才所見的事情一一老實說得出來。用的那個小婢站在銀枝身旁，不住的扯他衣袖，似乎叫他不用將蔡媽當做知己，恐怕說出是非的意思。銀枝將手一揮，怒道：「家有家主，廟有廟神。」我便說了他的不是，難不成還怕他砍去我的腦袋嗎？蔡媽不由望着那個侍婢冷笑，道：「姑娘你好多心，你將我這蔡媽當做甚麼人看待？」我是一個有口無心直性的女人，從不曉得在背後唆三搬四的承少奶奶的情，瞧得起我。我有話都對我講了，又累你姑娘着急，攔着少奶奶不說，好像我便跑。

去告訴他了：：那個侍婢經他一語道破不由夾耳根子通紅起來低着頭更不開口再提到那喜氏坐入房裏心裏想着這事委實不好萬一被他告訴了禹氏我這臉面還不打緊但是這地方以後便不容我久住了想到此便恨了恨說道萬一我要先發制人必須將適才偷的這銀包兒依舊歸還原處方才可以保得安然無事主意定遂又打從牀底下將那幾封洋錢捧至箱子面前重行丟落下去落後祇剩了一包在手裏望入眼睛裏狠是發火咬了咬牙暗想便拿下這一包來不見得那禹氏便查檢得情楚說着便將這一包向懷裏一塞剛待轉身出房一頭早碰見那蔡媽含笑進來冷冷的說道慣做歹事的人便處處疑惑人做了歹事我很有些替大小姐不服這口氣你看可有這般道理枉口赤舌的編派大小姐偷摸太太洋錢其實不干我屁事若是我做着大小姐早跑去同他將這性命拚了也還值得不然在這門裏如何抬得

起頭來喜氏將眼紅了紅彷彿要流下淚來似的哽咽着說道蔡嗎你可算是個青天我姓黃的不過人窮些罷咧不是我誇口當初在家做女兒的時候成千累萬的銀子堆向大門口去也不值得拿眼去瞧一瞧如今是墮落下來了依樓在人門下深又不是淺又不是難得太太同我天緣將我當做心肝般看待也難怪那個小婦看着生氣自然有得沒得的拿來謔讏我譬如大前天我不過向他房裏去走了一趟後來他的銀針箍失掉了巴巴的叫他丫頭來問我可曾瞧見沒有依我性子那時便該同他大鬧一場我左右因爲太太眼睛剛好了些千萬再不能生氣兀自將這口冤氣按捺下去了好了我是敬他並不是怕他他轉弄得錯了處處就想來捺我的頭罷罷長安雖好非久戀之鄉好蔡奶奶外間天井裏還有兩件不曾洗完的衣服請你將他掠起來我也等不及向太太告辭立刻就回家去了看得叫人容不得我太太回來你將我這

意思回了太太。我這乾女兒如何抵得過親媳婦呢？讓他們好生過日，免得我在這邊鷄爭鵝鬥；一面說一面用手在懷裏摸了摸，覺得那封洋錢緊緊還在身邊，便頭也不掉竟自向外間走去。急得那個蔡媽忙攔着說道：大小姐，你這是做甚麼呢？將屎屙在自家褲子裏，同狗賭氣替你想，也不值得太太難不成？還相信那小婦的話？你這一走沒有對證，落得他向太太說你的不是了。喜氏冷笑道：頭上有天呢！他說我不是，還不由他說我不是。我再同他當太太而去辯駁，倒反輕了我的身分；蔡媽見留他不得，知道太太回來定有一番洶氣，落得瞧他們一個熱鬧，遂也不再開口。喜氏在街坊上本來是行動慣的一直走回家中，見致中正在那裏同阿梅說話，取笑一眼，瞧見喜氏不由大驚，失色跳起來問道：怎麼？怎麼？你怎麼不陪太太轉回來？則甚？喜氏冷冷的將前事說了一遍，兀自回椅子上一坐，叫阿梅倒碗茶來，喝着，致中急道：便是他。

家少奶奶有甚麼閒話你也該忍一忍氣到底在那邊有許多好處如今這麼一來我們又該過饑荒日子了喜氏向他啐了一口喃喃的罵道砍了頭的你儘管放心不用你干預我的屁事我沒有這本領就敢同那小婦使性子了嗎我同你拍個手掌包管不出三天袁太太不打發轎子來接我算我不是人生父母養的都像你們這些不濟的爛貨你便拚命的賴在別人家裏又待如何致中聽他這番話才將心上一塊石頭放下只噴噴的望他呆笑喜氏呷了兩口茶又從懷裏掏出那封洋錢遞在致中手裏致中會意也不曾問甚麼只有笑得格格的分兒喜氏接連又在荷包裏掏出一捲字帖上面印着花花綠綠模樣攢給致中說這是一個甚麼帖兒你認得字須唸給我聽一聽致中將洋錢放入房裏一張桌上重行跑出來瞧那字帖大驚小怪的說道這東西你打那裏得來的這是一張一百畝田的田契坐落在城外柳家莊時值估價每

敵四十千文足值。一四如四便是四千出錢上面只戴每二千五百串原是袁半街當初指勒賣戶打從便宜上買下來的喜氏接着笑道我就猜到不是由契定是房契袁太太那一個扁箱子裏像這樣物事成大堆的擱在那裏我們雖然不明白去賣這田留着將來押錢使用也好致中這時候已是樂不可支。一手指着阿梅笑道我還不曾告訴你呢你瞧這饑癆了頭該打不該打那一天你悄悄的遞給我那一雙湖綢鞋料一個銀針籠兒我回來剛放在桌上怎麼冷不防便被他將針籠子偷得出去向糖擔上換了一包糖果子吃下肚腹去了依我性子當時就要痛他小嘴喜氏笑道左右不過銀針籠子罷咧又不是金的丟掉了也不打緊要你這樣認真起來你若是打了他看我停會子上床打你：：阿梅站在一旁聽他母親說這話好生得意只用手在臉上刮着羞他父親致中並不理會轉向喜氏臉上望了望笑道不曾隔了好些時你發

福多了真個又白又胖喜氏將嘴一撇冷笑說道可又來將我送到那個不見天日的地方房子又高又大離大門又遠簡直一天到晚不能上街散散心兒你還這樣說呢便不因爲淘氣我也想回來走走有些鞋頭腳腦也該料理料理我又怕你一個人冷清清的睡不慣或是受了寒涼但是我心裏雖然這般想只不曉得你心裏怎樣老實說還不是將我掉在九霄雲外致中聽見他妻子說這樣話連忙賭咒發誓說一時一刻不曾忘記了你喜氏啐道我很不用你這樣嘻皮癩臉的我有句話要問你你連日可曾會見外甥施朗沒有便是我拜給袁太太做乾女兒這件事也不可不叫他知道致中笑道施朗麼他如今也爬上高枝兒去了他的本領却也不错告訴你你也該替他歡喜你在袁太太那邊可知道他的媳婦那個爹如今病得不成模樣了喜氏想了想笑道這話不錯那小婦兒在前幾天裏頭鬧着要回去瞧瞧他爹身體乾娘一定不

肯允。許說婆婆眼睛害得這樣沈重。沒有個做媳婦的轉將這樣大事攢掉下來。跑回自己家裏去享福的道理。那小婦哭得眼紅紅的。後來不知道他可曾回去。沒有。但是。他爹害病與外甥施朗又有甚麼相干。致中笑道。你休得着急。且聽我往下說呀。這童老頭兒病的緣故。也很好笑。他的爲人一生一世再沒有別的能夠叫他歡喜。惟有那銀子同洋錢。簡直是他的性命。除得把些金元寶銀元寶擋在箱子裏。不計外。其餘的便都放在面前。不時時拿出來賞鑑賞鑑。日間同洋錢做夥伴。夜間便拿洋錢倍他睡覺。據外人傳說。他睡的那張鐵床上。枕頭裏。揣的是洋錢。褥子裏。墊的是洋錢。帳子上。釘的是洋錢。被窩裏鋪的。也是洋錢。打從去年年底不幸。便得了一個哮喘症候。他又捨不得請醫服藥。他的堂客便想買點燕窩。人參給他滋補滋補。也還要瞞得他實騰騰的若是。給他知道是拿錢買得來的。他會鬧得翻江攬海。可憐。喘得吃緊時候。鎮夜。

裏大睜着眼睛。上氣不接下氣。他沒有消遣。儘用手把那洋錢顛來播去。不久就可以睡得一兩刻工夫。指望入春以來那病會漸漸全愈。誰知此刻已交夏令。了他那哮喘益發利害。不得已才請了一位醫生來診治。那個醫生只有搖頭。瞓嘴的分兒說他老人家是錢毒攻心。加着冬天滿床上堆着這冰冷東西。寒入腠裏無藥可救。趁早替他預備後事罷。喜氏聽到這裏。早笑得前仰後合。拍手說道。照這樣講起來。還是我們窮人好。了一張硬木床。堆他媽的一大堆稻草吃了。粥向裏面一倒轉是緩和和的。沒有這洋錢來冰人的骨頭。致中接着說道。有錢的富翁平時都還稱心滿意。惟有這末了撒手一節。真是可憐得很。自從這樣消息傳出去。哎唷唷。那可就了不得了。有好些遠房本家像流水似的。掩男拽女都跑來。要承受他的家產。說他一生不曾養過一個兒子。平時對我們又極其刻薄。偶然向他告貸一二千文。他不但翻着眼睛不肯。

答應還倚仗他能交結官府擰的擰逐的。那裏還有我們站的地方。其實他上下使用一百八十的比借給我們還要多得三五十倍也有一句老口號叫做甯撞衙門不撞狗洞如今是好了他一倒了頭女兒是嫁出門的人我們不向他索回妝奩就是他的造化他還敢來干預我們嫡男子姪的事體嗎打那一天起一所住宅前前後後都住滿了這些窮本家尿屎滿地是不消說得所有各廳上陳設的東西見一樣拿一樣你爭我奪沒有一次不打得頭破血出嚇得那個解氏太太只是哭泣裏邊要照應病人外邊要敷衍客像個蓬頭鬼似的接他的女兒他女兒又不肯回來不住的罵他女兒負心這位太太平時倒還和氣惟有醋勁太是利害自己雖然不曾生過兒子却輕易不肯替他老爺娶妾今番被他們這一鬧懊悔得甚麼似的不久還將那個慣做媒的王媽媽喊進公館白花花的拿出五百銀子叫他在外買一個年輕小女孩兒

王媽已替他買了一個小名叫做雙紅。年紀剛得十七歲。生得好個模樣。太太喜歡的了不得。至今還養在公館裏。說是一經等老爺病好便將這雙紅收房。無論如何總想這雙紅掙口氣替他們生一位少爺。好承受這份家產。免得被本家蹂躪。但是那童老頭兒目前已病到這個分際。祇剩得一絲半氣。那裏還會有養兒子的指望呢。可憐世界上沒有兒子的人做他妻子的若是知道好歹。務必趁他丈夫年輕力壯。早一點兒替他娶妾才好。致中一面說一面飛過眼光來。不住的向喜氏儘瞧。不防在這個當兒。劈面有一把刷子飛得近前。致中忙將頭偏得那。那刷子已從耳邊擦過。擦得耳朵上生疼。哎呀兩字還不曾出口。早見喜氏敲臺拍桌。帶哭帶罵跳起身。指着致中臉上說道。我把你這天殺的窮骨頭便該窮得一世。如今手頭不過才寬裕些。你也不想。想道是誰的本領。你這天殺的早就安着壞心了。風車打馬拿張三說着李四。

我。是。個。頑。壞。的。婦。人。醋。勁。又。很。利。害。天。殺。的。你。有。錢。你。儘。管。去。買。雙。紅。也。好。三。紅。也。好。不。該。道。樣。繞。道。兒。說。話。天。呀。我。是。出。了。好。心。沒。有。好。報。我。苦。苦。的。去。向。人。仰。求。鼻。息。這。天。殺。的。倒。想。趁。現。成。的。來。了。：：說。到。傷。心。去。處。越。發。哭。得。無。休。無。歇。阿。梅。在。旁。也。嚇。得。呆。了。致。中。方。才。懊。悔。不。迭。苦。苦。的。向。喜。氏。哀。告。道。是。我。脂。油。蒙。了。心。了。說。出。話。來。全。不。留。意。不。怪。奶。奶。生。氣。你。這。樣。金。玉。般。的。身。子。氣。壞。倒。值。多。了。請。奶。奶。饒。我。一。個。初。犯。下。次。若。再。這。樣。有。天。沒。日。的。疇。舌。根。子。任。奶。奶。怎。樣。責。罰。我。都。不。怨。：：說。着。幾。乎。要。下。跪。起。來。阿。梅。也。拖。着。他。媽。的。袖。子。儘。笑。喜。氏。方。才。拭。了。拭。眼。睛。哽。咽。說。道。我。若。不。是。因。爲。捨。不。得。阿。梅。早。一。頭。碰。死。了。你。也。不。用。同。我。扯。三。拉。四。橫。豎。以。後。你。已。有。了。銀。子。你。要。怎。樣。辦。還。不。是。由。你。怎。樣。辦。但。是。別。家。女。孩。子。怕。就。不。能。像。我。這。般。能。耐。得。貧。苦。了。那。時。候。你。跪。着。哀。求。他。的。日。子。多。着。呢。：：喜。氏。說。到。此。方。才。微。微。一。笑。致。中。

喘了一只氣。笑道：阿彌陀佛！菩薩開了眼睛了。當晚便也再不提起童穀家的閒話。轉殷勤的伏侍喜氏安歇。一會子問他可要喝口茶。一會子問他可要吃點茶食。好容易儘平生氣力將喜氏哄得喜歡起來。致中方才將心上那一塊石頭放落。第二天起了一個清早衣服也不及穿好。便取了一把錢。忙忙的跑到南街上買了三五十個葷油糖的大餠。熱氣騰騰捧得回家。恭請他夫人下床來用早點。像這樣又香又甜的好東西。黃府上倒好。有一年多不見他的面了。喜歡得那個阿梅跳上跳下。爬到一張椅子上不住的拿來向嘴裏擰。喜氏頭臉還不曾洗。也隨意吃了幾個。在這個當兒。驚的望着致中。冷笑一聲。鼻子裏又哼了一句。嚇得那個致中真魂出竅。忙把那個不曾吃完的餠。捧在手裏。必恭必敬想聽他夫人吩咐甚麼。誰知喜氏。一共也未曾開口。急得個致中摸不着頭腦。不得已低低說了一句。奶奶你好好的又做這模樣。則甚須

知。今天才下了床並沒有得罪。奶奶去處喜氏笑道。你得罪我的去處多着呢。我知道你性子狠大。昨天我不過略生了氣。並不會難爲着你。你該使性子便將那些話通吃在肚腹裏不再告訴我了。可是不是致中忙道。奶奶要問這事多呢。多呢。等我來細細告訴你那童老頭兒病勢危險。既是諸醫束手便該早死。死了也是天無絕人之路。不知誰說了一個僻方兒說他這病症人參燕窩都沒用。他既是銀毒攻心。便須用一二兩金子加點硃砂茯神煎湯給他服下去。這叫做以毒攻毒。他那太太便如法泡製好在他家金子是有的。果不其然。自從服了這湯以後。這病雖然沒有起色。却是喘得好些。一口悠悠的陽氣還在。床上推命他也知道那一班窮本家閑得利害。他却想起將來死後少不得要辦一辦喪葬的事。棺材旁邊沒有一個孝子披麻戴孝。冷清清的要被外人笑話。不如將計就計。趁他未死時候便請出一位族長在本家裏選了一個。

孩子過繼給自己。這孩子年紀約莫二十來歲，倒生得很標緻的，不像窮人家兒女。話才說定，又有一個本家鬧起來，說若依家譜上的次序，應該是他的兒子過繼。他這兒子已有三十多歲的人了。童老頭兒沒法，經那族長做好做歹，便一個算是愛繼，一個算是應繼。兩個人都收留下來了。其餘的本家見沒有指望，方才各自散去。童老頭兒每人也送了他們十多塊洋錢。後來又替那個愛繼的兒子取名叫做童智仁。那個應繼的兒子取名叫做童仁。看着也十分歡喜，拿出錢來替他們製新衣服，穿得簇新鮮，不曾隔了幾天，一般都養得肥。肥白白的。我何以又說外甥施朗得了好處呢？因為那個叫做童仁的，在鄉村裏也曾讀過幾年書，心地却很聰明，自從做了童家兒子以後，他也不問父親死活，轉日到外邊游蕩，酷喜扶乩。有一天在一處亂墳上，同施朗會見，彼此談得非常親熱。施朗又使出他一身本領，說他怎生會扶乩，扶起乩來有許多。

多神佛都肯降臨濟顛祖師同孚佑帝君簡直是自家好朋友說到就到絲毫不敢留難童仁佩服他到極頂終日便約他在公館裏一桌吃飯一床睡覺：喜氏聽得笑起來啐着說道呸兩個男人家怎生向一床上去睡覺了我怕你說得大意連下顏子都要掉了致中忙笑着附喜氏耳朵低低說道外甥幾口鴉片烟你不是知道的好在那個童仁也是一個鴉片煙鬼我說他們在床上並不是一定睡覺不過彼此抽煙罷了喜氏點頭笑道這還說得有理照這樣講外甥有了這般靠背煙也有得抽飯也有得吃他母親倒可少嘔些氣了致中搖頭說道我那外甥的神通很大你以爲他得了這樣好處就稱心滿意不成早呢早呢我今天放個屁在這裏那童家的家私若不由那童仁手裏轉交一半給他你來挑掉我的眼睛你瞧着罷其實我們也不想沾他的光這叫做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罷了；；他們夫婦在此閑譁我

且緩表。再說那個禹氏太太因爲在庵裏耽擱一夜。等候明天慧仁的姐姐來家。好替他關那袁半街的亡魂。這晚是不消說得。那慧仁師太自然是殷勤侍候。將自家潔淨床鋪騰挪出來。讓太太安寢。慧仁便陪著在一張小床上尋出話來。談談說說。一直有三更時分。禹氏睡着了。慧仁方才打了一個盹。天剛黎明。早跳下床。站在禹氏床前側耳。聚聽他的呼吸。半晌工夫。禹氏忽的咳嗽了幾聲。一口痰含在嘴裏。欠起身子。要吐向地下。慧仁早掀開帳子。攏着。說道。太太休得勞動貴體。受了寒涼。不是要的。這一口痰。我替太太接過來。吐出去罷。說着。便撮起自家的嘴套在禹氏脣下。禹氏嗚嗚的說道。這個可使不得。仁搶了幾步。真個含着吐向外間去了。禹氏好生過意。不去說師太這般體貼。我叫我如何消受。真是不當人子。慧仁用手抹了抹嘴。笑道。太太說那裏話。太

大害的那副眼睛你們乾姑太太尙不嫌骯髒把來用舌頭舐着我們尼姑是佛門弟子益發要照應太太的了禹氏笑道這原難爲他呢不瞞師太說他豈但替我儘舐連那一股膿血他都一口一口嚥入肚腹還說這膿血都是人參燕窩的精華你看他這樣多情多義叫我如何不喜歡他慧仁聽到這裏不禁怔了怔笑拍着手掌說道阿彌陀佛太太的膿血尙且有人參燕窩太太的那口痰可想人參燕窩益發多了我就忘記嚥入肚腹白白地吐向外間去了這不要遭天雷來劈我好太太你这一次若再吐痰便賞給小尼吃了罷慧仁說完這話便老睜着眼等候禹氏再行吐出痰來好讓自己去吃嚇得禹氏那裏還敢再吐連咳嗽都死勁忍着然後走得下床慧仁早吩咐小沙彌們端整梳妝胭脂香粉擺了一大堆下來禹氏笑道師太菴裏也還有這些物事慧仁笑道小尼們前世裏不曾修好端端正將頭髮都剃乾淨了那裏有這福分來搽

脂粉不過各公館裏太太少奶奶小姐們時常到小菴裏來隨喜不替他們預備着。難道叫他們黃臉黃眼的回去？禹氏此時已將頭髮梳好站起身子。洗手笑道：「師太將脂粉檢起來罷，我戴着老爺的這東西，一概不用。」慧仁笑道：「不錯，不錯。其實太太這副臉皮子比羊脂玉還白又細又嫩，搽了粉轉顯不出太太的本色。」一直延到午飯過後，外面小沙彌跑進來通報說馬老太回來了。禹氏同慧仁忙起身迎接，早見一個太婆，生得異常肥胖，單論那顆腦袋足有八九斤重，摃着一副大肚皮兒，一步一拐，扶着一個小沙彌肩膀一路笑得進來。嚷着說道：「我早知道袁太太大駕降臨，便該早來伺候着，不防吃魏公館裏少奶奶留得緊，耽擱太太在這了。等了一夜，真是罪過！」一眼看見禹氏坐在偏殿上，笑向慧仁問道：「這位女菩薩想就是袁太太了。恕婆子老了，不能替太太請安！」說畢，氣喘吁吁的坐下來。慧仁一頭笑，一頭將禹氏

要。關。他。老。爺。亡。魂。的。話。說。了。一。遍。馬。婆。笑。道。容。易。容。易。你。們。快。將。老。爺。在。世。界。
的。生。日。年。紀。用。黃。紙。寫。好。了。填。上。名。諱。焚。在。香。爐。裏。包。管。一。請。就。到。禹。氏。檻。了。
擇。說。原。來。還。要。寫。疏。頭。這。件。事。倒。有。些。煩。難。呢。師。太。你。菴。裏。可。有。先。生。們。會。寫。
字。慧。仁。笑。道。不。妨。不。妨。我。這。裏。有。一。位。小。相。公。住。得。離。此。不。遠。我。叫。孩。子。去。請。
他。到。來。他。寫。的。一。手。好。字。凡。遇。着。小。菴。有。甚。麼。佛。事。那。施。食。簿。子。每。次。都。累。他。
的。大。筆。這。相。公。又。聰。明。又。和。氣。從。來。不。曾。留。難。過。：：說。着。便。招。呼。一。個。小。沙。
彌。快。去。請。那。相。公。到。來。小。沙。彌。答。應。去。了。慧。仁。笑。道。太。太。也。不。會。寫。字。我。們。愚。
笨。的。人。益。發。不。會。了。如。今。那。一。班。文。明。女。孩。子。却。是。不。然。甚。麼。字。兒。他。們。都。會。
寫。將。來。可。想。凡。是。做。女。人。的。再。不。會。有。這。不。會。寫。字。的。煩。難。：：大。家。正。坐。着。
閒。話。果。然。見。那。個。小。沙。彌。領。進。一。位。相。公。走。來。笑。嘻。嘻。的。向。慧。仁。打。了。問。訊。慧。
仁。便。告。訴。他。這。事。他。不。覺。怔。了。一。怔。重。行。笑。道。你。們。便。拿。出。黃。紙。來。讓。我。替。你。

們寫禹氏將那相公上下端詳了一會只見他眉如柳黛眼若明星髮漆唇硃，端的好一副姿顏笑起來那腮頰上兩個小酒渦子有三分深淺不由將禹氏都看得呆了便問他姓氏慧仁搶着替他說了誰知那個小相公轉向禹氏十分親熱太太長太太短的流水價喊個不住禹氏愛他不過等他將字寫完了轉一把扯着他的雙手扯近身旁細細問他近來還是讀書還是在家裏閒着那個小相公隨問隨答引得禹氏眉開眼笑全神注在小相公身上連關忙的事都不去留心偏生那個馬婆會作怪慧仁剛才將那張疏頭焚化他便連連的打起呵欠來坐在一張大椅子上挺胸脹肚不多一會工夫肚皮裏忽然有人講話：奶奶：奶奶你可想念我麼：禹氏剛在一邊同那小相公談心猛覺得這一種聲氣活像袁半街在世時候同自己講話一般不由鼻涕眼淚成大把的流得下來跑近一步緊緊將耳朵送在馬婆奶膀底下哭着

說道。你可是我們老爺？：哎呀，我怎麼不是你的老爺？難道隔了一年多光景，你就認不得我了？：禹氏又哭道：老爺，你目下在甚麼地方住着？：我在陰司裏狠苦，在日的錢鈔一概帶不了去。你可憐我。你將銀子拿出來，多交些給馬婆，請他在地下替我買一份房子，讓我先住下來，免得東飄西泊。慧仁師太他是好人也，請他超度超度我的亡魂。你第一不要愛惜銀子，救我要緊。禹氏不住的點頭，又問道：你可知自己怎樣死的？：太太又來同我取笑了。我不是因爲在門房裏坐着，被強盜用炸彈將我轟死的？我已經在閻王面前告下狀子，起意的那個強盜已被閻王爺爺將他拿入地獄受罪去了。

禹氏問道：那強盜名字你可記得？告訴我，好替你報仇雪恨。：此時只聽見馬婆肚腹裏咕嚕了一陣，便不狠聽得清楚，過了一會，又發恨說道：這天機是洩漏不得的好。在我的仇恨有閻王替我報過了，告訴你也不濟事。：

禹氏又道老爺你可知道媳婦不賢惠我被他已經氣出病痛來了：：那不是我們的媳婦：：禹氏驚道不是我們媳婦是誰：：他是我們的冤家對頭靠不住的好在你新近已拜了一個乾女兒這乾女兒爲人狠好將來你便同他好好過起日子來罷：：禹氏聽到這裏不禁將個舌頭伸得有二寸來長搖頭咂舌說道委實靈驗極了我拜乾女兒這一件事陰司裏都會知道：：我不能久留要別過你走了你椅子背後有兩個差人他們催促我狠緊：：禹氏掉頭一望嚇得毛骨聳然彷彿真有兩個差人站在背後似的又聽見袁半街說道要走止不住淚如雨下只說得一句你好生走罷不時的回家來看望看望我：：說畢這話再也聽不見他答應馬婆又長長的打了幾個呵欠揉揉眼睛望着慧仁說道袁老爺來過不曾我在陰司裏會見他之後我便模模糊糊的不省人事了慧仁笑道等到這早晚呢老爺同太太早談過體已

兒。了。你。還。在。這。裏。說。這。樣。夢。話。引。得。衆。人。一。齊。大。笑。便。連。那。個。小。相。公。也。吃。吃。的。個。笑。不。住。禹。氏。嗚。咽。說。道。可。憐。老。爺。還。住。在。露。天。裏。呢。我。們。家。裏。這。樣。高。房。大。屋。有。時。冷。起。來。還。忍。受。不。得。既。是。老。爺。這。樣。吩。咐。就。請。馬。老。太。趕。快。費。點。心。兒。在。陰。司。裏。替。老。爺。覓。一。所。房。屋。要。軒。敞。些。另。外。多。留。一。個。房。間。將。來。我。死。之。後。省。得。又。另。費。手。脚。這。筆。款。項。用。多。少。將。來。開。一。篇。帳。目。給。我。好。照。付。至。於。師。太。這。邊。便。多。幾。位。徒。衆。做。他。一。個。好。好。水。陸。道。場。一。切。費。用。我。叫。人。送。過。來。斷。不。誤。事。慧。仁。笑。道。太。太。說。那。裏。話。一。年。到。頭。小。尼。們。承。太。太。看。顧。記。得。也。數。不。得。了。這。點。點。佛。事。小。尼。便。報。効。老。爺。也。使。得。禹。氏。正。色。說。道。這。個。我。就。不。敢。勞。動。了。做。佛。事。的。錢。如。何。能。叫。你。們。吃。十。方。的。報。効。難。道。還。叫。老。爺。結。下。來。生。債。不。成。慧。仁。笑。道。太。太。一。生。只。是。這。般。梗。直。脾。氣。凡。事。從。不。肯。刻。苦。我。們。太。太。不。用。着。急。小。尼。都。依。太。太。便。是。禹。氏。這。才。歡。喜。又。笑。着。說。道。我。拜。了一。個。

乾女兒你們瞧老爺便這樣喜歡可惜是個乾女兒再好些也沒有多大益處
我倒想將這位小相公收做乾兒子老爺聽見不應該益發高興但不知這位
小相公可願意不願意慧仁剛待上前來湊趣不防那個小相公格外伶俐聽
見禹氏說出這話他早搶得近前殷勤的叫了一聲乾娘兀自行禮下去
禹氏好生快活雙手將他扶起便從腰間荷包裏掏出一對小銀元寶兒遞在
那小相公手裏說道這點東西給你做見面禮罷休得嫌我輕微今天我便
帶你回去走走好同我那乾女兒會一會可惜你的年紀比他小了好些不然
站在我面前真是天生一對：：慧仁同馬婆都笑道太太真好福氣太太使
是一位觀世音小相公是個善財童子可想那乾小姐也是龍女了：：大家
正鬧着恰好蔡媽已跟着轎子來接禹氏又命沙彌在庵外另喊了一頂轎子
命那小相公坐上去一齊回入公館這時候銀枝已在屋裏迎接禹氏同那小

相公下了轎，走得進內。一眼瞧瞧銀枝，便指給那小相公說道：「這是我的媳婦，便是你的嫂嫂。你們先過來見一見那小相公。」咬着牙齒忍笑，向銀枝作揖。下。去銀枝向他仔細一瞧，這一瞧非同小可。幾乎連哎喎兩字都喊出來。畢竟這小相公是誰？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寫喜氏處，不加一貶語，而其奸滑已如見紙上。舐眼一段，直欲使人作三日嘔。雖然士大夫如此者多矣，吾於喜氏又奚責焉。

從黃致中口內閒閒敍出施朗近事，而後文之離奇變幻，已伏於是。有草蛇灰線之妙。

夫婦閒話，忽因娶一小語，遂引動河東獅吼。橫風斷雲文字，乃不平板。

庵中認義子，事奇文奇矣。然有疑爲節外生枝者，是不善讀書者也。諸君聰明，觀於銀枝吃嚇一語，當已悟出其人。

魅 鏡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三回 繩繮香絲人歌赤鳳 婉菲貝錦我怨青繩

葉文霞自從辭出學校便在家裏讀書寫字同母親商議思量要到上海在父親身邊碰碰機會覓一個棲身之所他的母親一時固然捨不得他遠行他自己心裏也因為放不下銀枝覺得銀枝越看越親密越是別他遠去魚消雁息後會茫茫未免有些對他不起所以滿意要想同銀枝偷會一會一者表明心迹二者好向他決一個行止無如幾次三番打發路子飛去向銀枝要求這話銀枝總是毅然拒絕說是非親非故男女私會在一處無私有弊恐怕別人流長飛短於彼此聲名有礙文霞得了這樣消息真是紅愁綠恨怨懨淒花寫不出他心頭情緒每逢念到空商隱那個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的詩句不禁潛然淚下路子飛有時候也跑來同他談談笑笑無奈乎

飛是個天真爛熳的女孩子。還有好些心事同他告訴不得。所幸文霞却嬾於酬應外邊朋友也還不多。先前那個施朗便因爲那四首小詩幾乎吃了他的大虧。自此也不同施朗往來。花晨月夕無可消遣。自己住的房子不遠有一座靈徽尼菴。他菴裏地址雖然不甚廣闊。却是寂寂禪房深深花木。文霞愛他幽僻。常走去隨喜隨喜。慧仁因他是個小孩子。生得又好。又知道他曾經在學校裏讀過書的。有時也烹壺好茶。設些果點請他坐下來講話兒。庵裏若是遇見有甚麼佛事要寫疏頭或是一封兩封平常函信都請他捉刀。是以這靈徽菴裏常常有文霞的足迹。事有湊巧偏生禹氏這一次無心相遇就很愛他。公然又要收他做個乾兒子。在禹氏雖是無心。在文霞却還有意。以爲從此聯了姻。姪便可以常近銀枝的芳澤了。你們不瞧見他那樣歡喜分兒恨不得一路滾入禹氏懷裏。至於他的姓名當時雖曾告訴了禹氏。作者在前回書中即

不會表明這也是做小說的慣例。藏頭露尾，一直敍到篇末，好讓人驚奇詫怪的意思。論文霞心理方且以爲是遊戲三昧。禹氏將他攜帶入室，驟見銀枝便吩咐近前喊他。嫂嫂文霞暗自好笑，深深的望着銀枝，作揖下去，只嚇得銀枝叫苦不迭，勉强還了一個萬福。文霞背着禹氏，儘管向銀枝以目相意，以爲你不許我到來見你。我今番也就來了，看你怎生躲得過？我羞得個銀枝低頭拈帶，默然不語。禹氏又將文霞姓名以及在庵裏相會的事迹一一告訴銀枝，一面又吩咐蔡媽預備茶菓，將在菴裏的回香向佛堂上燒起來。命文霞拜一拜。佛禹氏此時早走入房間去換衣服，忽然想起一個人來，忙問道：「大小姐呢？」我回家有一會工夫了，如何不見他出來見我？銀枝剛同文霞站在一處，深恐文霞露了破綻，被人瞧見，趁禹氏問他這話，忙走入房裏，笑說道：「姐姐昨天便回家去了，留他他也不肯答應。禹氏將頭一扭，冷笑笑道：「他好端端的在這邊住着。」

是誰叫他回去的，說畢便叫銀枝出去一疊連聲喊蔡媽進來問話。蔡媽笑嘻嘻的走得進房，揚着喉嚨說道：這事要問大少奶奶呢！大小姐因爲同大少奶奶淘了一場氣，少奶奶便將大小姐趕得走了。禹氏將桌子一拍厲聲問道：他有這分兒趕他究竟爲的甚？蔡媽又低聲將昨天喜氏因爲肚裏疼痛開太太箱子尋取痧藥被少奶奶一頭碰見，賴他偷了太太銀子，人人有臉，樹樹有皮。大小姐聽見這樣誣栽的話，他如何還能賴在這裏？小婦當時本勸大小姐等太太回來再說罷，可憐大小姐淌眼揩淚說：太太面前叫小婦回稟一聲。他萬等不及太太回來告辭了，話才說完，禹氏順手早將卓上茶杯碗碟一古攏，翻掉滿地，大哭大喊說道：好呀！我剛才得了一個乾兒子，便被人偷去一個乾女兒，我是孤苦的老命，甚麼事人都容不得你們不要做夢！以爲我愛了乾女兒，便想出法子來去攏，逐他莫說他不曾偷我的銀子，便是成千成萬。

的銀子被他偷了去。他是偷的姓袁家裏的不會偷到你姓童家裏的你童家陪的那一點點粧盒任是擋在門外也沒有人拿正眼去瞧。他要你千方百計同我親愛的人做對好好你有手段趕他我就有手段趕你看我兒子回來同我要婆娘罷我有的是腦袋你一般會挑唆你的丈夫將我腦袋取了去：說着便要出來同銀枝拚命銀枝知道喜氏回去的事已經發作平時被禹氏咒罵他都忍耐得不去理會今番見文霞還坐在屋裏又是羞愧又是傷心背轉臉已將一方手帕哭得透濕聽見禹氏要趕他出房他早一轉身子跑回自己屋裏去了此處文霞已嚇得滿臉雪白又捨不得銀枝受這委屈見禹氏出來他便搶上去一把攔着哀告道乾娘何必如此生氣看我分上饒了嫂嫂罷大小姐雖然已經回去乾娘只消打發人去接包管就來只不知這大小姐住在那裏不然我早就跑得去將他死拉活扯拖得來見乾娘：禹氏因爲礙着文

霞。面。皮。不。好。意。思。使。出。他。潑。辣。手。段。又。被。他。提。着。這。話。真。個。喊。過。蔡。媽。叫。他。親。自。去。到。大。小。姐。那。邊。無。論。如。何。務。必。請。他。各。事。不。用。介。懷。都。有。我。乾。娘。做。主。他。若。是。不。來。倒。像。同。我。生。分。起。來。了。蔡。媽。含。笑。去。後。文。霞。很。沒。意。思。坐。一。會。也。就。向。禹。氏。告。別。禹。氏。笑。道。我。們。家。裏。事。務。你。聽。着。不。用。笑。話。今。天。我。也。不。再。留。你。你。得。了。閒。工。夫。儘。管。向。我。這。裏。走。動。慧。仁。告。訴。我。說。你。府。上。屋。子。狠。小。讀。書。寫。字。一。定。繁。雜。我。們。這。邊。還。有一。所。好。的。書。房。打。從。你。乾。爺。死。後。也。沒。人。在。裏。面。居。住。你。如。不。棄。嫌。便。將。行。李。搬。得。來。在。書。房。裏。用。用。功。再。清。靜。不。過。但。不。知。道。你。的。母。親。放。心。不。放。心。文。霞。聽。了。大。喜。忙。接。口。說。道。母。親。若。是。知。道。我。在。乾。娘。這。裏。斷。然。沒。有。個。不。放。心。的。道。理。我。依。乾。娘。的。話。早。晚。便。搬。來。住。着。也。可。以。常。常。替。乾。娘。請。安。禹。氏。笑。道。請。安。呢。却。不。敢。當。好。在。以。後。都。是。一。家。的。人。各。事。不。嫌。簡。襄。就。好。了。且。緩。表。文。霞。回。去。同。他。母。親。說。些。甚。麼。再。講。黃。致。

中見他妻子負氣回家，心裏懷着老大鬼臉，深恐這事決裂了，便斷了這條生路。鎮日裏不敢出門，老伴着喜氏尋些話來談笑，不過第二天晌午時分，他住的那三間兩廂的房屋，是個開門兒，山大門却不用關閉，天井裏只用了一方木板遮擋着，便借此分個內外致中。這時候忽聽見外邊有人咳嗽，阿梅早跑得出去瞧看，蔡媽便問他你母親在屋裏不在，致中不由心上跳了兩跳，登時伸出一個大拇指兒，豎至喜氏面前，低低笑道：「你還說不出三日定然打發人來請你果不其然？」如今才隔了一天，蔡媽居然跑來了，喜氏微微含笑，端坐在屋裏，動也不動，轉是致中迎得出去，蔡媽瞧見喜氏笑說道：「好呀，姑太太儘坐在公館裏納福，便不體恤我們，巴巴的累我跑這一趟，喜氏冷笑道：「誰叫你跑這一趟的？太太可回公館不會？」蔡媽揚着頭說道：「太太不回來，誰還敢支使我？老實說，我是吃的太太的飯，不是吃的別人的飯，太太特地吩咐我過來請大。

小姐前去喜氏笑道我不去了替我好生回覆太太：致中趕在這當兒早端過一張板凳請蔡媽坐下來又親自忙着裝烟倒茶又插嘴說道太太既請你你爲甚不去太太又不曾惱你你這般負氣不叫太太聽着寒心蔡媽笑道姑老爺你歇着罷不當人子倒累你老人家伺候我可又來了姑老爺的話真是一點不錯太太因爲看不見大小姐已經鬧得天翻地覆差不多要同大小奶奶拚命了喜氏哼了一聲說道兩條命應該拚得一條才得安靜呢一家有一個主一廟有一個神像這樣無法無天也不成你們公館裏的氣派致中一面倒茶一面笑道媽媽你請安坐着不用同我們客氣我們是何等之人承太太情看得起我們今天便是打發一條狗來我們也不敢怠慢他何況是媽媽：說到這裏又催着喜氏道你換件衣服便趕快去罷若再推三阻四不但對不住太太而且對不住這位媽媽：蔡媽笑道真真姑老爺說出幾句

話來叫人心裏快活。不過我不怕大小姐生氣，你也不用在這裏使性子。除你乾女兒而外，太太又收了一個乾兒子了。萬一你不肯去，太太把喜歡你的心腸移過去歡喜他。那乾兒子那時候你又有甚麼法子呢？這一句話不打緊，真個深深的戳入喜氏肺腑。不由失驚的問道：「啊呀！這乾兒子是打從幾時收了的？」如何我一向不曾聽見。太太提起：「致中手裏一杯茶剛待送給蔡媽，不防聽見這話。一個失手，瑣瑣一聲，將那茶杯直攢落地下，濺得蔡媽那條青布裙子滿裙的水。蔡媽也叫了一聲：「哎呀！」站起來，拎住裙角，使勁的抖。阿梅早捲了一塊抹布，彎着腰替他拭着，致中忙將地下碎磁拾過一旁，大睜着眼睛聽他們講話。蔡媽重行坐下，笑道：「這是意外的事。大小姐你先前如何會得知？」說着便將禹氏在庵裏會見文霞如何愛他，不過收他做了乾兒子的話說了一遍。又說這位小少爺生得真是體面，又白又秀，單論他那一副小腮。

龐兒搗都搗出水來不怪太太看着歡喜便是：喜氏不等他說完忙問道這少爺你知道他姓甚麼叫甚麼蔡媽想了一想笑道也是姓蔡罷我記得同我這蔡字是一家又道不是不是他是姓葉我說的呢菜葉子菜葉子不是同我姓的這蔡是一家名字我委實不知道了致中吃了一驚忙問道這葉家相公不是生得一個長瓜子臉兒笑起來兩腮上有兩個小酒窩的論他身段也沒有多高同你們少奶奶站在一處簡直不是活像一對小姐妹麼：蔡媽笑道姑老爺的話一點不錯難不成姑老爺是同他會見過的：喜氏插嘴說道沒的活見鬼罷到了你嘴裏便說得這樣活靈活現太太才收得的乾兒子你知道他是張長李矮轉說得這樣高興致中向喜氏擠了擠眼睛笑說道你這人委實糊塗你通記不得外甥上次鬧的那件把戲做詩做出笑話來的那個葉文霞蔡媽笑道確了確了好嗎我也聽見太太他們講說這相公名字

上真有這個雲呀霞的大小姐你們既然認識他那更好了在一處兒不是越發親熱喜氏此時且不理會蔡媽說話轉望著致中冷笑道哦原來就是那個小葉噴噴瞧不起那小鬼頭真個有這樣本領他拜給太太做乾兒子分明是明修棧道他隨後在背地裏好同那小婦偷情便叫做暗度陳倉了那小婦口口聲聲冤賴人做賊他背着婆婆同丈夫去偷漢子便是應該的這準是那小婦做成的圈套教導那小葉走這一條道路怪道他同丈夫常常反目呢蔡媽你也上了歲數有閱歷的人但凡像這樣的婦人一定戀著外遇方才不把自家丈夫放在眼裏（冤哉枉也讀書至此不禁爲銀被一哭）像我們這樣拙口鈍腮倒是一夫一妻同心合意的過日子外間再有好的男子漢我們都是清水下雜麵也不肯拿正眼去瞧他一瞧姑老爺他這活口站在這裏呢你去問他看我可曾有點破綻兒落在他眼裏不會好好放着我姓黃的一

天不死都叫那兩個男女跳不出我的手掌心兒；喜氏越說越得意一面收拾一面顛頭播腦價發笑。蔡媽聽見他這話裏的意思已經明白一大半了，連忙笑着說道：這有何難？大小姐你快隨我過去在太太面前替他一本奏上三十晚上的灶王爺有一句說一句包管那小婦立刻沒有容身地方還有一頓熱鬧好看；其時喜氏已將禹氏送給他的兩件衣服穿着好了首飾也戴得端整臉上重重的抹了好些鉛粉額角上的胭脂印得通紅的直把個致中看得呆了身前身後仔細端詳了好一會裙角有點皺紋又俯下身子替他用手扯了又扯然後說了一句好了喜氏這時候且不動腳轉望著蔡媽冷笑。道依你這樣辦法倒沒有好戲做來了你且不要着忙停會子我們見了太太依舊裝着沒事人的一樣千萬不要露出風聲轉吃那小婦們做了手脚去致中也笑道乾兒子也不過在日間走動罷咧終不成黑夜裏敢跑入少奶奶

房間這捉姦倒不容易喜氏扭過臉來向蔡媽問道你可聽見太太叫那葉相公住到公館裏不曾蔡媽笑道這倒不會聽見（禹氏吩咐文霞來住書房的話蓋在蔡媽往請喜氏之後所以蔡媽不得而知）喜氏想了想重行笑道這也不難等我這番去替他們湊個趣兒不怕他會飛上天去……說到這裏嬌聲怪氣的向致中說道門戶（句）火燭（句）早晚茶水你替我當點心兒阿梅是靠不住的一時不自在少跑去同外甥混在一處他們是沒有好路走的不是花烟間就是私門頭身子要緊花費銀錢還是小事致中沒口子答應說道奶奶走罷你的話我都理會得蔡媽笑道大小姐真是玲瓏心竅甚麼事都想得週到姑老爺也有四十多歲的人了難道你還防備他去走錯道路喜氏走着笑着說道蔡媽你不知道男子漢的心腸他們防着女人像防賊似的至在自己的行動就不管好歹了饒我這張窮嘴出門一次叮囑一次保不定回

家時候還要叫我淘氣這一番話說得蔡媽不住格格的笑說道大小姐說得真是好聽兩人且談且笑一路行來早抵袁宅門首用的那個家人剛背着手在門外閒望一見了他們忙道好了大小姐到了快請進去罷太太坐在屋裏生氣呢說請的也不來請人的也不來偏着我再去催請是我在此偷了個懶我料定大小姐必然是一請就到再也不會不來的果不其然不是應了我的話了蔡媽同喜氏都笑了。一笑立刻忽忽的走入那座佛堂裏見禹氏閉着眼捻着佛珠子在那裏喃喃得不住價念佛喜氏走得近前叫了一聲乾娘禹氏開眼笑起來說好麼累我等了這半日你這時候才到你通不知道我狠情記你喜氏一句也不開口用手將眼揉了揉登時撲簌簌的流下滿臉的淚喉嚨裏只顧嗚嗚咽禹氏好生不忍一把拉着他笑道好兒子你不用傷心你旣事我早已知道那賤人的言語我是再也不肯相信的適才已經給我

鬧過一頓。你安然住在這邊。他若再有欺負你的地方。看我拿這老命去拚了。他喜氏方才哽咽說道。我就因爲怕娘生氣。凡事同他都不計較。他越發將我這敬字當做怕字處處同孩兒要過不去。娘放心以後。我都儘讓他些。只要娘無災無病。過到二百歲歸天之後。我將娘送下土。我就跳入土裏。叫他們拿土將我掩蓋起來。在陰司裏。我們還做母女。禹氏笑道。就這話。便見你的孝心了。怎生怪我不歡喜你？說着又將在庵裏如何關亡。如何認了一個乾兒子。那乾兒子生得如何齊整。一把來告訴喜氏。喜氏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當時也不曾說甚麼。再說葉文霞別過禹氏之後。一路跳躍跑回家中。心裏快樂得甚麼似的。剛跨入大門。見他母親坐在堂屋裏紡紗。手飛也坐向一旁。用手工理那籃子裏的棉線。抬頭看見文霞兀自將綫放下來。笑道。恭喜。恭喜。文霞。你如今是過了明路的人了。這一來有這一份好親戚。還不趁了你的心願？

文霞聽見他這一番話不由怔住了笑道耳報神好快你怎麼知道這事路
干飛笑道給個榧子你吃吃呢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爲我是一個東方福爾
摩斯甚麼事打探不出你想要瞞我還早呢他母親俞氏笑道你妹妹同你取
笑的他也因爲到我這裏來走走却好隔壁靈徽庵那個小沙彌跑來告訴我
這事說你被袁太太愛上了要你做他乾兒子我還說我們一個寒士家的兒
女沒的高攀不上罷那個小沙彌又說這事已經成了你們少爺已被袁太太
攜帶回去兒子你果然有這事沒有：文霞此時便笑嘻嘻的從身邊掏出
萬氏給的那銀錠兒送至桌上又說袁太太爲人怎生和氣他家媳婦彼此也
見過了認爲叔嫂干飛冷笑道叔嫂叔嫂這一來可好了再不用向我糾纏說
要跑去會一會以後你們便成日成夜去會罷愈氏正色說道這可使不得他
已是嫁給人家的人了你們以前又做過求親那一件蛇足的事沒的被人家

議論長短；文霞也不會理會他。母親說話轉俯向于飛肩上笑道：我們成日成夜價去會你，敢是着惱麼？于飛一手將他推過去，憤憤的說道：干我甚事？我惱不惱又干你甚事？倒是你留點心兒聽說袁太太還有一個乾女兒呢！爲人很是憊賴，萬一露點形迹在他眼裏，你如何對得起銀枝姐姐？文霞笑道：這話一點不錯。銀枝姐姐同那廝已結下仇恨，我這不服氣乾娘還一味袒護着他；當時又將銀枝同袁氏負氣的話告訴他。母親和于飛于飛笑道：那女人賊眉賊眼，簡直是個積年老賊。不但銀枝姐姐要疑惑他便是我眼睛裏也看不下去，偏生袁太太相信他，儘同銀枝姐姐做對。愈氏接着笑道：俗語說得：好頭頂尿藍市。家家說媳婦，這也是世界上做婆婆的通病。若是僥倖娶得一房媳婦，我就不這樣。文霞聽他母親說這話時候，他儘着拿眼去瞧于飛，瞧得于飛臉上通紅起來，低下頭只不開口。愈氏又說道：今天你父親有回信來。

了。我請路小姐念給我聽。信上說是已經接到你做的詩。他也替你在報紙上登過幾首。一般有人跨讚你做得很好。又說如今詩詞歌賦是用他不着的了。叫你得了功夫或是做做雜件或是做一兩篇小說。做得好一樣有人拿錢來買你的稿子。做可以得點補助家中用度。就不消愁得了。至於到上海這一層。一時也不必忙着你去斟酌看還是回你父親一封信也應該的。文霞拍手笑道。做小說却也不難。只是想在這小說上享名狠難。一經享了名。做出一篇稿子來。不問好歹。就有人搶買了去。像我們這樣初出茅廬的小孩子那就難說了。任你嘔盡心血。送給他們去看。他們不是吹毛求疵。就是三文不值兩文的拿低價來欺負我老實。說那一班書賈。他們是不會生着眼睛的。只問你的名字。不問你的小說。于飛扭頭笑道。這話我就不大相信。名字是不錯了。萬一書真做的不好。他們難道就不理。會得文霞笑道。正是的。了外間儘有一種半瓶。

醋的人假充內行看見有名的人做的小說便跟着旁人一昧讚歎賞要是沒有名氣的他便夾在裏面瞎七瞎八的評論不是說詞句欠通就是說情節平常好像他真是個小說大家特具隻眼似的其實他連裏面的字都還沒認清楚這種人我也看見不少了覺得他又可恨又可怕一番話史說得于飛大笑起來說我不信你這形容得也太過分了文霞道還有可笑的哩有許多無聊的文士明知道他自己的小說賣不到錢一般去偷用別人名字刻在各種小報上買這小說的人也就瞧不出来了母親既有這個吩咐我隨後就學做起來碰碰機會也使得咳目前念書的人這經濟問題上也就困難得很了于飛又笑道然而不然一個念書的若要全靠著筆墨去尋飯吃簡直要將肚皮餓塌了你不相信同你做對的那個施朗論他學問不但及不得你也還及不得我然而他生成有一副玲瓏手腕異想天開將自家住宅前面三間房子打成

影響簡直是生死關係。文霞做這詩的意思雖然與那些輕薄子弟心理不同。然而像這樣與他無益與我有損的筆墨還是藏拙的好。我希望他將來爲一個文學家或爲一個政治家兒女私情不是他這貧寒學生可以效法得的。（金玉良言子弟當奉爲圭臬）況且他做了這詩以後別人縱是體諒我同他不至有別樣的曖昧。然總保不住人的心裏不有些疑惑。他此次若再不顧輕重跑來同我相見這不是愛我反是愛我了哇。至於他這番退學論我的心却很不以爲然。既是 he 已將信函送入學校這也不必再提了。他有心往赴上海倒也是正經。靠着他老人家在一處凡事總有個照應。你去替我問他若是錢不敷用儘管向我這裏取付財帛是身外之物我已經將我這身子看得像死灰槁木一般何在乎這區區阿堵呢。他若是不負我等我將來死後每逢清明寒食他携同妹妹用一盂麥飯幾串紙錢悄悄的跑向我墳墓旁邊喚一聲薄

命姐姐銀枝隨時灑些清淚在黃土上面。我雖死在九泉也就生就不盡了。銀枝說着不禁簌簌的落下淚來于飛也是聽着難受忙含笑攔道姐姐說那裏話像姐姐這樣享福都還想死起來我們便不該一日活着了銀枝拭淚笑道這其中的情事妹妹年紀輕一時也領略不到怪我也說得太頹喪了我還有一說呢我同文霞今生是沒有再見的緣分我已打定主意我們兩人所有未遂的心願將來都望妹妹替我們補償妹妹你須千萬自愛我就將你當做銀枝的替身了；說齊儘望于飛含笑于飛也猜出他語中用意不免羞得將個頭直低下去銀枝也怕他含愧重搭訶說道上次我送給妹妹那副金鐲妹妹不是向我說的須得用兩顆大珠子嵌在上面方才好看只是目下那裏去尋這樣又圓又大的珠子呢過後我便將自家一對珠花拆卸下來選了兩顆頂重的包在紅紙盒裏停會子給妹妹拿去罷；銀枝一面說一面便輕輕

握着手飛玉腕瞧了瞧笑道怎麼那鐲子你不會戴敢是嫌他不甚時式嗎于飛奪手笑道不是不是是我母親替我收藏起來說平時戴着白蹭踢了東西況且也防着被我那二叔瞧見不在早上便在晚了必定要借了去換鴉片煙抽銀枝嘆道哎呀你那二叔煙癮還不曾戒掉麼他前月不是叫你來同我商議借去二十多塊洋錢又說是合膏方子又說是製戒煙丸藥怎生如今還是依舊吃着他像這樣延捱下去不是自尋死路嗎于飛長長的嘆了口氣正待再往下說不防那個小婢在外喊起來說蔡媽媽過來了太太叫請少奶奶過去呢于飛見銀枝事情匆忙便起身告別說道姐姐這番話我當轉達給文霞知道此刻姐姐不得閒功夫我也不在這裏久坐了銀枝說道這不坑死人嗎適才同妹妹談得正好心裏也覺得舒貼些不知又有甚麼事來支使我過一天妹妹偷閒再來走走我們聚得一天算是一天說着又忙走近

妝檯旁邊輕輕開了首飾匣子，取出一枚紅紙盒兒遞入于飛手裏，說這便是那兩顆大珠子。你拿去嵌，鑰子罷。于飛笑道：又生受姐姐，我也不說多謝了！于飛走後，銀枝疾便隨着那個蔡媽走入婆婆內室，一眼早瞧見他婆婆身旁一邊坐着喜氏，一邊坐着那個靈徽菴裏的慧仁師太。慧仁忙站起來合掌說道：阿彌陀佛！少奶奶近來越發發福了。你們瞧，少奶奶這臉上真個有紅有白，不是生在這份有錢人家那裏會有這樣福。像禹氏接着冷笑道：吃了睡，睡了吃，不發福也要發福了。我聽見少奶奶房裏有朋友在那裏談心，本意不敢過去驚動，只是我這半眼簡直又睜不開來，沒的累着師太在這裏老等。少奶奶，我請你過來沒有別事。你到我房裏將那錢櫃子開開來，裏面有十張票子。每張一千文銅錢交給師太五張，請他替我在佛前多點些燈油，其餘的着門口老王送到黃師爺那邊並告訴黃師爺一句，他家師母是我留着在這裏做。

伴。一時不能回府。這幾句話。你可聽明白了。不曾不要失魂落智的吃人家笑。話銀枝忙答應了。登時進房。取出票子一半遞給慧仁。那一半便叫蔡媽送了。門口老王慧仁將票子接在手裏。眉花眼笑說道。我們庵裏那眼光菩薩再靈。聖不過不怕。你是瞎子。只須求求菩薩。或是多點幾斤香油。或是替菩薩換換袍兒。一般可以保佑你雙眼齊明。太太這眼病不多。幾天包管會好。那時候隨太太意思清香清燭請過去謝謝菩薩就完了。——凡此皆預爲下文張本。非閒筆也。——說到此又嘆噓笑了一聲。重行望着銀枝笑道。我說出這句話。又該引得少奶奶要罵我了。太太左右不過。因爲氣惱傷肝。以至肝火上沖。這眼便腫得像紅桃子模樣。無論吃甚麼丹方。一時總難得見效。少奶奶若有這樣孝心。每天清晨將口漱一漱。隨卽捧着太太雙眼。一口一口的舐他百十來次。舐不到三五日功夫。若不安然無事。你們儘管抉我這眼珠子去。——銀枝此

時。尙未及答言。禹氏放下一副臉色。冷笑說道。呵呵。不當人花拉的師太。你不用說這話。休得將老身草料都折盡了罷。我們少奶奶他平時最愛潔淨。不過椅子上稍有點灰塵毛帶子晦氣。擇個不了衣服略沾了些油垢。忙脫下來。賞人穿了。再也不靠身子的。他還戴着他公公的孝服呢。雖然不敢去穿綾羅綢緞。至于一搭胭脂一搭粉的。依舊打扮得像花枝模樣。我這眼睛流膿淌血。他能看我婆婆分上。不時的過來。問問我就感激不盡了。那裏還敢叫他做這孽畜的勾當。師太不是將話都白說了麼。承師太的情教導我。這方法我也曉得。這方法很有靈驗。我只恨我沒有這五寸來長的舌頭。不然我早就自己舐了。何用去仰面求人。他們雖在那裏講話銀枝。一聲兒只不開口。慧仁已瞧出禹氏語有諷刺。忙忍住不便再說。趁勢摺着佛珠子。顫巍巍的站起來。向他們婆媳們告別。禹氏笑道。師太好生走着。恕我不能遠送了。銀枝正鑿着一

肚皮悶氣也不去理。會慧仁逕自轉回他的臥室。誰知慧仁這一番無心的話却被一個有心人聽得去了。喜氏先前見銀枝去招呼于飛。他得了這當兒早向禹氏告苦。艱難哀求禹氏幫助禹氏念他各事尙如人意。所以適才命銀枝取了五千文送給致中去了一宿無話。第二天禹氏剛自下床。喜氏本睡在套房間裏的一經聽見禹氏的響動。他早跑得近前。問長問短。又替禹氏穿着衣服。端整被褥。禹氏扶牆摸壁。緩緩的走近妝台旁邊坐下。叵耐那眼睛不住的疼了一夜。此時已是膿和眼淚結了一層。又厚又黏的。庵封得一絲不漏。十分苦惱。驚從這個當兒忽的覺得有人走近身邊。捧着自家腮頰伸過一根涼浸浸的舌頭。兀自向那眼邊舐來舐去。禹氏這一快活不由哼唧連話都說不出來。心裏纔還疑惑是銀枝。因爲聽見慧仁的話今早特地過來做這件事。良久良久方才緩緩的說道好兒子倒生受你了。喜氏聽見這話忙笑了一句。

禹氏覺得這聲氣不是銀枝忙問道你是誰呀喜氏接着說道太太不用着忙讓我好好的再舐一會此刻膿血已乾淨得多了禹氏這才知道是喜氏替他舐了眼睛忙站起身來嚷道啊呀這是打那裏說起何敢勞動師母替我出這樣力我先前還當是我那不孝的媳婦呢我說的他那裏會有這樣孝心他若有這樣孝心我的雙眼倒不至害成這步田地了禹氏只管這般說喜氏却不暇答應那舌頭發益伸出伸進的舐得很是利害禹氏好生過意不去一面給他舐一面搭訕問道師母今有多少貴庚了喜氏又下死勁的舐了幾下方才回答着說道小呢今年才得四十四說了這句又接連舐起來禹氏笑道剛好比我小得三歲我將來便認你做了妹子罷喜氏聽見這話不由從心坎裏跳了幾跳忙笑說道太太言重了小婦人萬不敢當若是太太果然憐恤小婦人小婦人從此便喊太太一聲乾娘也好禹氏搖頭笑道

啊。晴。這。個。如。何。使。得。世。界。上。也。沒。有。三。歲。便。養。女。孩。子。的。道。理。喜。氏。急。得。將。舌。
頭。縮。回。放。下。正。經。面。孔。說。道。乾。娘。這。話。錯。了。太。太。是。金。玉。般。的。人。不。應。該。同。我。
們。計。較。年。紀。大。小。窮。人。活。到。一。百。歲。便。是。親。生。兒。女。也。不。該。認。他。做。娘。因。爲。他。
沒。有。養。活。兒。女。的。錢。他。這。做。娘。的。身。分。從。此。消。滅。也。沒。有。人。替。他。叫。冤。至。於。那。
些。有。錢。有。勢。的。太。太。莫。說。比。他。小。些。的。便。是。比。他。長。得。一。二。十。歲。一。般。可。以。拜。
在。他。膝。下。做。乾。女。兒。況。且。乾。娘。究。竟。比。小。婦。人。還。長。得。三。歲。呢。這。是。小。婦。人。心。
服。情。願。又。不。是。乾。娘。强。逼。我。的。乾。娘。若。是。不。允。許。我。我。便。一。頭。碰。死。在。乾。娘。房。
裏。說。着。便。真。個。跪。在。地。板。上。碰。冬。碰。冬。碰。起。響。頭。來。禹。氏。見。他。這。樣。做。小。服。低。
又。是。可。憐。又。是。可。愛。忙。一。把。將。他。扯。住。說。我。依。你。我。依。你。喜。氏。這。快。活。再。也。
形。容。不。出。死。的。跳。起。來。重。行。抱。着。乾。娘。頸。脖。舐。得。比。前。番。格。外。起。勁。說。也。奇。怪。
禹。氏。經。他。這。一。舐。那。眼。睛。便。漸。漸。睜。得。開。來。室。中。陳。設。的。什。物。都。隱。約。辦。得。清。

楚喜氏那裏還敢怠慢，趁勢將舌尖深深的攝入眼眶子裏面所有一切的膿血和淚都一口一口嚥入肚腹。故意的噏嘴，噏舌，噏齶，有聲。禹氏哼着說道：「好兒子，你不嫌污穢？怎麼生不將產臘東西吐出來？」喜氏正色說道：「乾娘說那裏的話？」乾娘的雙眼彷彿就是一顆太陽，一顆月亮兒。平時吃的人參燕窩，凡有的精華都在太陽月亮裏發洩出來。女兒有這福分，得着乾娘的精華補養，補養這是再好不過的了。還敢說是產臘把來白遭蹋了嗎？禹氏長長的嘆息說道：「咳！我苦了一世，只不曾修到養一個好女孩孩子。我早知道你這般的賢孝，我那錦春的兒也不該去同姓童的做親，娶你做了媳婦，可不是造化好兒子？」你權且歇着罷。我此時已覺得鬆爽許多了，留着功夫，明天再替我舐舐也是一樣：「娘兒倆在房裏談得正好，這時候銀枝梳洗已經完畢，特地到婆婆身邊來請早安。一眼瞧見禹氏眼睛已有些起色，不禁笑着問道：「婆婆大安了？」覺得

：：一句話未曾說完。禹氏接着冷笑道：安呢？有甚麼不安？不是我這乾女兒替我舐了一早還不是離做瞎子不遠了？銀枝方纔恍然大悟，噗哧笑了。一聲這一笑不打緊，那喜氏頓時臉上飛紅起來。禹氏又說道：你笑甚麼？敢是笑我收了師母做乾女兒嗎？老實說，自今以後你凡事總須聽姑太太吩咐我。連年多病多痛，一切家政也操持不來。如今有了你這姑太太，我也可以少操些心兒。你休得大刺刺的也須過來同姑太太見一見禮。銀枝只是趨着也不理，會心裏只在一旁發怔。禹氏微微睜開雙眼，方才瞧見乾女兒身上衣服甚是藍縷，便一疊連聲偏着銀枝去開自己箱子，揀幾件衣服出來給他換上。銀枝不得而已，才同蔡媽將箱子搭得下來，隨手拿了幾件，攢給喜氏。禹氏還覺得不好，只說了一句道：好兒子，你權且穿着罷。等我大好了再叫成衣匠替你按着尺寸重做。說時又摸到床邊，從首飾匣子裏取出一付包金鐲子，一雙。

耳環一枝赤金簪子遞在喜氏手裏笑嘻嘻的說道這也是我的巧打算你不用嫌輕論理你是我的女兒出門時候也該倒賠一副妝奩如今你也嫁得許久了巴巴的再來置備這些又怕給人家笑話隨後我再貼補你們罷；喜氏此時已是歡喜得無可不可接到手裏只覺得有些抖顫含羞帶笑公然躲入套房重行梳洗妝飭出來復將禹氏請入佛堂盈盈的磕下頭去行禮之後又向銀枝對拜了幾拜銀枝只氣得兩個小腮頰兒像蝦蟆似的幸喜他天性闊大倒並不是將那衣服首飾放入眼裏不過覺得他婆婆此舉有些不倫不類又知道那喜氏實非安分婦人此後家庭更不知作何現狀惟有喜氏從此驟升青雲顧盼自喜揆厥由來便是這一舐之功效甚速嗟乎讀書諸君吮癰舐痔當初總還以爲是古人的寓言未必實其有事今日照這樣看起來無怪乎社會上那一班不肖士夫只須有那三寸不爛之舌包管便一生吃著不

盡張儀。有言視吾舌尙在否。原來天地生人口齒之中。必須安着這一副舌頭。不獨爲吃飯說話。打算零外。還有這許多的作。用。你們看。奇也。不奇呢。喜氏每從清晨起來。必循例替乾娘舐那眼睛。一次不消七八日功夫。禹氏覺得眼睛裏障翳盡褪。清光大來。漸漸平復。如常他想起喜氏。這一番功勞。從心坎裏感激萬狀。不知道怎樣酬報他。才好致中連日也。常來問候。知道起妻子業已。螟蛉在禹氏膝下。他也就趾高氣揚。揚着實。自命做了袁太太的乾女婿了。稱氏這一天特地又備了筵席。請他們夫婦赴宴。吩咐僕婦們稱致年做姑爺。稱喜氏做大小姐。喜氏輕易也不回家。便一心一意的幫助禹氏料理家政。作威作福。已忘却本來面目了。可巧那個靈徽菴裏的姑子慧仁。聽見禹氏眼患疾癒。一心想慇懃他去進香。親自過來請示。此時看見喜氏換了一種氣度。不像前番會見他。單寒模樣。暗中打聽得是喜氏用了手段。才同太太聯絡親密起。

來心裏十分稱異。暗想我們當姑子的奉承施主也可算無微不至。然而還不如他這般敏捷。不消幾日功夫竟將一位的有錢太太弄得伏伏貼貼。照這樣看起來我們又打從那裏去瞧人呢。慧仁自是便不敢薄待喜氏流水般的不住。稱他小姐禹氏還恐慧仁不知道他的好處。笑着說道：「師太你瞧佛菩薩真有靈驗。我一生念佛斷不應該娶着一個攬家精的媳婦也是菩薩可憐我鬼使神差的偏生叫我遇見這好乾女兒。這一月以來要不是他裏裏外外照應得一絲不漏。便在我那害眼睛的當兒早該破了家了。」咳恨只恨他的乾爺去世得早。不然看見他還不曉得怎生歡喜呢。慧仁忙正色說道：「這是太太不想會見老爺罷。如果想會一會過世的老爺一點也不難。只消招呼我一句。我就能立刻將老爺請得來同太太談一談。」體已兒禹氏驚問道：「我還不知道師太還有這本領能關亡魂。這可巧極了。我那一天那一夜不想會他那死鬼老子。慧

仁笑道：若講關亡這件事，小尼却不懂得。也是太太洪福齊天，我有一個俗家姐姐。他在四十歲上就做了寡婦，閻王爺說他一生梗直，便派了他一份職務，是專在陰司裏走差，無論甚麼亡魂都能啓請。得來前月在蕪湖一家公館裏混了有好些時，太太少奶奶們都不肯放他轉回江北。他是因為想念着我，巴巴的趕到小庵裏住得還沒有幾天，可笑我那庵裏的門限兒，大半要踏壞了。不是人的脚步子出入便是鬼的脚步子，出入真是一點子閒空。太太不提到老爺，我一時還想不起這件事呢。橫豎太太貴眼已愈，總要到小庵去拈香的。太太說准一個日期，我就吩咐我那姐姐在庵裏伺候。太太罷，禹氏笑道：改日不如當日，我管在明天到寶庵裏去拜佛。慧仁聽了大喜，又向喜氏周旋了一番。然後才告辭回去。此處喜氏知道太太要到靈徽庵，早預備好了香燭紙馬，又支使門房那個家人，明早將轎子喊好，省得臨時手忙腳亂。第二天，

清早禹氏起身時候不見喜氏過來伏侍再一聽聽那一種洗衣服的聲音比甚麼還響得利害禹氏走出房門果然見喜氏正在天井裏漿洗呢不由嘆道好孩子你歇一歇罷大清早起不怕冷水冰了手快去收拾收拾我帶你一同到庵裏逛逛去喜氏只管不住的洗那衣服微微笑着答道娘換下的一條褲襠子女兒不替娘洗誰肯替娘洗呢我生性不喜歡頑要況且家裏沒有一個人照應也防着銀錢偷漏娘高興儘管去罷停一會子我還要去剝蓮子煨得稀爛的等娘回來吃禹氏聽到這裏益發嘆了幾口氣說我苟是早遇見你這好孩子那用白操許多的心既這樣說我便依你讓你如意沒的委曲了倒反不好：禹氏說畢方才攜帶了那個蔡媽上了轎徑赴靈徽菴而去喜氏等他出了大門東張西望見屋裏已沒有一個人影子順手將那衣服推過一邊兩隻水淋淋的手使勁摔了摔早倉皇失措的跳得進房扒到一張小杌子上

輕輕打開禹氏床頭放的一隻鐵箱，撈着那一包一包的洋錢，只顧望懷裏鑑。擦剛才擦了有三五包光景，已是挺胸疊肚，累墜不堪，正待跳下來放發一處，再行偷竊。不料猛一掉頭，忽然瞧見一個人，娘娘婷婷的站在房裏，悄沒聲兒，也不開口，只是咬着下帕，儘管笑。喜氏吃這一驚，幾乎傾仆下來，凝睛一望，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銀枝。一早來替婆婆請安的見喜氏在那裏鬼張鬼智，他就立定了。看他做作，喜氏羞得連頸項都紅起來，雙手托着胸口，彎腰曲背，老着臉說道：妹妹幾時過來的？我這一會子肚腹疼痛得緊，只怪你那不長進的姑夫，好端端的又累我懷了一份胎氣。今早替娘洗衣服，想是受了一點寒涼，我急得沒法，只好在娘這箱子裏尋些痧藥，尋了半會還尋不出，銀枝冷笑說道：婆婆這箱子他是放錢的地方，如何有痧藥藏在裏面？況且姐姐既懷着孩子，這痧藥也萬吃不得。內裏有麝香的萬一將胎打墮下來，那更不好了。喜氏沒

口子的答應忙又說道妹妹請在外間坐一坐讓我方便一會想該會好起來。銀枝笑了笑便移步出了房門喜氏趕即走近套房好容易將這幾封洋鐵卸下藏在自家床鋪旁邊然後又笑嘻嘻跑出來着實敷衍了銀枝一頓銀枝看他肚皮業已緊貼貼的不似先前膨漲模樣笑問道姐姐腹痛想已大好了怎麼連那胎氣都霎時不見不知姐姐如今懷了有幾多月份喜氏聽他問到這裏一時轉回答不出只管伸着五個指頭六七八的數個不住銀枝抿嘴笑道姐姐將來生下這孩子名字我都替他起好了不叫做財寶子便叫做阿龍姐姐通曉不得人家洋錢上新近都印着五爪盤龍慶喜氏分明白知道銀枝是打趣他恨得牙癆癆的又因爲自己理虧急切不敢同他辯駁只得冷笑了一聲說多謝妹妹想的這名字真好：：兩人正在那裏你一句我一句的磕牙忽的見那個蔡媽興匆匆的跑得回來銀枝忙問道哎呀你不在庵裏伺

候太太這一會子趕回來做甚。蔡媽笑道：「太太今天不回來了，那個關亡魂的老太太已被南街魏公館裏請去替他家媳婦向陰司裏走差。」師太便死拉活扯的留太太在庵裏住得一夜。先是太太不放心家裏不肯答應。後來還是師太說公館裏有大小姐姐同少奶奶看家還怕有甚麼強盜打劫。他不成太太強不過他面情遂吩咐我回來照應。照應門戶明天晚間再打發轎子去接銀枝。接着說道：「強盜呢？我們住在這熱鬧城市却也不消慮得。但是太太倒不防備。我們俗語說得好：家賊難防。狗不咬萬一在這當兒短少了甚麼東西我怕太太將來還告訴人不得呢！」喜氏此時被他刺着短處，萬萬忍耐不住。立刻豎起雙眉惡狠狠的向銀枝問道：「你這話說的是誰？究竟誰是強盜？誰是家賊？」銀枝冷笑道：「這個姐姐又何必生氣呢？婆婆原叫我們兩個人一齊看家。姐姐有這責任，我也有這責任。這家賊不是姐姐便是我了。姐姐若是在這裏挑剔，

字眼兒不是反覺得情急理虧；喜氏見他話說得狠有斤兩，知同他計較起來，一時不見得就能駁得倒。他氣忿忿的逕轉入房間不去理會。銀枝、銀枝也就懷着滿肚皮怨憤，站起來向自家住的那一進走去。蔡媽當時聽出他們兩人的語氣，猜准其中必有緣故，遂一步一步的躡着銀枝的腳蹤踅進房門，滿面笑容向銀枝詢問。銀枝也是因為憤不能平，不暇思索，將適才所見的事情一一老實說得出來用的。那個小婢站在銀枝身旁，不住的扯他衣袖，似乎叫他不用將蔡媽當做知己，恐怕說出是非的意思。銀枝將手一揮，怒道：「家有家主，廟有廟神。我便說了他的，不是難不成還怕他砍去我的腦袋嗎？」蔡媽不由望着那個侍婢冷笑，道：「姑娘你好多心。你將我這蔡媽當做甚麼人看待？我是一個有口無心直性的女人，從不曉得在背後唆三搬四的承少奶奶的情。瞧得起我，我有話都對我講了，又累你姑娘着急，攔着少奶奶不說，好像我便跑。」

去告訴他了：：那個侍婢經他一語道破不由夾耳根子通紅起來低着頭更不開口再提到那喜氏坐入房裏心裏想着這事委實不好萬一被他告訴了禹氏我這臉面還不打緊但是這地方以後便不容我久住了想到此便恨了恨說道萬一我要先發制人必須將適才偷的這銀包兒依舊歸還原處方才可以保得安然無事主意想定遂又打從牀底下將那幾封洋錢捧至箱子面前重行丟落下去落後祇剩了一包在手裏望入眼睛裏狠是發火咬了咬牙暗想便拿下這一包來不見得那禹氏便查檢得情楚說着便將這一包向懷裏一摟剛待轉身出房一頭早碰見那蔡媽含笑進來冷冷的說道慣做歹事的人便處處疑惑人做了歹事我很有些替大小姐不服這口氣你看可有這般道理枉口赤舌的編派大小姐偷摸太太洋錢其實不干我屁事若是我做着大小姐早跑去同他將這性命拚了也還值得不然在這門裏如何抬得

起頭來喜氏將眼紅了紅彷彿要流下淚來似的哽咽着說道蔡嗎你可算是個青天我姓黃的不過人窮些罷咧不是我誇口當初在家做女兒的時候成千累萬的銀子堆向大門口去也不值得拿眼去瞧一瞧如今是墮落下來了依棲在人門下深又不是淺又不是難得太太同我天緣將我當做心肝般看待也難怪那個小婦看着生氣自然有得沒得的拿來謔讏我譬如大前天我不過向他房裏去走了一趟後來他的銀針箍失掉了巴巴的叫他半頭來問我可曾瞧見沒有依我性子那時便該同他大鬧一場我左右因為太太眼睛剛好了些千萬再不能生氣兀自將這口冤氣按捺下去了好了我是敬他並不。是怕他他轉弄得錯了處處就想來捺我的頭罷。長安雖好非久戀之鄉好蔡奶奶外間天井裏還有兩件不曾洗完的衣服請你將他掠起來我也等不及向太太告辭立刻就回家去了看得叫人容不得我太太回來你將我這

意思回了太太我這乾女兒如何抵得過親媳婦呢讓他們好生過日免得我在這邊鷄爭鵝鬥：一面說一面用手在懷裏摸了摸覺得那封洋錢緊緊還在身邊便頭也不掉竟自向外間走去急得那個蔡媽忙攔着說道大小姐你這是做甚麼呢將屎屙在自家褲子裏同狗賭氣替你想也不值得太太難不成還相信那小婦的話你這一走沒有對證落得他向太太說你的不是了喜氏冷笑道頭上有天呢他說我不是還不由他說我不是我再同他當太太而去辯駁倒反輕了我的身分：蔡媽見留他不得知道太太回來定有一番洶氣落得瞧他們一個熟鬧遂也不再開口喜氏在街坊上本來是行動慣的一直走回家中見致中正在那裏同阿梅說話取笑一眼瞧見喜氏不由大驚失色跳起來問道怎麼怎麼你怎麼不陪太太轉回來則甚喜氏冷冷的將前事說了一遍兀自回椅子上一坐叫阿梅倒碗茶來喝着致中急道便是他

家少奶奶有甚麼閒話你也該忍一忍氣到底在那邊有許多好處如今這麼一來我們又該過饑荒日子了喜氏向他啐了一口喃喃的罵道砍了頭的你儘管放心不用你干預我的屁事我沒有這本領就敢同那小婦使性子了嗎我同你拍個手掌包管不出三天袁太太不打發轎子來接我算我不是人生父母養的都像你們這些不濟的爛貨你便拚命的賴在別人家裏又待如何致中聽他這番話才將心上一塊石頭放下只噴噴的望他呆笑喜氏呷了兩口茶又從懷裏掏出那封洋錢遞在致中手裏致中會意也不會問甚麼只有笑得格格的分兒喜氏接連又在荷包裏掏出一捲字帖上面印着花花綠綠模樣攢給致中說這是一個甚麼帖兒你認得字須唸給我聽一聽致中將洋錢放入房裏一張桌上重行跑出來瞧那字帖大驚小怪的說道這東西你打那裏得來的這是一張一百畝田的田契坐落在城外柳家莊時值估價每

敵四十千文足值。一四如四便是四千串錢上面只戴每二千五百串原是袁半街當初指勒賣戶打從便宜上買下來的喜氏接着笑道我就猜到不是田契定是房契袁太太那一個扁箱子裏像這樣物事成大堆的擱在那裏我們雖然不明白去賣這田留着將來押錢使用也好致中這時候已是樂不可支。一手指着阿梅笑道我還不曾告訴你呢你瞧這饑癆了頭該打不該打那一天你悄悄的遞給我那一雙湖綢鞋料一個銀針箍兒我回來剛放在桌上怎麼冷不防便被他將針箍子偷得出去向糖擔上換了一包糖果子吃下肚腹去了依我性子當時就要痛他小嘴喜氏笑道左右不過銀針箍子罷咧又不是金的丟掉了也不打緊要你這樣認真起來你若是打了他看我停會子上床打你：：阿梅站在一旁聽他母親說這話好生得意只用手在臉上刮着羞他父親致中並不理會轉向喜氏臉上望了望笑道不曾隔了好些時你發

福多了真個又白又胖喜氏將嘴一撇冷笑說道可又來將我送到那個不見天日的地方房子又高又大離大門又遠簡直一天到晚不能上街散散心兒你還這樣說呢便不因爲淘氣我也想回來走走有些鞋頭腳腦也該料理料理我又怕你一個人冷清清的睡不慣或是受了寒涼但是我心裏雖然這般想只不曉得你心裏怎樣老實說還不是將我掉在九霄雲外致中聽見他妻子說這樣話連忙賭咒發誓說一時一刻不曾忘記了你喜氏啐道我很不用你這樣嘻皮癩臉的我有句話要問你你連日可曾會見外甥施朗沒有便是我拜給袁太太做乾女兒這件事也不可不叫他知道致中笑道施朗麼他如今也爬上高枝兒去了他的本領却也不错告訴你你也該替他歡喜你在袁太太那邊可知道他的媳婦那個爹如今病得不成模樣了喜氏想了想笑道這話不錯那小婦兒在前幾天裏頭鬧着要回去瞧瞧他爹身體乾娘一定不

肯允許說婆婆眼睛害得這樣沈重沒有個做媳婦的轉將這樣大事攢掉下來跑回自己家裏去享福的道理那小婦哭得眼紅紅的後來不知道他可曾回去沒有但是他爹害病與外甥施朗又有甚麼相干致中笑道你休得着急且聽我往下說呀這童老頭兒病的緣故也很好笑他的爲人一生一世再沒有別的能夠叫他歡喜惟有那銀子同洋錢簡直是他的性命除得把些金元寶銀元寶擱在箱子裏不計外其餘的便都放在面前不時時拿出來賞鑑賞鑑日間同洋錢做夥伴夜間便拿洋錢倍他睡覺據外人傳說他睡的那張鐵床上枕頭裏揣的是洋錢褥子裏墊的是洋錢帳子上釘的是洋錢被窩裏鋪的也是洋錢打從去年年底不幸便得了一個哮喘症候他又捨不得請醫服藥他的堂客便想買點燕窩人參給他滋補滋補也還要瞞得他實騰騰的若是給他知道是拿錢買得來的他會鬧得翻江攬海可憐喘得吃緊時候鎮夜

裏大睜着眼睛。上氣不接下氣。他沒有消遣。儘用手把那洋錢顛來播去。不久就可以睡得一兩刻工夫。指望入春以來那病會漸漸全愈。誰知此刻已交夏令。了他那哮喘益發利害。不得已才請了一位醫生來診治。那個醫生只有搖頭。瞓嘴的分兒。說他老人家是錢毒攻心。加着冬天滿床上堆着這冰冷東西。寒入腠裏。無藥可救。趁早替他預備後事罷。喜氏聽到這裏。早笑得前仰後合。拍手說道。照這樣講起來。還是我們窮人好了一張硬木床堆他媽的一大堆稻草吃了粥向裏面一倒轉是緩和和的。沒有這洋錢來冰人的骨頭。致中接着說道。有錢的富翁平時都還稱心滿意。惟有這末了撒手一節。真是可憐得很。自從這樣消息傳出去。哎唷唷那可就了不得了。有些遠房本家像流水似的掩男拽女都跑來要承受他的家產。說他一生不曾養過一個兒子。平時對我們又極其刻薄。偶然向他告貸一二千文。他不但翻着眼睛不肯。

答應還倚仗他能交結官府擡的擡逐的逐那裏還有我們站的地方其實他上下使。用一百八十的比借給我們還要多得三五十倍也有一句老口號叫做甯。擣。衙。門。不。擣。狗。洞。如今是好了他一倒了頭女兒是嫁出門的人我們不向他索回妝奩就是他的造化他還敢來干預我們嫡男子姪的事體嗎打那一天起一所住宅前後都住滿了這些窮本家屎尿滿地是不消說得所有各廳上陳設的東西見一樣拿一樣你爭我奪沒有一次不打得頭破血出嚇得那個解氏太太只是哭泣裏邊要照應病人外邊要敷衍生客像個蓬頭鬼似的接他的女兒他女兒又不肯回來不住的罵他女兒負心這位太太平時倒還和氣惟有醋勁太是利害自己雖然不曾生過兒子却輕易不肯替他老爺娶妾今番被他們這一鬧懊悔得甚麼似的不久還將那個慣做媒的王媽媽喊進公館白花花的拿出五百銀子叫他在外買一個年輕小女孩兒

王媽已替他買了一個小名叫做雙紅。年紀剛得十七歲，生得好個模樣。太太喜歡的了不得。至今還養在公館裏，說是一經等老爺病好便將這雙紅收房。無論如何總想這雙紅掙口氣替他們生一位少爺，好承受這份家產。免得被本家蹂躪。但是那童老頭兒目前已病到這個分際，祇剩得一絲半氣。那裏還會有養兒子的指望呢？可憐世界上沒有兒子的人做他妻子的若是知道好歹，務必趁他丈夫年輕力壯，早一點兒替他娶妾才好。致中一面說一面飛過眼光來，不住的向喜氏儘懸驚不防。在這個當兒，劈面有一把刷子飛得近前，致中忙將頭偏得那一側。那刷子已從耳邊擦過，擦得耳朵上生疼，哎呀兩字還不曾出口，早見喜氏敲臺拍桌帶哭帶罵跳起身，指着致中臉上說道：我把你這天殺的窮骨頭便該窮得一世。如今手頭不過才寬裕些，你也不想，想道是誰的本領？你這天殺的早就安着壞心了。風車打馬拿張三說着李四。

我。是。個。頑。壞。的。婦。人。醋。勁。又。很。利。害。天。殺。的。你。有。錢。你。儘。管。去。買。雙。紅。也。好。三。紅。也。好。不。該。道。樣。繞。道。兒。說。話。天。呀。我。是。出。了。好。心。沒。有。好。報。我。苦。苦。的。去。向。人。仰。求。鼻。息。這。天。殺。的。倒。想。趁。現。成。的。來。了。：：說。到。傷。心。去。處。^那越。發。哭。得。無。休。無。歇。阿。梅。在。旁。也。嚇。得。呆。了。致。中。方。才。懊。悔。不。迭。苦。苦。的。向。喜。氏。哀。告。道。是。我。脂。油。蒙。了。心。子。說。出。話。來。全。不。留。意。不。怪。奶。奶。生。氣。你。這。樣。金。玉。般。的。身。子。氣。壞。倒。值。多。了。請。奶。奶。饒。我。一。個。初。犯。下。次。若。再。這。樣。有。天。沒。日。的。嘴。舌。根。子。任。奶。奶。怎。樣。責。罰。我。都。不。怨。：：說。着。幾。乎。要。下。跪。起。來。阿。梅。也。拖。着。他。媽。的。袖。子。儘。笑。喜。氏。方。才。拭。了。拭。眼。睛。哽。咽。說。道。我。若。不。是。因。爲。捨。不。得。阿。梅。早。一。頭。碰。死。了。你。也。不。用。同。我。扯。三。拉。四。橫。豎。以。後。你。已。有。了。銀。子。你。要。怎。樣。辦。還。不。是。由。你。怎。樣。辦。但。是。別。家。女。孩。子。怕。就。不。能。像。我。這。般。能。耐。得。貧。苦。了。那。時。候。你。跪。着。哀。求。他。的。日。子。多。着。呢。：：喜。氏。說。到。此。方。才。微。微。笑。致。中。

喘了一只氣笑道。阿彌陀佛。菩薩開了眼睛了。當晚便也再不提起童毅家的。閒話。轉殷殷勤勤的伏侍喜氏安歇。一會子問他可要喝口茶。一會子問他可要吃點茶食。好容易儘平生氣力將喜氏哄得喜歡起來。致中方才將心上一塊石頭放落。第二天起了一個清早衣服也不及穿好便取了一把錢忙忙的跑到南街上買了三五十個葷油糖的大餠餠熱氣騰騰捧得回家恭請他夫人下床來用早點像這樣又香又甜的好東西黃府上倒好有一年多不見他的面了。喜歡得那個阿梅跳上跳下爬到一張椅子上不住的拿來向嘴裏撞。喜氏頭臉還不曾洗也隨意吃了幾個在這個當兒驚的望着致中冷笑一聲。鼻子裏又哼了一句嚇得那個致中真魂出竅忙把那個不曾吃完的餠餠捧在手裏必恭必敬想聽他夫人吩咐甚麼誰知喜氏一共也不會開口急得個致中摸不着頭腦不得已低低說了一句奶奶你好的又做這模樣則甚須

知。今天才下了床並沒有得罪奶奶去處喜氏笑道你得罪我的去處多着呢。我知道你性子狠大昨天我不過略生了氣並不會難爲着你你該使性子便將那些話通吃在肚腹裏不再告訴我了可是不是致中忙道奶奶要問這事多呢多呢等我來細細告訴你那童老頭兒病勢危險既是諸醫束手便該早死死了也是天無絕人之路不知誰說了一個僻方兒說他這病症人參燕窩都沒用他既是銀毒攻心便須用一二兩金子加點硃砂茯神煎湯給他服下去這叫做以毒攻毒他那太太便如法泡製好在他家金子是有的果不其然自從服了這湯以後這病雖然沒有起色却是喘得好些一口悠悠的陽氣還在床上捱命他也知道那一班窮本家鬧得利害他却想起將來死後少不得要辦一辦喪葬的事棺材旁邊沒有一個孝子披麻戴孝冷清清的要被外人笑話不如將計就計趁他未死時候便請出一位族長在本家裏選了一個

孩子過繼給自己。這孩子年紀約莫二十來歲，倒生得很標緻的，不像窮人家兒女。話才說定，又有一個本家鬧起來，說若依家譜上的次序，應該是他的兒子過繼。他這兒子已有三十多歲的人了，童老頭兒沒法，經那族長做好做歹，便一個算是愛繼，一個算是應繼。兩個人都收留下來了，其餘的本家見沒有指望，方才各自散去。童老頭兒每人也送了他們十多塊洋錢。後來又替那個愛繼的兒子取名叫做童智仁。那個應繼的兒子取名叫做童仁。看着也十分歡喜，拿出錢來替他們製新衣服，穿得簇新鮮，不曾隔了幾天，一般都養得肥。我何以又說外甥施朗得了好處呢？因為那個叫做童仁的，在鄉村裏也曾讀過幾年書，心地却很聰明，自從做了童家兒子以後，他也不問父親死活，轉日到外邊游蕩，酷喜扶乩。有一天在一處乩壇上，同施朗會見，彼此談得非常親熱。施朗又使出他一身本領，說他怎生會扶乩，扶起乩來有許多。

多神佛都肯降臨濟顛祖師同孚佑帝君簡直是自家好朋友說到就到絲毫不敢留難童仁佩服他到極頂終日便約他在公館裏一桌吃飯一床睡覺：喜氏聽得笑起來啐着說道呸兩個男人家怎生向一床上去睡覺了我怕你說得大意連下頰子都要掉了致中忙笑着附喜氏耳朵低低說道外甥幾口鴉片烟你不是知道的好在那個童仁也是一個鴉片煙鬼我說他們在床上並不是一定睡覺不過彼此抽煙罷了喜氏點頭笑道這還說得有理照這樣講外甥有了這般靠背煙也有得抽飯也有得吃他母親倒可少嘔些氣了致中搖頭說道我那外甥的神通狠大你以爲他得了這樣好處就稱心滿意不成早呢早呢我今天放個屁在這裏那童家的家私若不由那童仁手裏轉交一半給他你來挑掉我的眼睛你瞧着罷其實我們也不想去沾他的光這叫做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罷了：：他們夫婦在此閑譁我

日緩表。再說那個禹氏太太因爲在庵裏耽擱一夜。等候明天慧仁的姐姐來家。好替他關那袁半街的亡魂。這晚是不消說得。那慧仁師太自然是殷勤侍候。將自家潔淨床鋪騰挪出來。讓太太安寢。慧仁便陪著在一張小床上尋出話來。談談說說。一直有三更時分。禹氏睡着了。慧仁方才打了一個盹。天剛黎明。早跳下床。站在禹氏床前。側耳朵聽他的呼吸。半晌工夫。禹氏忽的咳嗽了幾聲。一口痰含在嘴裏。欠起身子。要吐向地下。慧仁早掀開帳子。攔着說道。太太休得勞動貴體。受了寒涼。不是要的。這一口痰。我替太太接過來。吐出去罷。說着便撮起自家的嘴套在禹氏唇下。禹氏嗚嗚的說道。這個可使不得。無如剛說得一句。那痰已滑出來。不偏不倚。剛好吐入慧仁嘴裏。慧仁搶了幾步。真個含着吐向外間去了。禹氏好生過意。不去說師太這般體貼。我叫我如何消受。真是不當人子。慧仁用手抹了抹嘴。笑道。太太說那裏話。太

太害的那副眼睛。你們乾姑太太尙不嫌骯髒。把來用舌頭舐着我們尼姑是佛門弟子。益發要照應太太的了。禹氏笑道：這原難爲他呢。不瞞師太說。他豈但替我儘抵連那一股膿血。他都一口一口嚥入肚腹。還說這膿血都是人參燕窩的精華。你看他這樣多情多義。叫我如何不喜歡？他慧仁聽到這裏不禁怔了。怔笑拍着手掌說道：阿彌陀佛！太太的膿血尙且有人參燕窩。太太的那一口痰可想人參燕窩益發多了。我就忘記嚥入肚腹。白白地吐向外間去了。這不要遭天雷來劈我好太太？你這一次若再吐痰。便賞給小尼吃了罷。慧仁說完這話。便老睜着眼等候禹氏再行吐出痰來。好讓自己去吃。嚇得禹氏那裏還敢再吐。連咳嗽都死勁忍着。然後走得下床。慧仁早吩咐小沙彌們端整梳。桌胭脂香粉擺了一大堆。下來禹氏笑道：師太菴裏也還有這些物事？慧仁笑道：小尼們前世裏不曾修好。端將頭髮都剃乾淨了。那裏有這福分來搽。

脂粉。不過各公館裏太太少奶奶小姐們時常到小菴裏來隨喜不替他們預備着。難道叫他們黃臉黃眼的回去？禹氏此時已將頭髮梳好站起身子洗手笑道師太將脂粉檢起來罷我戴著老爺的這東西一概不用。慧仁笑道不錯不錯其實太太這副臉皮子比羊脂玉還白又細又嫩搽了粉轉顯不出太太的本色：一直延到午飯過後外面小沙彌跑進來通報說馬老太回來了禹氏同慧仁忙起身迎接早見一個太婆生得異常肥胖單論那顆腦袋足有八九斤重摶着一副大肚皮兒一步一拐扶着一個小沙彌肩膀一路笑得進來嚷着說道我早知道袁太太大駕降臨便該早來伺候着不防吃魏公館裏少奶奶留得緊耽擱太太在這了等了一夜真是罪過：一眼看見禹氏坐在偏殿上笑向慧仁問道這位女菩薩想就是袁太太了。想婆子老了不能替太太請安：說畢氣喘吁吁的坐下來慧仁一頭笑一頭將禹氏

要關他老爺亡魂的話說了一遍。馬婆笑道：「容易容易，你們快將老爺在世界的生日年紀用黃紙寫好了填上名諱，焚在香爐裏包管一請就到禹氏憫了。」說原來還要寫疏頭這件事倒有些煩難呢。師太你庵裏可有先生們會寫字？慧仁笑道：「不妨，我這裏有一位小相公住得離此不遠，我叫孩子去請他。」到來他寫的一手好字，凡遇着小菴有甚麼佛事，那施食簿子每次都累他的大筆。這相公又聰明又和氣，從來不曾留難過；說着便招呼一個小沙彌，快去請那相公。到來小沙彌答應去了。慧仁笑道：「太太也不會寫字，我們愚笨的人益發不會了。如今那一班文明女孩子却是不然，甚麼字兒他們都會寫。」將來可想，凡是做女人的再不會有這不會寫字的煩難；大家正坐着，閒話果然見那個小沙彌領進一位相公走來，笑嘻嘻的向慧仁打了問訊。慧仁便告訴他這事，他不覺怔了一怔，重行笑道：「你們便拿出黃紙來讓我替你

們寫禹氏將那相公上下端詳了一會只見他眉如柳黛眼若明星髮漆唇硃，端的好一副姿顏笑起來那腮頰上兩個小酒渦子有三分深淺不由將禹氏都看得呆了便問他姓氏慧仁搶着替他說了誰知那個小相公轉向禹氏十分親熱太太長太太短的流水價喊個不住禹氏愛他不過等他將字寫完了轉一把扯着他的雙手扯近身旁細細問他近來還是讀書還是在家裏閒着那個小相公隨問隨答引得禹氏眉開眼笑全神注在小相公身上連關他的事都不去留心偏生那個馬婆會作怪慧仁剛才將那張疏頭焚化他便連連的打起呵欠來坐在一張大椅子上挺胸露肚不多一會工夫肚皮裏忽然有人講話：奶奶：奶奶你可想念我麼：禹氏剛在一邊同那小相公談心猛覺得這一種聲氣活像袁半街在世時候同自己講話一般不由鼻涕眼淚成大把的流得下來跑近一步緊緊將耳朵送在馬婆奶膀底下哭着

說道。你可是我們老爺？：哎呀我怎麼不是你的老爺。難道隔了一年多光景。你就認不得我了？：禹氏又哭道。老爺你目下在甚麼地方住着？：我在陰司裏狠苦。在目的錢鈔一概帶不了去。你可憐我。你將銀子拿出來。多交些給馬婆。請他在地下替我買一份房子。讓我先住下來。免得東飄西泊。慧仁師太。他是好人也。請他超度。超度我的亡魂。你第一不要愛惜銀子。救我要緊。禹氏不住的點頭。又問道。你可知自己怎樣死的？：太太又來同我取笑了。我不是因爲在門房裏坐着。被強盜用炸彈將我轟死的。我已經在閻王面前告下狀子。起意的那個強盜已被閻王爺爺將他拿入地獄受罪去了。禹氏問道。那強盜名字。你可記得。告訴我好替你報仇雪恨？：此時只聽見馬婆肚腹裏咕嚕了一陣。便不狠聽得清楚。過了一會。又發恨說道。這天機是洩漏不得的好。在我的仇恨有閻王替我報過了。告訴你也。不濟事！：

禹氏又道老爺你可知道媳婦不賢惠我被他已經氣出病痛來了：：那不是我們的媳婦：：禹氏驚道不是我們媳婦是誰：：他是我們的冤家對頭靠不住的好在你新近已拜了一個乾女兒這乾女兒爲人狠好將來你便同他好好過起日子來罷：：禹氏聽到這裏不禁將個舌頭伸得有二寸來長搖頭咂舌說道委實靈驗極了我拜乾女兒這一件事陰司裏都會知道：我不能久留要別過你走了你椅子背後有兩個差人他們催促我狠緊：禹氏掉頭一望嚇得毛骨聳然彷彿真有兩個差人站在背後似的又聽見袁半街說道要走止不住淚如雨下只說得一句你好生走罷不時的回家來看望看望我：：說畢這話再也聽不見他答應馬婆又長長的打了幾個呵欠揉揉眼睛望着慧仁說道袁老爺來過不曾我在陰司裏會見他之後我便模模糊糊的不省人事了慧仁笑道等到這早晚呢老爺同太太早談過體已

兒了。你還在這裏說這樣夢話。引得衆人一齊大笑。便連那個小相公也吃吃的個笑不住。禹氏嗚咽說道：可憐老爺還住在露天裏呢。我們家裏這樣高房大屋。有時冷起來。還忍受不得。既是老爺這樣吩咐。就請馬老太趕快費點心。兒在陰司裏替老爺覓一所房屋。要軒敞些。另外多留一個房間。將來我死之後。省得又另費手脚。這筆款項用多少。將來開一篇帳目。給我好照付。至於師太這邊。便多幾位徒衆。做他一個好好水陸道場。一切費用。我叫人送過來。斷不誤事。慧仁笑道：太太說那裏話。一年到頭。小尼們承太太看顧。記得也數不得了。這點點佛事。小尼便報効老爺。也使得禹氏正色說道：這個我就不敢勞動了。做佛事的錢。如何能叫你們吃十方的報効？難道還叫老爺結下來生債不成？慧仁笑道：太太一生只是這般梗直脾氣。凡事從不肯刻苦。我們太太不用着急。小尼都依太太便是。禹氏這才歡喜又笑着說道：我拜了一個。

乾女兒。你們瞧老爺便這樣喜歡可惜是個乾女兒再好些也沒有多大益處。我倒想將這位小相公收做乾兒子。老爺聽見不應該益發高興但不知這位小相公可願意不願意慧仁剛待上前來湊趣不防那個小相公格外伶俐聽見禹氏說出這話他早搶得近前殷勤的叫了一聲乾娘兀自行禮下去禹氏好生快活雙手將他扶起便從腰間荷包裏掏出一對小銀元寶兒遞在那小相公手裏說道這點東西給你做兒面禮罷休得嫌我輕微今天我便帶你回去走走好同我那乾女兒會一會可惜你的年紀比他小了好些不然站在我面前真是天生一對：：慧仁同馬婆都笑道太太真好福氣太太使是一位觀世音小相公是個善財童子可想那乾小姐也是龍女了：：大家正鬧着恰好蔡媽已跟着轎子來接禹氏又命沙彌在庵外另喊了一頂轎子命那小相公坐土去一齊回入公館這時候銀枝已在屋裏迎接禹氏同那小

相公下了轎。走得進內。一眼瞧瞧銀枝。便指給那小相公說道。這是我的媳婦。便是你的嫂嫂。你們先過來見一見那小相公。咬着牙齒忍笑。向銀枝作揖。下。去銀枝向他仔細一瞧。這一瞧。非同小可。幾乎連哎唷兩字都喊出來。畢竟這小相公是誰。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寫喜氏處。不加一貶語。而其奸滑已如見紙上。舐眼一段。直欲使人作三日嘔。雖然士大夫如此者多矣。吾於喜氏又奚責焉。

從黃致中口內閒閒敍出施朗近事。而後文之離奇變幻。已伏於是。有草蛇灰線之妙。

夫婦閒話。忽因娶小一語。遂引動河東獅吼。橫風斷雲。文字乃不平板。

庵中認義子。事奇文奇矣。然有疑。爲節外生枝者。是不善讀書者也。諸君聰明。觀於銀枝吃嚇一語。當已悟出其人。

魅鏡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三回 繩繩香絲人歌赤鳳 婦菲貝錦我怨青繩

葉文霞自從辭出學校便在家裏讀書寫字同母親商議思量要到上海在父親身邊碰碰機會覓一個棲身之所他的母親一時固然捨不得他遠行他自己心裏也因為放不下銀枝覺得銀枝越看越親密越是別他遠去魚消雁息後會茫茫未免有些對他不起所以滿意要想同銀枝偷會一會一者表明心迹二者好向他決一個行止無如幾次三番打發路子飛去向銀枝要求這話銀枝總是毅然拒絕說是非親非故男女私會在一處無私有弊恐怕別人流長飛短於彼此聲名有礙文霞得了這樣消息真是紅愁綠恨怨懨淒花寫不出他心頭情緒每逢念到空商隱那個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的詩句不禁潛然淚下路子飛有時候也跑來同他談談笑笑無奈乎

飛是個天真爛熳的女孩子。還有好些心事。同他告訴不得。所幸文霞却歸於酬應外邊朋友也還不多。先前那個施朗便因爲那四首小詩幾乎吃了他的大虧。由此也不同施朗往來。花晨月夕無可消遣。離自己住的房子不遠。有一座靈徽尼菴。他菴裏地址雖然不甚廣闊。却是寂寂禪房深深。花木文霞愛他幽僻。常走去隨喜隨喜。慧仁因他是個小孩子。生得又好。又知道他曾經在學校裏讀過書的。有時也烹壺好茶。設些果點。請他坐下來講講話兒。庵裏若是遇見有甚麼佛事要寫疏頭。或是一封兩封平常函信。都請他捉刀。是以這靈徽菴裏常常有文霞的足迹。事有湊巧。偏生禹氏這一次無心相遇。就很愛他。公然又要收他做個乾兒子。在禹氏雖是無心。在文霞却還有意。以爲從此聯了姻。姪便可以常近銀枝的芳澤了。你們不瞧見他那樣歡喜。分兒恨不得一路滾入禹氏懷裏。至於他的姓名。當時雖曾告訴了禹氏。作者在前回書中即

不曾表明這也是做小說的慣例。藏頭露尾，一直敍到篇末，好讓人驚奇詫怪的意思。論文霞心理方且以爲是遊戲三昧。禹氏將他攜帶入室，驟見銀枝便吩咐近前喊他。嫂嫂文霞暗自好笑，深深的望着銀枝，作揖下去。只嚇得銀枝便叫苦不迭，勉強還了一個萬福。文霞背着禹氏，儘管向銀枝以目示意，以爲你不許我到來見你。我今番也就來了，看你怎生躲得過？我羞得個銀枝低頭拈帶，默然不語。禹氏又將文霞姓名以及在庵裏相會的事迹一一告訴銀枝。一面又吩咐蔡媽預備茶菓，將在菴裏的回香向佛堂上燒起來。命文霞拜一拜。佛禹氏此時早走入房間去換衣服，忽然想起一個人來，忙問道：「大小姐呢？」我回家有一會工夫了，如何不見他出來？見我銀枝剛同文霞站在一處，深恐文霞露了破綻，被人瞧見，趁禹氏問他這話，忙走入房裏，笑說道：「姐姐昨天便回家去了，留他他也不肯答應。禹氏將頭一扭，冷笑道：「他好端端的在這邊住着。」

是誰叫他回去的，說畢便叫銀枝出去一疊連聲喊蔡媽進來問話。蔡媽笑嘻嘻的走得進房，揚着喉嚨說道：這事要問大少奶奶呢！大小姐因爲同大少奶奶淘了一場氣，少奶奶便將大小姐趕得走了。禹氏將桌子一拍厲聲問道：他有這分兒趕他究竟爲的甚？蔡媽又低聲將昨天喜氏因爲肚裏疼痛開太太箱子尋取藥被少奶奶一頭碰見，賴他偷了太太銀子，人人有臉，樹樹有皮。大小姐聽見這樣誣栽的話，他如何還能賴在這裏？小婦當時本勸大小姐等太太回來再說罷，可憐大小姐淌眼揩淚說：太太面前叫小婦回稟一聲。他萬等不及太太回來告辭了，話才說完，禹氏順手早將卓上茶杯碗碟一古攏，兒翻掉滿地，大哭大喊說道：好呀！我剛才得了一個乾兒子，便被人偷去一個乾女兒，我是孤苦的老命，甚麼事人都容不得你們不要做夢！以爲我愛了乾女兒，便想出法子來去攆逐他？莫說他不會偷我的銀子，便是成千成萬。

的銀子被他偷了去。他是偷的姓袁家裏的不曾偷到你姓童家裏的你童家陪的那一點點粧盒任是擋在門外也沒有人拿正眼去瞧。你要千方百計同我親愛的人做對好好你有手段趕他我就有手段趕你看我兒子回來同我要婆娘罷我有的是腦袋你一般會挑唆你的丈夫將我腦袋取了去說着便要出來同銀枝拚命銀枝知道喜氏回去的事已經發作平時被禹氏咒罵他都忍耐得不去理會今番見文霞還坐在屋裏又是羞愧又是傷心背轉臉已將一方手帕哭得透濕聽見禹氏要趕他出房他早一轉身子跑回自己屋裏去了此處文霞已嚇得滿臉雪白又捨不得銀枝受這委屈見禹氏出來他便搶上去一把攔着哀告道乾娘何必如此生氣看我分上饒了嫂嫂罷大小姐雖然已經回去乾娘只消打發人去接包管就來只不知這大小姐住在那裏不然我早就跑得去將他死拉活扯拖得來見乾娘：禹氏因爲礙着文

霞面皮不好意思使出他泼辣手段。又被他提着这話真個喊過蔡媽叫他親自去到大小姐那邊無論如何務必請他各事不用介懷都有我乾娘做主。他若是不來。倒像同我生分起來了。蔡媽含笑去後文霞很沒意思坐了一會也就向禹氏告別。禹氏笑道我們家裏事務你聽着不用笑話。今天我也不再留你。你得了閒工夫儘管向我這裏走動。慧仁告訴我說你府上屋子狠小。讀書寫字一定繁雜。我們這邊還有一所好好的書房打從你乾爺死後也沒有人在裏面居住。你如不棄嫌便將行李搬得來在書房裏用用功再清靜不過。但不知道你的母親放心不放心。文霞聽了大喜忙接口說道母親若是知道我在乾娘這裏斷然沒有個不放心的道理。我依乾娘的話早晚便搬來住着也可以常常替乾娘請安。禹氏笑道請安呢却不敢當好在以後都是一家的人。各事不嫌簡慢就好了。且緩表文霞回去同他母親說些甚麼再講黃致。

中見他妻子負氣回家，心裏懷着老大兒胎深怨，這事決裂了便斷了這條生路。鎮日裏不敢出門，老伴着喜氏尋些話來談笑，不過第二天晌午時分他住的那三間兩廂的房屋是個開門見山大門却不用關閉，天井裏只用了一方木板遮擋着，便借此分個內外致中。這時候忽聽見外邊有人咳嗽，阿梅早跑得出去瞧看，蔡媽便問他你母親在屋裏不在？致中不由心上跳了兩跳，登時伸出一個大拇指兒，豎至喜氏面前，低低笑道：「你還說不出三日定然打發人來請你果不其然？」如今才隔了一天，蔡媽居然跑來了，喜氏微微含笑，端坐在屋裏，動也不動，轉是致中迎得出去，蔡媽瞧見喜氏笑說道：「好呀！姑太太儘坐在公館裏納福，便不體恤我們，巴巴的累我跑這一趟。」喜氏冷笑道：「誰叫你跑這一趟的？太太可回公館不曾？」蔡媽揚着頭說道：「太太不回來誰還敢支使我？老實說我是吃的太太的飯，不是吃的別人的飯。太太特地吩咐我過來請大

小姐前去喜氏笑道我不去了替我好生回覆太太：致中趕在這當兒早端過一張板凳請蔡媽坐下來又親自忙着裝烟倒茶又插嘴說道太太既請你你爲甚不去太太又不曾惱你你這般負氣不叫太太聽着寒心蔡媽笑道姑老爺你歇着罷不當人子倒累你老人家伺候我可又來了姑老爺的話真是一點不錯太太因爲看不見大小姐已經鬧得天翻地覆差不多要同大小奶奶拚命了喜氏哼了一聲說道兩條命應該拚得一條才得安靜呢一家有一個主一廟有一個神像這樣無法無天也不成你們公館裏的氣派致中一面倒茶一面笑道媽媽你請安坐着不用同我們客氣我們是何等之人承太太情看得起我們今天便是打發一條狗來我們也不敢怠慢他何況是媽媽：說到這裏又催着喜氏道你換件衣服便趕快去罷若再推三阻四不但對不住太太而且對不住這位媽媽：蔡媽笑道真真姑老爺說出幾句

話來叫人心裏快活不過我不怕大小姐生氣你也不用在這裏使性子除你乾女兒而外太太又收了一個乾兒子了萬一你不肯去太太把喜歡你的心腸移過去歡喜他那乾兒子那時候你又有甚麼法子呢：這一句話不打緊真個深深的戳入喜氏肺腑不由失驚的問道喲呀這乾兒子是打從幾時收了的如何我一向不曾聽見太太提起：，致中手裏一杯茶剛待送給蔡媽不防聽見這話一個失手琅瑯一聲將那茶杯直攢落地一下濺得蔡媽那條青布裙子滿裙的水蔡媽也叫了一聲哎呀站起來拎住裙角使勁的抖阿梅早捲了一塊抹布彎着腰替他拭着致中忙將地下碎磁拾過一旁大睁着眼睛聽他們講話蔡媽重行坐下笑道這是意外的事大小姐你先前如何會得知道：：說着便將禹氏在庵裏會見文霞如何愛他不過收他做了乾兒子的話說了一遍又說這位小少爺生得真是體面又白又秀單論他那一副小腿。

龐兒搗都搗出水來不怪太太看着歡喜便是：「喜氏不等他說完忙問道：這少爺你知道他姓甚麼叫甚麼？」蔡媽想了一想笑道也是姓蔡罷我記得同我這蔡字是一家又道不是不是他是姓葉我說的呢。葉子葉子不是同我姓的。這葉是一家名字我委實不知道了。致中吃了驚忙問道這葉家相公不是生得一個長瓜子臉兒笑起來兩腮上有兩個小酒窩的論他身段也沒有多高。同你們少奶奶站在一處簡直不是活像一對小姐妹麼？」蔡媽笑道姑老爺的話一點不錯難不成姑老爺是同他會見過的？」喜氏插嘴說道沒的活見鬼罷到了你嘴裏便說得這樣活靈活現太太才收得的乾兒子你知道他是張長李矮轉說得這樣高興致中向喜氏擠了擠眼睛笑說道你這人委實糊塗你通記不得外甥上次鬧的那件把戲做詩做出笑話來的那個葉文霞蔡媽笑道確了確了好嗎我也聽見太太他們講說這相公名字。

上真有這個雲呀霞的大小姐。你們既然認識他那更好了在一處兒不是越發親熱喜氏。此時且不理會蔡媽說話轉望著致中冷笑道哦原來就是那個小葉。啧啧啧瞧不起那小鬼頭真個有這樣本領他拜給太太做乾兒子分明是明修棧道他隨後在背地裏好同那小婦偷情便叫做暗度陳倉了那小婦口口聲聲冤賴人做賊他背着婆婆同丈夫去偷漢子便是應該的這準是那小婦做成的圈套教導那小葉走這一條道路怪道他同丈夫常常反目呢。蔡媽你也上了歲數有閱歷的人但凡像這樣的婦人一定戀着外遇方才不把自家丈夫放在眼裏（冤哉枉也讀書至此不禁爲銀被一哭）像我們這樣拙口鈍腮倒是一夫一妻同心合意的過日子外間再有好的男子漢我們都是清水下雜麵也不肯拿正眼去瞧他一瞧姑老爺他這活口站在這裏呢。你去問他看我可曾有點破綻兒落在他眼裏不曾好好放着我姓黃的一

天不死都叫那兩個男女跳不出我的手掌心兒：喜氏越說越得意一面收拾一面顛頭播腦價發笑。蔡媽聽見他這話裏的意思已經明白一大半了，連忙笑着說道：「這有何難？」大小姐你快隨我過去在太太面前替他一本奏上。三十晚上的灶王爺有一句說一句包管那小婦立刻沒有容身地方還有一頓熱鬧好看；其時喜氏已將禹氏送給他的兩件衣服穿着好了首飾也戴得端整臉上重重的抹了好些鉛粉額角上的胭脂印得通紅的直把個致中看得呆了身前身後仔細端詳了好一會裙角有點皺紋又俯下身子替他用手扯了又扯然後說了一句好了喜氏這時候且不動腳轉望著蔡媽冷笑道：「依你這樣辦法倒沒有好戲做出來了你且不要着忙停會子我們見了太太依舊裝着沒事人的一樣千萬不要露出風聲轉吃那小婦們做了手脚去致中也笑道：「乾兒子也不過在日間走動罷，喲終不成黑夜裏敢跑入少奶奶」

房間這捉姦倒不容易喜氏扭過臉來向蔡媽問道你可聽見太太叫那葉相公住到公館裏不曾蔡媽笑道這倒不見（禹氏吩咐文霞來住書房的話蓋在蔡媽往請喜氏之後所以蔡媽不得而知）喜氏想了想重行笑道這也不難等我這番去替他們湊個趣兒不怕他會飛上天去：說到這裏嬌聲怪氣的向致中說道門戶（句）火燭（句）早晚茶水你替我當點心兒阿梅是靠不住的一時不自在少跑去同外甥混在一處他們是沒有好路走的不是花烟間就是私門頭身子要緊花費銀錢還是小事致中沒口子答應說道奶奶走罷你的話我都理會得蔡媽笑道大小姐真是玲瓏心竅甚麼事都想得週到姑老爺也有四十多歲的人了難道你還防備他去走錯道路喜氏走着笑着說道蔡媽你不知道男子漢的心腸他們防着女人像防賊似的至在自己的行動就不管好歹了饒我這張窮嘴出門一次叮囑一次保不定回

家時候還要叫我淘氣這一番話說得蔡媽不住格格的笑說道大小姐說得真是好聽兩人且談且笑一路行來早抵袁宅門首用的那個家人剛背着手在門外閒望一見了他們忙道好了大小姐到了快請進去罷太太坐在屋裏生氣呢說請的也不來請人的也不來偏着我再去催請是我在此偷了個懶我料定大小姐必然是一請就到再也不會不來的果不其然不是應了我的話了蔡媽同喜氏都笑了一笑立刻忽忽的走入那座佛堂裏見禹氏閉着眼捻着佛珠子在那裏喃喃得不住價念佛喜氏走得近前叫了一聲乾娘禹氏開眼笑起來說好麼累我等了這半日你這時候才到你通不知道我狠情記你喜氏一句也不開口用手將眼揉了揉登時撲簌簌的流下滿臉的淚喉嚨裏只顧嗚嗚禹氏好生不忍一把拉着他笑道好兒子你不用傷心你的事我早已知道那賤人的言語我是再也不肯相信的適才已經給我

鬧過一頓。你安然住在這邊。他若再有欺負你的地方。看我拿這老命去拚了。他喜氏方才哽咽說道：我就因爲怕娘生氣。凡事同他都不計較。他越發將我這敬字當做怕字處處同孩兒要過不去。娘放心以後。我都儘讓他些。只要娘無災無病。過到二百歲歸天之後。我將娘送下土。我就跳入土裏。叫他們拿土將我掩蓋起來。在陰司裏我們還做母女。禹氏笑道：就這話便見你的孝心了。怎生怪我不歡喜你？說着又將在庵裏如何關亡。如何認了一個乾兒子。那乾兒子生得如何齊整。一把來告訴喜氏。喜氏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當時也不曾說甚麼。再說葉文霞別過禹氏之後。一路跳躍跑回家中。心裏快樂得甚麼似的。剛跨入大門。見他母親坐在堂屋裏。紡紗手飛也。坐向一旁。用手工理那籃子裏的棉線。抬頭看見文霞兀自將綫放下來。笑道：恭喜恭喜。文霞你如今是過了明路的人了。這一來有這一份好親戚。還不趁了你的心願？

文霞聽見他這一番話不由怔住了笑道耳報神好快你怎麼知道這事于飛笑道給個棋子你吃吃呢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爲我是一個東方福爾摩斯甚麼事打探不出你想要瞞我還早呢他母親俞氏笑道你妹妹同你取笑的他也因爲到我這裏來走走却好隔壁靈徽庵那個小沙彌跑來告訴我這事說你被袁太太愛上了要你做他乾兒子我還說我們一個寒士家的兒女沒的高攀不上罷那個小沙彌又說這事已經成了你們少爺已被袁太太攜帶回去兒子你果然有這事沒有：文霞此時便笑嘻嘻的從身邊掏出禹氏給的那銀錠兒送至桌上又說袁太太爲人怎生和氣他家媳婦彼此也見過了認爲叔嫂于飛冷笑道叔嫂叔嫂這一來可好了再不用向我糾纏說要去會一會以後你們便成日成夜去會罷愈氏正色說道這可使不得他自己是嫁給人家的人了你們以前又做過求親那一件蛇足的事沒的被人家

議論長短。文霞也不會理會他母親說話轉俯身飛肩上笑道我們成日成夜價去會你敢是着惱麼手飛一手將他推過去憤憤的說道干我甚事我惱不惱又干你甚事倒是你留點心兒聽說袁太太還有一個乾女兒呢爲人很是憊賴萬一露點形迹在他眼裏你如何對得起銀枝姐姐文霞笑道這話一點不錯銀枝姐姐同那廝已結下仇恨我這不服氣乾娘還一味袒護着他；當時又將銀枝同喜氏負氣的話告訴他母親和于飛于飛笑道那女人賊眉賊眼簡直是個積年老賊不但銀枝姐姐要疑惑他便是我眼睛裏也看不下去偏生袁太太相信他儘同銀枝姐姐做對愈氏接着笑道俗語說得好頭頂尿藍布家家說媳婦這也是世界上做婆婆的通病若是僥倖娶得一房媳婦我就不這樣文霞聽他母親說這話時候他儘着拿眼去瞧于飛瞧得于飛臉上通紅起來低下頭只不開口愈氏又說道今天你父親有回信來

了。我請路小姐念給我聽。信上說是已經接到你做的詩。他也替你在報紙上登過幾首。一般有人跨讚你做得很好。又說如今詩詞歌賦是用他不着的了。叫你得了功夫或是做做雜件或是做一兩篇小說做得好一樣。有人拿錢來買你的稿子做可以得點補助家中用度就不消愁得了。至於到上海這一層。一時也不必忙着你去斟酌看還是回你父親一封信也應該的。文霞拍手笑道做小說却也不難。只是想在這小說上享名狠難。一經享了名做出一篇稿子來。不問好歹。就有人搶買了去。像我們這樣初出茅廬的小孩子那就難說了。任你嘔盡心血送給他們去看。他們不是吹毛求疵就是三文不值兩文的。字不問你的小說于飛扭頭笑道這話我就不大相信名字是不錯了。萬一書真做的不好。他們難道就不理。會得文霞笑道正是的。外間儘有一種半瓶。

醋的人假充內行看見有名的人做的小說便跟着旁人一昧價歎賞要是沒有名氣的他便夾在裏面瞎七瞎八的評論不是說詞句欠通就是說情節平常好像他真是個小說大家特具隻眼似的其實他連裏面的字都還沒認清楚這種人我也看見不少了覺得他又可恨又可怕一番話史說得于飛大笑起來說我不信你這形容得也太過分了文霞道還有可笑的哩有許多無聊的文士明知道他自己的小說賣不到錢一般去偷用別人名字刻在各種小報上買這小說的人也就瞧不出来了母親既有這個吩咐我隨後就學做起來碰碰機會也使得咳目前念書的人這經濟問題上也就困難得很了于飛又笑道然而不然一個念書的若要全靠着筆墨去尋飯吃簡直要將肚皮餓塌了你不相信同你做對的那個施朗論他學問不但及不得你也還及不得我然而他生成有一副玲瓏手腕異想天開將自家住宅前面三間房子打成

做一片上首安着一張大圈椅繡花盤龍的椅墊子面前安的是神桌香花菓供再也整齊不過他便借這扶乩爲由哄動多少人皈依在那乩壇底下出息已是不壞了不知怎生又聯絡了那童家兄弟兩個成大捧的銀子交給他辦理善舉他有了這筆進款膽氣越發壯了局面越發闊了高高的標着善堂名字叫做甚麼壞善堂我就不懂那姓童的弟兄就瞧不出施朗的爲人凡事言聽計從騙得他們死心塌地文霞笑道這童姓弟兄又打那裏跳出來的除得銀枝姐姐他母家是我們這宿遷首富其餘還有甚麼姓童的能夠這般拿銀子出來揮霍于飛笑道原來你還躲在鼓裏哩這童姓弟兄倆便是銀枝姐姐的阿哥論起親來也算是你的阿舅文霞臉上一紅道你又來亂嚼舌頭了童老頭兒他一生也不會生過兒子如何眨眨眼就會有兩個顯見得你是哄我于飛被他這一駁急得甚麼似的說道不曾生過兒子的人便不應該他有

遠房過繼。他這兩個兒子便是過繼來的。我哄你。哄你銀子不成。這些事都是銀枝姐姐親口告訴我的。你不相信罷了。怎麼平白冤賴我嚼舌頭？才飛說着。不覺盈盈欲涕。文霞知道自己的話說得大意了。連忙向于飛作揖。說好妹妹不用怪我。我原同你取笑的妹妹不會嚼舌頭。適才算我是嚼舌頭可好不好？一句話纔把手飛說得笑了。又道：提起這事來。還有一句笑話要告訴你呢。在那童姓弟兄不曾過繼的當兒。那個施朗涎羨他家這份財產。還百般的推情託分。央出人來向童家說合。說他情願不去姓施。要改姓到童家來做兒子。無奈那時候童家的房族業已坐了他家一屋子的人。聽見這話不容分說。將來人痛罵了一頓。趕出大門。後來施朗還怨天恨地罵那閻王老爺爲甚叫他錯投了胎。不曾向童家太太肚皮裏去走一趟。文霞聽到這話。早將兩個耳朵掩起。笑向于飛道：請你不用說罷。這些不堪的話。聽到耳朵裏。叫人怪難受的。

他施朗也曾在學校裏受過幾年教育的如何竟變了這一副心肝妹妹在這裏稍坐片刻我却有我的事暫時失陪不用怪我：一面說一面早跑入自家住的那個臥室將案上書籍以及零星筆墨都擣掇在一個竹箱裏又要過去收拾行李像是要動身出外模樣他母親此時已跟至房門外面瞧着不禁有些詫異忙問道文兒你這做甚麼你父親已經吩咐你不用往上海了你忙得這樣又是甚麼緣故文霞笑道不是不是上海原不消去得我却另有個去處哩：說着便將禹氏要他過去讀書的話說了一遍他母親正色說道這個却萬使不得我們窮雖窮畢竟還有一所房屋住着到不得便去依棲別人廡下況且你乾娘雖這樣說也不過一時高興歷久下來保不住永永歡喜你萬一有個長短那時候再搬回來可就難以爲情了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他家還有一個年紀輕輕的媳婦你成日成夜住在那裏任是你再清白些到

了。小人嘴裏一樣講出不尴不尬的話來。你不替你打算也該替他家少奶奶打算。依我的主張。一天半天不妨向那邊去走走。要是簡直拋下我去侍奉你那乾娘。我這兒子不是替人家白養了？：俞氏說話的當兒于飛已踅至俞氏背後。望着文霞不住的笑。又用手指刮在臉上。羞得俞氏掉頭望了望也笑起來。接着說道：適才你妹妹提到那施相公要跑去硬做別人家兒子。你還掩着耳朵議論。別人不是你這麼一來。不是也要跑去硬做人家兒子去了？：一頓話說得文霞又羞又惱。幸喜他平時還孝順母親。心裏雖不大願意。面子上却不敢顯露出來。默默地坐在床沿上。一言不發。愈氏也知道他心事。便借着于飛依然走回堂屋裏。于飛告別自行回去晚膳之後。文霞沒精打采的上床睡了。第二天起身。依他性子恨不得立刻就跑到袁家去。會銀枝。又防母親責備。只得悶懨懨的坐在房裏。發怔。事有湊巧。禹氏已打發家人過來請他去。

吃飯並轉致。俞氏太太要一并請過去。會會俞氏。道了辭謝。畢竟老年人舉動十分周到。吩咐文霞緩些過去。自家拿出錢來。命文霞上街買了一套衣料襪子。裏脚布各色齊全。配好了幾份香燭。打發使喚的一個女僕。端着隨少爺去。替袁太太請安。道喜說我們少爺一切承太太照應。心感得狠。改一天再過來。造府女僕答應着。然後隨同文霞到了袁宅。將禮物呈上。禹氏看了十分歡喜。當時便賞了那女僕好幾百文銅鈔。當天禹氏已命人預備了上好筵席。一者是款待新乾兒子文霞。二者是替乾女兒平一平氣。惱酒席上來之後。禹氏高興得非常。又吩咐蔡媽去喚銀枝出來同坐。銀枝因為避文霞的嫌疑。不肯答應。引得禹氏生起氣來說。銀枝不識抬舉。葉相公雖是外人。如今既給我做了乾兒子。同你便是自家叔嫂了。這麼一來。好像生分似的。如何使得。一定又叫蔡媽去請銀枝。沒法方纔走到前面。勉強在席上坐了。坐剛上到頭菜。他託詞。

早又回房去了。在文霞心理上還暗暗有些恨他。這且不表。再說喜氏今日初會見文霞時候。他幾曾見過這樣俊俏男子。不由將一雙淫眼釘在文霞粉臉上。好半會工夫。背地裏籌劃道。先前聽見他們提着這姓葉的。我總疑惑。不過是個尋常少年罷了。誰知他生得竟有這樣好法。這就無怪那小婦兒同他親密。我背着致中。雖然也曾結識過許多漢子。誰有一個及得他來。難道三生有幸。如今竟遇着這樣冤家。若是白日將他捨掉。不是虛生了一世。麼憑着我這一身本領。隨後等我來慢慢勾搭。他不愁不割去那少婦的靴靿子。喜氏越想。越得意。自從銀枝出了席。他便油嘴打花。有一搭沒一搭拿話來撩逗文霞。酒到杯乾。從紫膛色臉皮裏微微透出一片紅光。來煞是好看。先前入座的當兒禹氏要推文霞在上首坐。文霞一定不肯。禹氏只得坐在上面。文霞同喜氏對面打橫坐着。此時喜氏被酒遮住了臉。着實有些心癢。難撓。不知覺不從桌。

子底下伸過腿來要去勾文霞的腿。不妨離得太遠。一脚却好踢在禹氏小腿上。禹氏小腿本來鬧着濕熱。至今還貼着膏藥。被他這一踢疼得要死。一面亂嚷。一面低下頭用手去揉喜氏。嘆。嚇一笑。望着文霞說道。好兄弟。你該仔細些。如何還不曾走到快活林。你早就使起拳腳。踢打蔣門神起來了。這一句引得禹氏格格的笑。微微眨了文霞一眼。站起身子到房裏拿紙去揩抹濃血。文霞沒頭沒腦又猜不出他們說的甚麼。也只得呆呆的發怔。喜氏見沒有人在身邊。特的用箸子在碗裏揀了一枝蝦圓。就着自家嘴脣邊試了試。冷熱重行遞近文霞嘴邊。說好兄弟。你請嘗嘗我這一箸菜。文霞早看見喜氏那副焦黃牙齒。牙縫裏還黏着許多肉絲兒。不曾剔得干淨。此刻見他送過這蝦圓。那裏肯明擾他的。又怕他看惱。只得勉强含在嘴裏。背了臉吐在地下。被一隻大狸花貓銜去吃了。不多一會。禹氏重行吃饭分坐下來。閑話。喜氏勝然想。

起一件心事。笑着向文霞問道：乾娘這邊房屋很多，兄弟要靜的用功，何不將自家行李搬向那裏來住？有你姐姐在身邊，多少也有個照應。文霞還未答應，禹氏早拍着大腿說道：我可是老塗糊了！前天不是同你講這話的？你究竟多早晚才搬過來住？文霞這時候又不好說自家母親攔阻的話，惟有支支吾吾的含糊說不清楚。禹氏笑道：明天就煩你姐姐替我去收拾書房。我那媽婦是算盤珠兒，你不撥他，他動也不動。這些事他是算不住的。喜氏忙接着說：娘將這事便全行交託給我一點，不用你們操心。我來替兄弟出點力兒，包管他稱心滿意。果然不會隔了多日，喜氏真個忙上忙下，將袁半街在世住的那間書房收拾得表裏煥然一新，窗明几淨，筆精硯良，由不得文霞母親做主。禹氏打發蔡媽去發文霞的行李，自是以後文霞便在禹氏那邊住下，可憐銀枝得了消息，不免十分焦急，連日又有身邊那個小婢常來報告訴說：喜氏對

着文霞那番醜態真是又羞又氣只得拿定主意輕易不同文霞相見以免別人的謠諑蔡媽不識喜氏的心事總還疑惑喜氏將文霞騙得到來好在裏面興風作浪敗壞銀枝的名譽其實此時喜氏却不是這個主意他因爲愛上文霞好借此常常去勾引他上手無如文霞年紀雖輕他也知道好歹放着銀枝是他感恩知己不過想從此親近親近稍慰幾年來的兩地相思至於他這四十多歲的婦人莫說你生得醜如鬼怪你便是夏姬重生鷄皮三少他也不能同你去偷香竊玉所以喜氏有好幾次背呢禹氏到書房裏向他誘騙文霞都板有一副面孔不去理會有時糾纏不已他一般放下臉色呵叱起來老羞成怒喜氏見沒有指望然後才一心一意要捉他們的破綻聊洩心頭忿恨也是合當有事文霞自住向袁宅除得一個人冷清清的坐在書房裏讀書要想同銀枝會一會面簡直沒有這個當兒心裏常常思量猜不出銀枝畢竟有何用

意。若說他同我不好。以前他凡事總都關顧着我。我的感激意思。他也是知道的。自從我想出法來拜給他婆婆做乾兒子。論他聰敏的情性。不會猜不出我。的用意。既然有這樣機會。應該你我兩人花前月下。倚翠偎紅。稍慰近年來的。彼此思慕。怎生他此番待我轉同陌路。我早知如此。又何必苦苦跑到這地方。來討你的憎厭呢。文霞越想越恨。巴不得背地裏跑向銀枝臥室。責問他一個。離多會少。他如果再不理我。我從此便襪被而去。離了他這份門戶。轉免得兩。邊藕斷絲不斷的。令人難受。主意已定。他也不管好歹。從這一天晚間。趁書房。沒人時候。躡着腳蹤兒。一路徑向銀枝住的那所房屋走來。蒼苔露滑。星斗滿天。果然人不知鬼不覺的竟被你摸入銀枝住的那紗窗底了一者袁宅。此時。無多僕人。二者銀枝臥房是文霞曾經到過的熟徑。他也深恐銀枝房裏另有。別人在內。忙悄悄的將窗紙用舌頭濕了一片。伸進小指頭掘成一個小洞。細。

瞓着眼向裏張望。只見銀枝倚在一張沙梨桌上，手託腮頰，像有甚麼心事。一般連用的那個小婢都不在側。他心裏不由撲禿，撲禿的跳了幾跳，不敢擅自闖得進去，便提着喉嚨，輕輕咳嗽了一聲。銀枝驚地吃了一驚，也猜准來的沒有別人，定然是那文霞。放不過我，想來同我糾纏，芳心裏又恨又急，一叠連聲便呼喚那小婢名字。那個小婢剛在套房裏打盹，聽見銀枝呼喚，一脚跨出來，呆呆的望着銀枝，發怔。銀枝向他說道：「你去天井裏望一望，看有誰在這裏？」若是有人，你替我告訴他，我是萬萬不能同他相見的！」銀枝這幾句話，雖然是同那小婢說着，分明是暗暗告訴文霞，要想拒絕他的意思。那個小婢不知端的，真個出房來，張望。文霞不禁哀告着，說道：「姐姐你好忍心？如今竟不理我。」理了銀枝，輕輕頓腳，說道：「你這人真是不達世務，此處是甚麼地方，能容我們私相晤會？你不是要我的命麼？」兩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辯駁，那

個小婢已跑得出來。抬頭見是文霞，不禁笑起來。說道：哎呀！你不是葉少爺。這時候跑來，則甚？文霞見那小婢聲音狠高，忙不住的向他搖手：不防這個當兒遠遠的從花牆角下有人在那裏嘆。嚇得文霞毛骨聳然，也怕惹人的耳目，便咬了咬牙齒，急急掉轉身子，便想重走回去。剛跨入第二重屏門，黑地裏觸着一人，用手扯着文霞衣袖，格格的笑道：好了，如今可被我捉住了。你想逃往那裏？文霞這時候雖然辦不清楚那人面貌，聽他口氣已知是那喜氏。登時面色如土，不住的央告道：好姐姐，千萬不用聲張，我是剛才偷得進來的。喜氏冷笑道：我也不問你是剛才進來還是進來許久，但是你這孩子平時像煞狠老成的，原來背了姐姐一般會不老成起來了。有話你跟着我來。再說喜氏說到這裏，順手牽羊將文霞扯入一間空屋裏，自家坐在椅子上面，將文霞扯近身旁，含笑向他說道：今天這件事我們還是怎生辦法？你如若順

從了我呢。以後我們一萬件都不提起。否則：：哼哼：：我就和盤出託將我所看見的情景一一去告訴乾娘看。你們這姦夫淫婦再有甚麼抵賴。文霞見他這種模樣嚇得只是發抖忙分辯道我同他並沒有別的曖昧。我有一句書不大懂得特的跑來請教嫂嫂的。喜氏笑道啧啧我是不認識字的你便拿書來欺負我。我請問你請教嫂嫂的書也還罷了怎麼你的書也不會帶來轉親熱熱的同你嫂嫂偎傍在一處。文霞急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還在窗子外面離他老遠的呢。好姐姐你枉冤我不打緊冤枉了嫂嫂委實怪可憐的喜氏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睜圓兩眼喝道你不提那嫂嫂我還不生氣你想拿他來壓制我。我偏冤枉了他看他有甚麼奈何我的去處如今且不暇同你辯論。這些我只問你如何發落我：：銀枝在房裏本來催迫文霞速離此地後來見文霞倏的走避耳邊也聽見遠遠的有人笑語知道這事不妙也深恐文

霞受了別人的艱。着心生一計。忙將那小婢喚近身邊。輕向他說了兩句。小婢會意。立刻提了一柄燭臺。直向喜氏他們坐的那所空屋走去。文霞此時正是脫身不得。急得汗如雨下。又不敢高聲叫喚。只有苦苦哀告的分兒。可巧看見那個小婢走得近前。遂趁勢奪手跑過一旁。喜氏也就站起身來。跟隨着文霞出了那屋。文霞那裏還敢怠慢。三腳兩步跑入自家書房。一倒身睡在牀上。長吁短嘆。喜氏見那小婢衝破他們好事。心中好生忿恨。知是銀枝有意命那小婢出來的。只恨恨的說了一句。都要叫你這小婦死在我手裏。一言無話。第二天喜氏便在禹氏身邊。將昨夜所見的情事一一告訴。又加上許多糖點的話。簡直說是看見銀枝同文霞並肩坐在一張床上。禹氏不聽。猶可聽了時候。登時虎吼一般怒起來。一疊連聲吩咐蔡媽去叫喚銀枝。自家便坐在佛堂上。沈着一副鐵面孔。像是要審訊犯人一般。喜氏看見這般模樣。知道今日大大

有一番熱鬧便假託事故抽身躲在房裏。雲端看廝殺是再快活不過的事了。蔡媽奉了主人命令昂着頭疊着胸脯走近銀枝臥室。冷笑道：少奶奶做得好事如今是犯了案了。太太叫我來喚你前去問話：：銀枝也是個聰明女子。見這形狀有甚麼猜測不出仗着自家清白無私却一毫不露畏懼冷冷的說道我知道了。你前走一步我即刻就來。蔡媽連連搖頭道：這個可不能從命。我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少奶奶休要見怪。要走還須一路同走萬一少奶奶逃脫了。太太向我要起人來我拿甚麼人交給他呢。銀枝望他給一口道：啄我又不會犯法逃到那裏去。你們不用同那姓黃的一路神氣我便是做了鬼也不能饒了你們這一班讒賊：：說完這話早將用的那個小婢領至套房裏面附耳向他說了幾句小婢將頭點了點銀枝然後才款款的出房隨着蔡媽走入禹氏住的那個佛堂上面禹氏見了銀枝夾耳根子通紅起來劈口罵了一

句。賤人還不替我跪下銀枝冷笑道我是清白人家女兒父母生我下來嫁給這裏做了媳婦自問凡事都依着規矩婆婆這賤人兩字還該斟酌出口禹氏聽他這話氣得抖抖的半晌開口不得良久才拍案問道你還嘴硬麼我問你那個姓葉的相公以前你們可是認識銀枝答應怎麼不認識呢我同他還同學過兩年我若說是不認識他倒反欺了婆婆禹氏冷笑道好好你既然認識他他拜給我做乾兒子時候如何一去不曾提起顯見得你們無私有弊了銀枝也笑道甚麼弊不弊我當初同學的也不止他一人同了學不能就算做有罪況且這姓葉的進門緣故是婆婆親自吩咐他的並不是媳婦勾引他的媳婦若是因為同他認識便來攔阻婆婆不用認他做乾兒子那才無私有弊呢媳婦好端端的坐在家裏婆婆不能引入一個少年進來妄加媳婦的罪名禹氏怒道依你這樣說這些事却是我的錯處了便算我不該認他做乾兒子

你也不該便將我這乾兒子引入臥房在一張床上同他親熱起來。銀枝厲色說道：這是誰人誣讟我的葉相公既做了婆婆乾兒子他便同我是叔嫂那次媳婦因爲用避嫌疑不肯同他並坐入席婆婆還責備我的不是他們年輕的人錯認叔嫂可以不用迴避昨天晚上他要到媳婦面前質問書中疑難的道理媳婦也防着別人議論長短吩咐丫頭阻攔着他他只在窗子外邊說了兩句扯淡的話便回書房去了至於誣讟我的這人怕他是有欲不遂所以含血噴人婆婆却不可聽信一面之詞轉弄得骨血參商家庭變故替婆婆設想也不值得；銀枝這一番侃侃而談理直氣壯轉將禹氏說得頓口無言漸漸有些悔悟過來儘管低着頭尋繹銀枝言外的意思；其時喜氏正躲在房間裏吃吃的笑個不住聽到這裏覺得事情不妙深恐禹氏不能發作忙三步脚跨出房外插嘴說道娘適才同姐姐說的話我都聽得明白妹妹也不

須強詞奪理在這裏。欺負娘年紀老邁。你說你們像是清清白白其實便不論。昨晚的事體如何娘也該想到初娶姐姐那一天爲甚這葉相公便悄悄躲在新房裏一夜我小則小也活到有四十多歲倒不曾見做新媳婦的這樣大膽把情人藏在套房裏密密切切的談到天亮轉不肯和自家丈夫同夢這不是沒憑據的後來葉相公還巴巴的將這件事當做有趣又編了好幾首詩娘的乾女婿他們都是親眼見過的不過將娘謄在鼓裏罷咧我那錦春兄弟不是因此還鬧了好些時呢幾句話提醒了禹氏禹氏重行指着銀枝罵道可是我也氣昏了你姐姐今天不是告訴了我的我急切就想他不起好好你直說罷那件事被你賴了這件事你更有何說：：銀枝驚不防喜氏挑着當初舊事不覺怔了一怔一時想不出話來分辯禹氏益發覺得他情真罪確登時不容分說順手拿起那根繩拂子掉轉柄子過來劈頭劈臉直向銀枝打去喜氏看

這模樣不由心花怒放。暗喝采不已。一時又想到文霞氣忿不過忙做好做歹上前勸道娘呀打他的時候多着呢如今他一個人在這裏沒有對證或者還疑惑我們冤枉了他依我主意應該將葉相公再喚得進來逼出他幾句口供便是鬧出甚麼人命來將來告到衙門裏娘也。有個把柄禹氏一聽這話狠是有理隨卽着蔡媽去喚文霞再說文霞自從偷會銀枝之後不防被喜氏撞破雖然遇見那小婢解圍及至跑得進房早已氣喘汗流心裏不住的跳蕩不定一夜不曾安睡好容易挨到第二天午後並不會聽見裏面有甚麼動靜暗暗叫了聲微倦疲倦已極不由和衣倒在牀上略事休息正在模糊時候忽覺得身邊有個人將自己搖得一搖兀自驚醒了向那人望了望原來正是銀枝使喚的那個小婢文霞大喜還疑惑銀枝是回心轉意或者遣這小婢來約我進去相會亦未可知想到此處疾忙跳起身子要向那小婢詢問不料那小婢

臉上色氣迥與平時不同兩個眼泡裏還彷彿含着淚痕一般四面望了望見屋裏沒有別人便指手劃腳的說道少爺你趕快回去罷昨晚的事如今已是發覺了太太坐在屋裏喊我們小姐去問話小姐吩咐我過來招呼少爺不必吃他們眼前的羞辱小姐已拚着性命去同他們爭論小姐叫我向少爺說若是他自盡身死少爺千萬不用傷心還須從速離這宿遷最好趕快向上海去走一趟最好此時也不及同少爺多談少爺不用遲疑恐防他們還要來呼喚少爺呢那時候轉不好了小婢說完這話掉轉身子便走文霞嚇得手足無措依他的意思便想同銀枝死在一處左思右想正沒得個主意耳邊彷彿又聽見內室裏面隨風傳來哭泣聲音（此自是文霞心虛誤認銀枝此時蓋欲哭已無淚矣哀哉）他的胆子本小深恐禍及自己不待思索早拋下一切行李書籍飛也似的出門去了論當時的情事文霞若不逃走還有分辯的地步這

麼。一來轉顯得無私有弊。反讓喜氏說得嘴響了。銀枝只顧護惜文霞錯走這一着。以至身有百口。口有百舌也。抵禦不住那喜氏如簧的言論。蔡媽到了書房見裏面空空的那裏有文霞的影子。隨卽轉來報告喜氏。冷笑道。何如我就知道那葉家小廝不是好人。他如果沒有虧心的去處。聽見這事爲何急急逃轉回去呢。禹氏益發生氣。當下便惡狠狠的將銀枝拖翻在地。騎在他身上。上上下下捶打得寸骨寸傷。喜氏和蔡媽假作勸解。暗中不住的施展他們毒手上。那個小婢委實不忍。橫身攔在裏面。因此還吃了禹氏好幾下銀枝。忍痛一共不肯開口。向他們求告。禹氏打得氣力乏了。方才歇手。坐在一邊。喘氣。小婢此時已將銀枝扶坐在地上。禹氏指着他罵道。等我處死你這賤人。以後然後再同你家父母講話。話還未畢。忽見門房那個家人手裏捧着一張紙條兒。慌慌張張的跑得進來。向禹氏說道。不好了。童府老太爺死了。這是一張報喪。

條子在這裏禹氏未及回答銀枝聽見這話知道生身老父永無再見之期不禁悲從中來坐在地下放聲大哭：禹氏向那家人問道喪條擋在外邊好了。但是那邊可曾有人來接他們小姐回去沒有家人回道這却沒有人來接少奶奶理宜回去奔喪的由我們這邊打發轎子送少奶奶回去也使得禹氏剛待答應喜氏早放下臉色插口說道這個如何能夠呢他已犯下這樣重大的罪事情還不會有個水落石出娘放他回去那邊少不得聽他一面之詞以後轉不便去責問他的母親他母親便來接他我們儘管不放他走等待那邊喪事妥帖再由我們去向他家交涉他家知道他女兒做出這樣歹事料想也不敢怎樣我們：禹氏忙點了點頭說這個議論一點不錯到底是你有這見識隨卽吩咐蔡媽同那小婢將銀枝送入房裏又叮囑小婢好生看視着這賤人防他尋死尋活喜氏冷笑道娘休得過慮像這種沒有志氣的人如若他

肯尋死。他早不做出這傷風敗俗的事了。銀枝見禹氏不准他回去。生身老父臨死不能送終。這一悲憤像是刀剜箭簇一般。回房之後。足足哭了半夜。思前想後。毫無生趣。一直挨到五更時分。將粧盒裏所有的鉛粉和了一杯冷茶吃了。下肚及至那個小婢清晨睡醒。走近銀枝床前。再一細望。已是香消玉殞。不禁狂喊起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銀枝之與文霞雖情意纏綿而毅然不及於亂男女。高尚足可欽佩。然而一人萋菲者之口遂任意譸譐。致使貞女含不白之冤。若在文明國男女交際此等處正不足爲奇也。近年青年主張解放。有以哉。有以哉。

此一回書固非描寫竊玉偷香情事。然疑爲寫銀枝之冤。憤使人讀而傷心。亦非善讀書者。蓋作者未見吾國男女防閑太嚴。極其所弊。必有如禹氏之冤其媳者。欲除此憾。必先自開通風氣始。

路子飛之醋文霞當於言外得其神味

銀枝覓死遙遙接本書第十二回袁錦春接電報事至銀枝此次果死與否尙未可定何則吾於銀枝挨至五更時分始服鉛粉一語知之

魅

鏡

第十三回

四四

小說會 魅 鏡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四回 鶴善堂歡聯姊妹 養光院號召生徒

中國婦女在社會上要算是一種最可憐的人物。俗語常常說起來都說婦女是個雪花命，飄到那裏就是那裏一點沒有自主權力的嫁人。這件事是他們終身的希望。這希望若是失敗，那就再可憐不過的了。以我書中的銀枝而論，母家既是多金夫家也還巨富，在尋常眼光瞧起來總算足以叫人羨慕的了。無如遇人不淑，夫婿儼如路人，而家庭之間又處處樹滿荆棘。若果從此溘然長逝，倒還覺得耳目清淨，還我本來無如九死重迴一靈。不泯生前冤孽，解釋無從。這又打從那裏說起哩？閒話休絮，再說那個小婢見銀枝直挺挺的睡在床上，又不知道他服的是甚麼毒藥，嚇得毛髮森竦，哭都哭不出來，連忙跑入禹氏那一進裏報告。禹氏在這五更頭裏業已醒轉，剛倚在床欄干咳嗽聽見。

這話也就大大吃了。一驚赤腳跳得下床，走到喜氏住的那套房裏，將他搖醒。告訴他這事怎生辦法。喜氏冷笑道：「娘千萬不用慌張，這也算是意中之事。他是畏罪自盡，與別人有甚麼相干？娘若是先行害怕起來，他的母親越發要吵鬧了。如今沒有別的辦法，快着人去先將你乾女婿招呼得來，叫他幫着料理一面打個電報到蘇州。兄弟不久還有信來的，他住的地方開得明明白白。他們做了夫妻一場，死後也要讓他們會一會面。至於童府上，他們也忙着喪事，權且將他女兒死的消息按捺住不必給信。他們等兄弟回來再說。」禹氏聽他這一番話，井井有條，頓時將懼怕的心腸丟向腦後，轉按照他的言語，一步一步的挪入銀枝房裏。不多一會，黃致中業已到來，還是他有見識，得了這信，便在城裏那個同仁醫院請了一個外國醫生一同來替銀枝診視。

喜氏還嗔怪致中多事冷冷的說道人已死得好久了神仙也不中用了你又婆婆媽媽的請醫生來則甚那個醫生却甚是和氣笑道這個却不要緊我們能可想法子都是要想法子的但不知死者服的甚麼毒質連問了兩聲大家都回答不出當時一大羣人都擁入銀枝臥室蔡媽見醫生問着這話早指著粧臺旁邊說少奶奶大約服的是鉛粉你們不見這鉛粉盒子翻亂在桌上麼那醫生也不回答早跨上床沿將銀枝衣服解開用手去向他心口按了幾下按忽的笑說沒事沒事心房還在這裏跳動服鉛粉的人毒性甚緩至少能捱着兩三日工夫纔得死呢所幸他服毒未久憑着我這解毒藥水一般可以希望他起死回生一面說一面早從一個布包裏拿出許多器具用皮條插入銀枝嘴裏颶颶的將藥水灌得下去大家都睜着眼看他施展手段這時候那個家人已來回報說蘇州的電信業已發去禹氏還冷笑說道早知

道人不會死。不該打這電信去嚇了他。蔡媽插嘴笑道：少爺出門時候已是好久了，便惜這件事將他喚得回來倒也一舉兩得。太太休得煩心。少爺對這少奶奶平時看待光景，太太總該瞧得出來。不見得接到這信便把他嚇壞了我。還怕少爺聽得要歡喜起來呢？這幾句話說得大家抿口而笑。再看那銀枝的神氣已不似先前口張目閉呼吸的氣漸漸有些回復。喜氏咬着牙齒冷笑道：好人不在世，禍害一千年。娘你老人家可以放心罷。這種女人我就料定他不會死的。果真死了倒是娘同兄弟的造化了。鬧了這一早我們一些點心還不會吃。肚子裏轉餓得有些慌慌的。這裏留給他們去搗亂。我同娘還向那邊去休息休息罷。他說到這裏便掉轉身子先走。禹氏也就一同出了房門。蔡媽那裏還肯在房裏照應。一般跟隨出來伺候他們梳洗預備早膳。不曾隔了一會工夫。致中喜孜孜的笑得進來說道：真個沒有事了。少奶奶服了藥。

水之後立刻甦醒那位醫生叫我們多買些藥豆煮出湯來頻頻給他喝下去好解內裏餘毒又叮囑我們說少奶奶身體素來怯弱此後不可引他生氣要緊要緊禹氏笑道這倒難爲師爺了不是師爺將這醫生聘請得來少不得要同這冤家打了結下去既是這樣：禹氏說着便在房裏取出十塊洋錢交給致中做那醫生的謝儀致中接了親自去謝那醫生不料原封不動又重行捧得進來笑向禹氏道道那醫生堅執不肯領收禹氏皺眉說道難不成他是嫌少致中搖頭道是不是他說他們這醫院原是設着濟世的收了人家的謝儀便要得罪上帝禹氏笑道外國人真是獸得有趣論我們中國的醫生便將人活活醫死了他們還百般需索說是替人家診病不能白白的效力死生有命人死儘管死他們的謝儀是儘管要他們滿嘴裏都說是醫生有割股之心醫得人的病醫不得人的命有了這樣道理所以冤屈死在他們手裏的一

年。也。不。知。多。少。不。想。這。外。國。人。本。領。又。好。心。術。又。好。既。是。這。樣。便。將。這。錢。留。下。
來。改。日。去。做。點。好。事。也。罷。致。中。將。洋。錢。交。給。禹。氏。他。又。忽。忽。的。去。周。旋。那。
個。醫。生。醫。生。見。銀。枝。藥。已。恢。復。了。原。狀。隨。即。辭。了。致。中。轉。回。他。的。醫。院。致。中。
直。將。他。送。出。大。門。然。後。興。致。勃。勃。的。走。入。內。室。剛。跨。入。廳。上。那。座。屏。風。背。後。劈。
頭。撞。着。喜。氏。正。待。向。喜。氏。說。話。不。防。喜。氏。倒。剔。濃。眉。睜。圓。大。眼。使。勁。對。着。他。臉。
上。啐。了。一。口。嚇。得。致。中。摸。不。着。頭。腦。喜。氏。見。左。右。無。人。早。指。着。他。罵。道。我。把。你。
這。糊。塗。東。西。一。點。癡。兒。也。不。省。得。致。中。還。疑。惑。喜。氏。仍。是。怪。他。去。請。醫。生。
忙。分。辯。道。哎。呀。你。這。人。心。腸。也。太。窄。狹。了。論。你。再。是。同。他。有。仇。也。沒。有。個。見。死。
不。救。的。道。理。喜。氏。罵。道。這。也。罷。了。我。問。你。白。花。花。的。十。塊。洋。錢。爲。甚。高。手。遞。高。
手。的。又。還。了。太。太。致。中。扭。頭。答。道。這。又。怪。我。則。甚。這。洋。錢。是。謝。醫。生。的。又。不。是。
謝。我。我。難。道。便。吞。沒。下。來。喜。氏。冷。笑。道。好。好。這。也。不。肯。吞。沒。這。也。不。肯。吞。沒。將。

來沒有錢使。用的時候。你却不許向我。茅牙裂嘴的。讓這日子難過。你若有這
神過。悄沒聲的將這錢藏過一邊。太太難道還去向那醫生質問。冬瓜撞木鐘。
黑漆皮燈籠。天下沒用的人。我也會見過。却不曾見過。你這沒用的都元帥財。
神老爺倒有點財給你發的。只是你沒有這發財的福命。你瞧這十塊洋錢稀
鬆。平常得緊。你可知天氣漸漸緩起來了。便留着給阿梅買西瓜吃。也還吃
得好些西瓜呢。一頓話說得致中也懊悔起來。被着嘴笑道。我這人真是。
脂油蒙了心了。如何竟不曾想到這裏。奶奶這番教導了我。下次遇着這些事。
少不得我也有些方寸喜氏見他認了罪。方才不往下說。剛要轉身。忽的看見。
禹氏已走近身後。笑道。你們夫妻倆有甚體已話要說。瞞着我鬼鬼祟祟的我
也聽見了。甚麼洋錢長洋錢短的。喃不了。喜氏初倒吃了一嚇。立刻按定心。
神的嘻笑起來。說道。可不是麼。我曾在這裏埋怨他太不懂事。做醫生的誰不。

愛錢這個倒不分甚麼中國外國十塊洋錢怕是人家嫌少嫌讓兩句也是有的他就拾到紅棗子當火吹認真當信他就送謝儀了我才說得好十塊錢他不肯收再添他十塊錢包管就肯收了這都是那些索謝的人老法子他能騙你黃致中却騙不了我娘瞧我這話有理沒理禹氏兀自點頭晃腦說這話真是的我們在這些上面總嫌老實了這也不難過一天我再加封上十塊錢共二十塊益發累乾姑爺送給那醫生去總不愁他不收；說完這話大家重行走入後進喜氏在禹氏身後走着轉望致中擠擠眼笑得不敢出聲剛跨入堂屋早見銀枝的用那個小婢愁眉苦臉的站在那裏禹少問道你們少奶奶這時候覺得怎樣小婢含淚說道別的都還好只是他明白過來老鬧着要回家去說是若不放他回家他早晚依舊不想活的禹氏咂嘴順舌說道他的身子還不會硬朗如何就能勞動呢喜氏笑道依我娘就讓他回去一趟我聽見

人家常說大凡尋死覓活的人背地裏總有一個討替的鬼跟着他果然這樣。他一般曾死在他家裏那是娘再反過臉來同他家要媳婦便是撈不到他的銀子至於一切衣衾棺槨可就省下我們的不少費不是一舉兩得禹氏被這話提醒方才答應吩咐那小婢前去伏侍你們少奶奶喊乘轎子抬他回去罷銀枝回家之後童毅還不會入殮自家想起紅顏薄命真是哭得肝腸寸斷閉下來也將婆媳淘氣的事告訴他母親解氏無如解氏爲人十分忠厚膽子又小背地裏只得拿話安慰銀枝又說我們老夫婦兩人嫡親骨肉祇有你這一個女孩兒你兩個哥哥雖然過繼得來他們只知道浪費銀錢吃喝嫖賭是靠不住的你若再有個三長兩短叫我這下半世有甚麼希望：：母女倆說到痛心處不覺抱頭大哭其時一府上下忙着喪事鋪張的異常華麗解氏因爲這份財產全是童毅生前掙下來的在世時不曾有甚麼享用死後便在庫

房裏撥出一萬銀子全行在喪葬上開銷公館裏平時也有位帳房先生名字叫做王華卿這番事體太鉅一位帳房萬萬措手不及解氏便命童仁童智在外邊再延請一人幫辦喪務這一個風聲傳得出去可把宿遷城裏的人引得鴉飛雀亂各人都來夤緣走這條門路知道其中大有好處誰也不想來染指無奈童仁童智都是自幼兒在鄉村裏長大的城裏的人一概都不認識也有些親友疊疊的函信來薦帳房兄弟們看了去狠是爲難童智便向童仁說道看這些薦的人都有情面收了這個便得罪了那個依我主意不如給他全行謝絕童仁笑道這話雖也有理只是王華卿一人辦不開來總須得一個人幫着他方才不致誤事童智笑道這件事沒有別人可以商酌哥哥何不將施曙星請得來他若肯幫辦帳房更好否則就託他另薦一位他在這座城裏交游很是廣的他又同我們要好不定不肯給苦給我們吃可惜前天老死鬼人

殮時候。他在靈前磕頭。我們躲在孝幃裏不曾來得及同他打話。此刻立卽打發人去請他包管。一請就到。童仁這幾天不曾同施朗見面。心裏很有些想他。聽見這話。正中下懷。隨卽叫了一個家人到鵠善堂趕快將施少爺請來說我們有話同他面講。再說施朗自從得了童氏兄弟的資助。將那個鵠善堂收拾得煥然一新。他家裏祖傳下來有兩本異書。上面全載着針灸的方術。他就接着那方術學了替人打針。平時倒也有些外症內症。常常請他診治。生意甚是熱鬧。這一天剛有一個患癆氣的少年跑來就診。施朗望了望便命他伏在一張凳上。自己從布包裏揀了一根長針。拈在手中。預備刺他的腦後風俞穴。那人便伏伏貼貼的爬在那裏。他將針按了按的地位。正待刺入。不防身後有人喊他。掉頭一望。認得是童公館裏的家人。不由歡喜得心裏跳了幾跳。一面向那家人問話。一面順手就將針刺得過來。那個少年也因爲聽見他

們。聲。息。已。將。臉。掉。轉。施。朗。一。個。不。仔。細。一。針。正。刺。入。那。少。年的。舌。頭。上。刺。得。鮮。血。淋。漓。那。個。少。年。哭。喊。起。來。施。朗。方。才。知。道。這。針。已。經。誤。刺。了。人。家。連。連。的。賠。着。不。是。又。抓。了。一。把。香。灰。替。他。按。着。血。迹。氣。得。那。少。年。直。跳。不。肯。再。刺。一。定。要。施。朗。將。診。金。退。還。了。他。鬧。的。不。得。開。交。後。來。還。是。那。個。家。人。做。好。做。歹。將。童。大。少。爺。的。名。字。把。來。恐。嚇。那。少。年。一。頓。少。年。嚷。着。晦。氣。方。才。走。了。施。朗。重。行。將。針。包。收。抱。妥。貼。便。向。那。家。人。問。來。意。那。家。人。又。同。施。朗。開。心。說。施。少。爺。久。聞。你。的。針。法。很。好。真。是。耳。聞。不。如。目。見。如。今。可。被。我。瞧。出。笑。話。來。了。施。朗。忙。正。色。說。道。我。針。是。一。點。不。錯。那。廝。不。知。道。好。歹。罷。咧。家。人。笑。道。你。也。不。該。刺。人。家。舌。頭。舌。乃。心。之。苗。心。能。小。腸。相。表。裏。痼。氣。的。病。病。在。小。腸。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我。這。一。針。包。管。他。這。痼。氣。永。遠。不。發。哩。兩。人。笑。了。一。會。施。朗。不。敢。遲。緩。飛。也。似。

的。隨着那家人跑入童公館廳上無巧不巧童仁披着麻衣帶着麻布帽子高高的踞坐在椅子上手裏拉着一把胡琴不住的在那裏唱譚派養生呢帽子上兩朵棉花毬兒搖擺得晃晃蕩蕩一見了施朗慌忙將那胡琴拋下笑得跳下來說道我們倒有許久不見了來來來我也少不得行個規矩禮兒讓我向你叩一個頭施朗早笑得一把將童仁雙手託住呵呵的說道大哥你可不用折了我的草料罷你死了老子便要向我叩頭若是老子豈不要對着你打滾那些儀式是騙人頑的我們是自家兒弟如何使得快別要如此大家坐着譚譚是正經適才你唱的真好何妨再賞點給兄弟聽聽童仁笑着只是搖頭施朗四面望了望又笑問道二哥呢如何看不見他這幾天久要想過來替大哥二哥請安又恐這邊事忙沒的跑來討厭所以耽擱住了今天貴管家光降小弟歡喜得甚麼似的只恨爺娘生下兒女兩條腿太不濟事還是將前

面兩條腿放下來幫忙所以才跑得這樣死快：說着又笑了一陣童仁接着說道老二他在裏邊有點小事纏着停會子包管出來了奉請賤翁到此沒有別事因爲家母吩咐兄弟們在外間請一位帳房一時又想不起是誰可以擔任這事特地向你商量商量：兩人剛說着話童智披着麻衣也笑得出驚見了施朗一般想向他行禮童仁攔着笑道施大哥適才還責備我不應鬧這虛文的如今你也來了我瞧恭敬不如從命你不如也老實一點兒罷施朗笑道可又來畢竟還是大哥爽快童智一笑也只得罷了隨卽向童仁道那件事哥哥曾同晞翁提起不曾童仁笑道我正在這裏同他開着談判呢施朗忙答道容易容易府上的事就同兄弟的事一樣沒有個不當心的況且老伯福壽全歸這喪儀上也着實要光輝光輝方才稱得起是宿遷世家不過這帳房一席任大責重不得其人那可就弊端百出了好好薦賢者不避親兄弟那個

家母舅貴致中大哥同二哥都是會過的最好叫他來幫忙。兄他同我是至親將來謝儀多寡決不計較。童仁笑道令母舅爲人倒還不錯他能俯就是再好不過的了。說到此又將身子欠了欠俯着施朗耳朵說道王華卿仗着是先父手下的。人平時常不放兄弟們在眼。兄弟已經打定主意喪事一完便要辭他出門還須致意令母舅所有一切銀錢出入總須監察着他才好。施朗笑道王華卿的爲人委實討厭。大哥也就拿出點手段將上下人等整頓整頓辭他出門一定是要辦到的。暗中等我示意給家母舅也好。施朗想了想又望着他們說道前天令妹丈已經回家來了。賢昆仲想都同他會過了。面童智道這話是打那裏來的聽說他在蘇州很是快樂他又巴巴的回來則甚施朗驚問道他回來的緣故是得着令妹服毒的消息難不成令妹近來鬧的頑意兒你們通不知道童仁冷笑道那丫頭心眼兒裏只有家母一人那一天他

回家領孝時候怪道哭得很是傷心後來唧唧曬曬的背着我們不知同家母講些甚麼家母一共也不會提起叫我們打那裏去探聽呢好呀嫁出門的女孩子在婆婆家不守本分難不成跑回來享受我們的家產好哥哥這其中的詳細還求你明白告訴我們施朗笑了笑揚着頭說道這件事也非三言兩句可以說得完的我告訴你原自不妨只是你們也該請我一請替我長一長精神提一提氣力童仁笑罵道我猜定你到了這裏都是要敲我竹槓的罷罷我的癮也要發了這裏也不是談心的地方我命他們將烟具設在小書房裏讓你去躺一躺可好不好施朗笑了跳起身手指着他說道我說你是水晶人兒且笑都一齊擁入那個小書房裏彼此替換着吞雲吐霧的在床上抽了幾口鴉片施朗然後將銀枝婆媳的故事一一告訴他們兄弟知道童仁笑道我別

的。不。恨。只。恨。你。那。令。母。舅。多。事。爲。甚。巴。巴。的。將。醫。生。請。來。將。那。丫。頭。救。活。了。命。
施。朗。笑。道。待。你。說。哩。這。件。事。我。們。舅。母。已。經。埋。怨。過。他。了。袁。錦。春。同。兄。弟。本。來。
很。要。好。的。自。從。娶。了。你。那。令。妹。進。門。他。心。裏。委。曲。得。甚。麼。似。的。他。也。好。做。慈。喜。
善。事。一。經。會。見。我。之。後。便。問。這。鶴。善。堂。是。誰。提。倡。的。我。當。時。就。將。你。們。大。名。說。
出。他。欽。佩。你。們。了。不。得。不。久。總。該。過。來。同。你。們。相。見。我。先。前。同。你。們。講。的。那。個。
養。光。院。他。沒。口。子。贊。成。立。刻。就。寫。了。五。百。元。的。助。款。他。說。世。界。上。苦。惱。的。人。莫。
過。了。啞。吧。同。瞎。子。了。有。我。們。這。麼。一。辦。真。是。那。些。啞。吧。瞎。子。的。重。生。父。母。再。長。
爺。娘。呢。童。仁。笑。道。提。起。養。光。院。來。你。儘。管。將。我。們。的。銀。子。是。支。付。得。不。少。至。今。
還。沒。辦。出。一。點。眉。目。回。來。我。是。要。查。你。的。帳。目的。施。朗。正。色。說。道。你。着。急。我。心。
裏。比。你。還。十。分。着。急。連。日。遍。處。貼。上。许。多。招。帖。到。我。那。裏。去。報。名。的。很。是。不。少。
这。五。十。名。學。額。你。還。怕。他。不。能。足。敷。嗎。童。智。笑。道。你。倒。不。要。預。先。說。嘴。這。宿。遷。

小小城池比不得上海。那裏有這許多瞎子前來上學。施朗笑道：「我們口說無憑。到那一天開學時候若是沒有學生就請你來剜我的眼睛。」童仁笑道：「好好剜掉你的眼睛。那養光院裏不是又多了一個瞎子？」說着大家笑了。笑童仁。此時又抽了好幾口煙。躺在牀上。將一雙腳擋在施朗大腿上。施朗便用手在他踝子骨上按摩起來。按磨得童仁渾身舒暢。哼唧的笑道：「施大哥。不是我說一句小氣話。這養光院的用款倒有一大半出在我們兄弟身上。成立以後。我們竟究有甚麼特別的利益。若是一點利益沒有。我心裏倒有些嬾嬾兒的了。」施朗聽見這話。忙接口說道：「這話也不用大哥吩咐。我早就打算好了。老伯在幾時開弔。我便趕在開弔這一天。將盲啞生徒帶領到老伯靈前唱歌。行禮。從養光院走到你們公館。再在城裏兜他一個大圈兒。叫合城的人知道。這慈善事務全靠老伯。在日同兩位大哥創辦的。至於老伯出殯那一天。少不。

得也。叫他們排齊隊伍在棺材面前一路唱一路送這不比較那些旗鑼傘扇光輝得許多別人家死了人再沒有這種特別的頑意兒我這報效大哥同二哥的地方也就算得情至義盡了童仁喜歡得直跳起來指着施朗笑道你這鬼精靈真想得有趣這麼一來再好不過你快回去趕辦罷千萬不用誤事施朗又笑道話雖如此生徒們既然要出來酬應就比不得在院裏可以簡略得的了少不得要新製些操衣操帽操靴操袴一架風琴四把調傘這款子是要大哥籌備的了我們常年經費是萬萬開支這款不得的童仁笑道可以可以這款子也還有限但是我們那位姓袁錦春他也不得置身事外死鬼是我們的老子也是他的丈人大家光輝的事等我來再敲他一下子三一三十一彼此掏出些銀子來公用童智笑道說也奇怪袁大哥既已回來怎麼不趕來穿孝難道還要打發人去請他來行禮不成施朗笑道二哥不要發獸大凡

夫。妻。們。若。是。和。和。睦。睦。的。妻。子。一。頭。回。家。那。男。人。就。一。頭。趕。着。跑。扭。股。糖。的。纏。
在一。處。男。老。爺。再。惹。厭。他。他。死。也。賴。在。裏。也。不。肯。走。至。於。袁。大。少。同。你。們。令。妹。
彼。此。好。像。是。烏。眼。鷄。碰。着。就。要。鬧。的。他。知。道。令。妹。在。你。們。公。館。裏。他。自。然。不。願。
意。來。了。這。也。不。難。少。不。得。破。費。我。一。點。兒。等。我。在。鶴。善。堂。上。備。一。席。水。酒。請。你。
們。昆。仲。以。及。袁。大。少。大。家。在。那。邊。暢。敍。一。天。順。便。就。讓。袁。大。少。在。他。老。岳。靈。前。
磕。個。頭。兒。也。使。得。童。仁。童。智。一。齊。失。驚。笑。道。胡。說。怎。麼。你。那。裏。也。設。起。先。
父。的。靈。座。來。了。這。不。是。笑。話。施。朗。也。笑。起。來。拍。手。說。道。你。們。瞧。我。這。人。真。糊。塗。
死。了。這。一。句。要。緊。的。話。一。共。還。不。會。向。你。們。提。起。咳。只。怪。我。窮。忙。得。緊。又。要。行。
醫。又。要。打。針。又。要。扶。出。又。要。施。藥。如。今。又。要。四。下。裏。張。羅。瞎。子。尋。覓。啞。吧。昏。頭。
昏。腦。提。起。這。件。忘。却。那。件。此。刻。若。不。因。爲。提。着。袁。大。少。行。禮。一。般。會。忘。記。告。訴。
你。們。也。未。可。知。說。起。來。這。鬼。神。的。道。理。真。是。活。靈。活。現。叫。人。意。想。不。到。那。一。天。

老伯還不曾嘸氣呢。我又不曾接到你們報喪條子。不過同幾個朋友在二更時分開了沙盤。可巧是我親自上手裏執着那支筆。沙沙沙的畫了幾個大圈子。接連寫着吾乃增福財神是也。朋友們都互相詫異。暗暗說是財神下降。想是賞賜我們元寶來了。誰知却又不然。底下便長篇闡論。提着老伯的名諱。說是今夜要歸位了。我當時便吃了一驚。隨卽放下筆。在旁邊行了一個禮。也提着老伯名諱。問尊神與老伯有何關係。老伯歸天又是甚麼神位。凡上便直說出來。說老伯前生原是財神座前一個招財童子。因爲動了一點凡心。貶他在塵世裏走了一遭。如今大限已滿。吾神停一會就去領他還復本原。但是他在生前有些冤孽。一時尙不能回轉天宮。須得在鵠善堂中再享受三年香火。着施朗好生伺候。說完這話。那就停住了。其時衆朋友還不甚相信。一直等到天亮。果不其然。你們這這就送喪條來了。你想可怪不怪。我此時已

在神座旁邊特特的替老伯設了一座香花菓供陳列得齊齊整整。改一天你們親自過去就可以瞧見了童智笑道這話可真不真這我父親他不在家裏享福轉跑到你那裏去我心裏却很有些疑惑施朗被他說得急起來臉上漲起一根一根的紅筋恨恨的說道別的事可以扯謊難道我扶手的道理可以扯謊不成我們在先扶亂當兒你也親眼看見過的可有一毫虛偽沒有況且一個人死後就有三個魂靈兒老伯的魂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公館裏守靈還多着一個魂呢便請他老人家在舍間坐坐也是理所當然你不相信我也由你橫豎財神老爺也會說過的不久還吩咐他老人家親自臨壇那時候他老人家少不得要結結實實的罵你一頓；童仁笑道嚙星你不要理他他近來很想充一位文明朋友呢所以發起議論來常常有點同我們反對施朗冷笑道文明朋友便怎樣上海的文明朋友研究這靈學的不知說要多少

儘有發行雜誌。把那鬼魂影子一幅。一幅用像片照得來。那些人的學問。不見得比。童二少。又欠缺些。兩人一遞一句。方才將童智說得不再開口。大家又談笑了。一會一直等到吃過晚飯。施朗方才別了他們。逕自回去。走得上街。仰頭望了望。天色覺還沒有二更。天氣意思思想便道去會一會他那母舅黃致中。於是穿了兩條僻巷。走近黃宅門首。却好從黑影裏瞧見他母舅送出一個人來。施朗認得這人姓路。表字仲山。是前清一個廩膳生員。年紀已有五十多歲。因為政體改革。他頂着這廩生頭銜。沒有去處。吃飯連年困苦。得要死無論。遇着甚麼人。他都要糾纏不已。不是告貸。就是託人謀事。施朗忙將身子閃了一閃。讓他過去。然後才向他母舅招呼致中。見是施朗。不由眉開眼笑。一聲連聲請他向裏而去。坐施朗笑問道路老二。適才又來幹甚麼。這般鬼張鬼智的。致中笑道。他幹甚麼呢。去年在他姪女兒身上打了主意。不幸因為多爭論。

了人家五十塊錢。把件事決裂了。好容易日下，又遇着一個主顧。約在這幾天裏成交。他念着我這舊朋友特來。約我做一個原中。施朗笑道。他自家不是也。有個女兒。如何不把來賣掉。致中笑道。你道他不想買麼。只可惜他那位令媛。生得太好了。百看百不中用。說得施朗也笑起來。兩人談着。已坐向屋裏。致中笑道。你倒有好久不枉顧我這窮舅舅了。我也知道你事忙。難得這一會光降。我來預備晚飯給你吃。施朗笑得連連搖手。說不用費事。我的晚飯。難道還等。待這時候。不曾下肚。不瞞你說。剛才在童公館裏。已經吃得酒醉發飽。承他們弟兄。見愛。除得八件例飯菜。另外特地爲我添了一碟油鷄。一碟板鴨。一碟蠶乾。一碟皮蛋。他們這是就着我的口味去預備的。不然我還不肯擾他呢。說着便從口袋裏摸出一支竹削的牙籤兒。不住的去剔。才齒剔了半會。果然被他剔出一根淡紅肉絲。拈來放在桌上。給致中瞧着。又說這便是蠶乾蠶乾。

味道很鮮。不過還厭他肉老了些。擡在牙縫裏不容易剔出。致中果然將一雙近視眼湊近桌邊細細賞鑒。嘴裏幾乎流下涎沫來。施朗又恐他識破。又將那肉絲放入指頭上。捻了幾捻。捻成一個小小團兒。拿至鼻邊聞了聞。然後又放在嘴裏去嚼。致中嬉皮癩臉說道：老賢甥。你在童公館左一頓右一頓。這些酒飯想也該吃得膩煩了。你就沒這情分攜帶攜帶。我也去吃他一頓半頓。以後逢着人也讓我說得嘴饑不枉我門做甥舅。一場施朗笑道：可不是呢。我若不是因為要攜帶舅舅去吃飯。此刻也不過來驚動你老人家了。致中失驚道：這話是眞的。施朗笑道：我若騙舅舅就是狗養的。說着便將童仁他們要請一位帳房自家如何推薦。如今已蒙大少二少允許早晚便請舅舅過去接收。一切帳目又悄悄告訴他。那個王華卿。他家不久就同他分手。你不用畏懼他。這一萬銀子裏儘管拿出本領來。賺他的。至少有個二三千銀子可得。

但是不可忘記了我老實便四六均分天公地道：施朗剛把話說完不妨那黃致中早哈哈大笑起來可是笑得大急下頰脫了筍忽然掉下來笑轉不能笑了只用雙手捧着哎呀哎呀的喊痛施朗見他這模樣也就笑得眼淚鼻涕滾滾而下忙上前替他揉了一會只不見效人急計生好在他的針包兒是隨身法寶寸步不離隨卽取出一根極長極利的針向他腦袋背後使勁戳得下尖戮入有一寸多深淺說也奇怪那下頰登時就聯上去了致中依舊笑得前仰後合施朗笑問道舅母如何不見想是還在那邊呢我中笑着點了點頭施朗又道舅母向來領我真是佩服極了記得去年那一件事我們用了許多心機一共不曾有效經舅母略施小計居然叫那小婢吃了這場大虧錦春已是得信回來了不知他對着這事怎生動靜致中笑道他回來時候他家少奶奶已回去守孝了彼此還不曾會面據內人告訴我說他倒也沒有講甚

麼還抱怨他母親一頓說不該鬧得這個分際照這樣看起來他們畢竟是結髮夫妻比較婆媳們感情到底好些施期冷笑道我就知道這袁大少沒有長進聽見自己的妻子偷情他還衛護他我猜到一頂綠帽子戴在他頭上還不快活總須有得第二項綠帽子戴呢如今且慢去管他我們且來談我們的正經帳房這趨好差使是我成全舅舅的舅舅須莫忘記了我的恩典致中一手託着下頰笑得合合的說道甥兒又來囉囉了已經說明了四六均分難道我還打你的側手施期正色說道還不止於這件問題呢我發起的那個養光院舅舅不是知道的日下是開辦在即要趕在童老頭兒開弔那一天帶領瞎子去熱鬧熱鬧橫豎銀子在舅舅手裏其時的酒飯點心車馬賞號這篇帳目我開多少舅舅須得照給多少千萬不能駁回致中笑道呸這個何消你多慮老實說無論甚麼錢又不用我舅舅親插腰包那怕你開一萬銀子我就照付一

萬給你老狗在世弄的錢不明白花費的也叫他不明白施朗也笑起來說道這也用不了這許多他家一古攏兒出了一萬在喪葬上開支我都替他取付得來別的事老實可不用辦了倒有一件事體很是煩難我雖然出了這個題目如今倒把我窘住了這宿遷點點地方睜着眼睛會說話的都沒有多少急切間那裏去尋覓這許多瞎子哩吧呢日期又近報名的一共還沒有三五個我的心急得甚麼似的舅舅可有甚麼地方替我張羅張羅至少連瞎子連哩吧必須湊得三十名生徒方才像個樣兒拍着致中大腿笑道可借可惜袁太太的眼睛如今不幸是全好的不然倒可以在你那瞎子隊裏湊一湊數施朗搖頭笑道那可不行他是個婦人又有錢又有勢便做了瞎子也不肯到我這養光院來習學工藝致中此時不住用手指在頭髮上抓來抓去扭着頭笑道這可煩難了婦人家又不收又全要男瞎子便去覓那一班算命先生請他

們不用算命齊打夥來幫忙也沒有多少施朗笑道瞎子呢我還有個計較
城外有一所殘廢局我打聽得除去燭腿破腳那裏大白眼螺絲壳青盲迎風
瀉淚着實有好些苦鬼我借那童公館名義悄悄的向局裏借他們來一用事
過之後再交還他們想也使得只是哩吧再也沒處去尋了論哩吧的人數原
不許多不過在裏面應個景兒名譽上好聽一點除得我們左首鄰居皮匠
陳二他是個哩吧以外便是看殘廢局大門的孫爛鼻他有一個小兒子出娘
胎便哩了可惜小些目下才得六歲我好容易同孫爛鼻商議允送他兒子一
件道袍他方才答應若是再得這麼一兩個也就敷衍得過舅舅意中可有這
樣人沒有呢致中聽他這話只是搓手咂舌連連說道難難難沒有沒有施朗
湊近一步笑道我們不是還有一個二舅舅呢他窮得要死舅舅不會打發他
過來在我們院裏吃碗現成飯兒想還使得致中笑道黃致高麼他自從被他

嫂子趕得出門。目下在小雙井替人家挑水。但是一層他雖然有些獸頭獸腦。却生成一張吳嘴。亂說八道。是他的一生本領。你幾時瞧見他變成啞巴的施朗。低低笑道。瞎子不瞎子是人家看得明白的。至於舌頭藏在嘴裏。只要他永遠不開口講話。誰人知道他哩。吧不啞吧。呢橫豎。開弔同送殯。那一天借他在街上走一走。儘可以冒充得過去。他年紀也有十六七歲了。不比較替人家挑水。快活些。致中聽到這裏。不由用手指在施朗額角上戳了一下。笑道。瞧不出你鬼靈精兒。想出主意來。真個叫人佩服。既這樣說。我明天就到小雙井去尋他。回來他一定。是樂從的。：：甥舅兩人。又密密切切談了些別的話。施朗見時候已是不早。方才告辭回去。到了家裏。且緩就寢。想起今天同童仁童智信口說的那一篇鬼話。深恐早晚他們過來。瞧出破綻。忙支使用的那個家人搬了一張方桌。擺設在乩壇上首。安了一對琉璃高照。桌前扣了一方繡花桌圍。

茶杯菓碟各色齊備。然後又裁了一幅紅紙疊成牌位模樣。提起筆想了想。遂在牌位上面寫道：「前清資致大夫兜率天宮招財童子仁伯童公諱毅之靈位。」下首寫着：「奉祀孝姪施朗百叩。」瞧了瞧覺得甚是別致有趣。便高高的供在座上。辛苦已極。一覺睡到天明。第二天起身不做別事。忙著寫了幾封請帖。請袁錦春同童仁童智在鶴善堂酒敍。因為黃致中已做了他家賬房。又將致中名字也添上去。家人請客回來。那帖子上都寫好了。陪字施朗大喜。當時便在酒館裏叫了筵席。吩咐在晚間過來伺候。袁錦春約莫在下午三點鐘光景已坐着轎子。帶了兩名家人。揀着衣包以及煙具什物在鶴善堂門首下轎。施朗已同黃致中迎授出來。請入坐地。寒暄了幾句。錦春先望著致中笑道：「論理呢。你却是我的老師。如今却又不然了。師母已經拜給家母做了女兒。此後我們也只好弟兄稱呼。你却不用怪我。致中未及答應。施朗早笑着說道：袁

大少。你這話又客氣了。世界大同。大家都講究個平等。便是我們舅母不會拜給伯母做女兒家母舅的師位。也要取消的了。況且大少是貴介子弟。家母舅不過一介寒儒。凡事總望大少提攜。則個他若再糊塗的高自位置。豈非固執鮮通物而不化麼？說着又望致中笑道。舅舅聽我這議論。還以爲然。不以爲然。致中連點頭。說是極是極。你這議論。簡直沒有一點兒批駁。你不見近來學校裏那些學生。十足的氣燄對着他們的老師。橫眼瞪鼻。稍不遂意。一般會去推翻了他。罵幾句。還不算甚麼。動不動竟有向老師揮拳的。呢。做老師的。因爲飯碗問題。也只好忍氣吞聲。我若不知道。進退再同大少。拿起老師身分。想是也要同我的飯碗做對頭了。說得大家齊齊一笑。致中又問道。童公館那邊大少可曾過去行禮沒有。記得當初他們親家兩人都還強健。不料一年多光景竟先後謝世。真叫人意想不到。袁錦春笑道。這也是應該的。

道理。老年人不死。我們做子孫的。如何得能出頭家岳在先。看待兄弟也還不錯。規矩應當去替他穿孝。無如那個不肖的內人近來在家裏住着。我很不願意。同他見面。是以耽擱住了。聽說那邊新近過繼的兩個內兄爲人倒還漂亮。我們倒想彼此會一會。所以聽見施大哥的酒召。便老實不肯推却。一徑跑過來。奉擾時候。也有了。如何還不見他們賢昆仲光降。也罷。施大哥你趁這個當兒。趕快替我預備一張乾淨床鋪。讓我悄悄的先抽兩口。停會子不要叫他們賢昆仲看見。說我當這功令森嚴的時代。還吃這件東西。不要被他們譏誚。我沒有長進。話才說畢。施朗早拍手大笑起來。叫道。你大少不怕功令森嚴。他們賢昆仲也不怕森嚴。功令甚麼叫做長進。不長進。大家都是會中人物。錦春驚道。奇呀。他們也喜歡這。施朗笑道。不喜歡這個的便是畜生。莫說大少同童氏。昆仲應該享受這烟霞清福。便是兄弟近來也非不可了。沒有長進。

的大約只有我們家。母舅致中正色說道：這是那裏的話？我鼻子聞見這味道，便覺得噴香的心裏巴不得抽幾口呢。只是孔方兄管束太嚴，不怕太少笑一個教讀餉口的寒士，白飯還有時不能就口。那裏有這款子來吃黑飯？萬一託庇大少洪福將來能夠弄得幾文，正是外甥適才說的如若不歡喜，這個真就是個畜生了哇！大家正談得高興，那個家人已喘噓噓跑得進來說：童大少爺同二少爺都到來了。我們少爺須趕快去接施朗聽了，更不怠慢，立刻整了整衣服，斂束笑容，忙忙的跑得出外致中也跟在後面，一直迎出大門。惟有錦春腿脚不便，只站在大廳滴水簷前，老等眨眼之間果然見施朗同致中斜籠着身子，引入兩個少年進來。錦春看去，兩人都是中等身材，因是戴孝，頭上的髮髻同嘴上的鬍鬚都長得黑巍巍的，襯出一副雪白面皮，倒不像久居在鄉村裏的人物。施朗隨時介紹了錦春，彼此唱了一個喏，大在廳上坐下。初次

會面不無有些拘束。只泛泛談了幾句客套的話。這時候早有施朗家人在童毅那張靈座上點起大紅蠟燭。焚好貢香。施朗誠誠敬敬讓童仁童智過去磕頭。童仁童智剛走近錦墊致中便在旁邊唱起就位句跪句叩首叩首叩首。施朗早匍匐在地下陪拜。錦春行禮時候也是如此。童智笑道施大哥你也太過分了。我們行禮是應該的。怎麼累你陪拜起來。這不是反客爲主麼。施朗此時已立起身子。毅然指着那牌位說道二位少爺不瞧見這上面寫的孝姪。施朗在公館裏陪拜。應該是你們孝男在鵲善堂裏陪拜自然是應是我孝姪了。錦春將牌位念了一遍。笑道這招財童子是誰如何同我這家岳供在一處。施朗忙分辯道不是不是。這其中却另有緣故，說時便將扶老的事復行告訴了錦春。錦春笑道照這樣講起來不曉得我家那個死鬼老子此時住在甚麼地方。好哥哥你有這本領何妨也替我在油壇上問一問若是能彀也請得來。

豈不更熱鬧些。省得我這丈人冷清清的陪他談話的人，都沒有。施朗笑道：這個有何不可？想童老伯既是招財童子，袁老伯一定便是利市仙人。但是一層請得來，却不打緊。租賃房屋的銀子是要你們出的。你們只顧熱鬧，不要叫我。我這幾間牢房一半住人，倒讓出一半來住鬼。說畢，將頭一縮，笑得前仰後合。錦春早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說：你這促狹鬼，錢就如你的命，命不如一條狗！彼此剛鬧着，早有施朗的家人跑得近前，向施朗低說道：書房裏床鋪已經收拾齊備，請少爺同衆位少爺向裏面去坐。錦春點頭會意，復行提起喉嚨向外邊高喚道：童府袁府的諸大管家，煩你們快將三位大少的寶貝取得出來，再遲一會，可要怪我這請客的不近人情了！童仁童智，望着他擠眼笑道：施大哥，你說的那裏話？有客在這裏，爲何定要提起這事？真是豈有此理，應得罰你多少？施朗大笑道：你們鬼張鬼致，都叫人轂使的了，甚麼客不客？

大家都走的一條道路快別要客氣快點抽兩口是正經錦春也接着笑道兄弟近來別的却不怎樣惟有這兩口烟累又苦於沒有好方子可以戒得我聽見施大哥告訴我說賢昆仲却也在這上面有點嗜好童仁見他們已經揭開底裏知道也瞞不住隨卽笑答道原是的兄弟因為身子常常多病吃藥總不見效醫生招呼我惟有這東西可以補精益髓舒氣化痰歷年以來也就離他不得舍弟本來却沒有這嗜好他偶然弄點頑同施曙翁一樣我替他們搆指算着呢大約黑籍薄子上他們的大名一定は補入的了大家又是鬪然一笑說話之間已由施朗將他們引入書房上首一張牀下首一張炕已由各人的家人將烟具陳設齊整毫不客氣童仁同錦春死命的抽了好幾口然後挨着童智施朗貴致中在旁將個頭伸得長長的嗅一頓鼻子喫一頓唾沫施朗做不好做歹也燒了些給他抽着精神煥發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漸漸談得

入港不似先前拘束。錦春寶弄他在蘇州閱歷過一番，把那些酒樓妓館說得天花亂墮，辦的酒菜怎樣精緻，女人的衣服首飾怎樣文明時式。童仁、童智都聽得呆了。初時還有些不很相信，後來經錦春賭咒誓說我只有說不到的，大處你們不信，等過了喪事，我帶你們親自去走一趟，便知道了。施朗見他們談得津津有味，忙湊趣說道：袁大少你不用再說罷，說得人心裏怪癢癢的，這宿遷地方雖然及不來蘇州，但也有好幾家可以看得的姑娘。童大少何妨寫條子將他們喚得來給袁太守賞鑒。童仁故意正色說道：這個如何使得？我們有孝服在身，挾妓飲酒是要被人議論的。還是大家清談談罷。施朗笑道：贖贖贖！我們大少又想做起賢聖來了。童智已是忍耐不得，望他哥哥眨了一眼，冷笑笑道：好個賢聖！我倒不會見想做賢聖的人可以戴麻帽穿麻衣拉胡琴。妻子便是將姑娘叫得來左右也不過拉胡琴罷了。你拉得胡琴，他們便拉不

的胡琴；一頓話說得童仁臉上通紅起來。施朗拍手笑道：畢竟二少是個爽直漢子。來來來今日不叫局的就是這個！說着揸開五指做了個烏龜形狀。袁錦春清道：太清國已沒有了。共和時代原不講究這些。我呢不過在蘇州鬧了幾時，將這雙眼睛鬧得高了。覺得這宿遷地方料想沒有好姑娘。施大爺饒了我罷，我決不叫局的。施朗望他笑了笑，說袁大少你當真不叫你甘心應我那個誓？於是不由分說施朗替童氏兄弟寫了他們平時相好的姑娘，又偪着錦春也寫了兩個命家。人們一齊拿得出其時已是上燈時分。筵席已開設在廳上。施朗讓衆人八了座。不多一會所叫的局陸續俱到。淺斟低酌。豪竹哀絲真是十分熱鬧。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此回已入施朗正傳。觀其語言動作，確是極工心計的人物。玩童氏弟兄如置諸掌，信口詼諧，無不入妙。又不獨爲童毅恭設靈位，自稱孝姪，卻副

陪拜爲足使人作三日嘔也。

一針刺入少年舌根一笑而下頰墮落寫離離奴心事惟妙惟肖。

童毅之喪鋪張揚厲固在情理之中特怪解氏無知將此重任託諸乳臭小兒之手招朋引類以致施朗黃致中均奔走門下造因如是欲求佳果烏可得哉。

王華卿雖非書中重要人物然觀其守正不阿似尙是可取處。

